

“桂林寻根和
学术交流”特辑

漓江

文化耕种者 / 春安

——速写陈孟哲先生

第 18 期

2006 年 3 月出版

作家作品真情录之十 / 杰伦

祇有浪知道

——王涛(1965)

ISSN 1511-6050



9 771511 605008

KDN: PP10618/10/2005

桂林寻根和学术交流会活动 ①



◀ 忠扬（中）在开幕式上发言，右为本刊社长伍良之，左为新加坡作家风沙雁。

▶ 马、中作家在桂林靖江王府留影。左起唐寅飞（桂林孔子学院秘书）、伍良之及杰伦。



▲ 本刊社长伍良之（左）与桂林孔子学院领导人把晤，畅谈甚欢。图为他赠本刊予桂林孔子学院院长朱方桐（中），常务副院长肖先华（右）一同接受。

▶ 漓江清风可揽，中、港作家把臂同游。左起徐捷歌（香港）、乔忠延（中国作协会员、尧都区作家协会主席）、黄统才（香港作家）。



情

火

文学季刊
第 18 期





目 录



“桂林寻根和学术交流”特辑

- 4 开幕式上的讲话 / 邓纯东 (中国)
- 6 开幕词 / 林观华 (中国)
- 7 民族是根源, 文化是灵魂
/ 忠扬 (香港)
- 8 漓江抒情 / 风沙雁 (新加坡)
- 9 我在阳朔的西街 / 伍良之
- 10 如真似幻
——在阳朔观“印象·刘三姐”演出
/ 廖金华
- 11 简报马华文坛现状 / 杰伦
- 13 寻根盛会·桂城游 / 徐捷歌 (香港)
- 14 天成风流漓江水 / 乔忠延 (中国)
- 15 漓江情 / 连奇 (新加坡)
- 17 桂林寻根重临西大感赋·与世华文友同
游桂林文化寻根 / 黄统才 (香港)
- 18 桂林, 可爱中国的缩影
/ 王一桃 (香港)
- 19 石州慢
——敬赠世界华文文学家协会
/ 沈家庄 (中国广西)
- 19 苏幕遮
——两岸三地送友人
/ 唐寅飞 (中国广西)
- 20 漓水流情 / 王云高 (中国广西)

诗海扬帆

- 21 岁暮寄甄供兄 / 吴岸
- 22 致田宁 / 吴岸
——并贺诗人七一寿辰
- 22 致吴岸 / 田宁
——元旦日接来电报平安
- 23 贺新春 / 叶新田
- 23 筷子 / 柳舜 (新加坡)

- 25 后羿射日 / 韩牧 (加拿大)
- 21 寒山寺得诗 / 夏利玛
- 24 15年的罂粟花开 / 秋山
- 24 目标 / 秋山
- 28 一粒细沙 / 王涛
- 26 呵, 别再崇洋媚外 / 长谣 (新加坡)
- 27 乡人过端午 (外一首) / 唐珉
- 30 信念 / 符史瀛 (新加坡)
- 29 代赋集 (九) / 春山
- 31 新加坡印象 / 易仁寰 (中国)
- 31 该是换上新帜时 / 史英 (新加坡)
- 32 读书两题 / 杰伦
- 32 说写诗 / 廖金华
- 32 踏莎行·画堂春 / 颜龙章
- 33 乙酉秋日庐山九江行 / 莫顺生
- 34 脸 / 李寿章

小说世界

- 35 孪生记 / 丁云
- 43 盼妻子越轨 / 张记书 (中国河北)
- 44 恐怖份子 / 择浩 (新加坡)
- 45 疑云 / 章钦

散文天地

- 46 读《生命如河流》随笔 / 驼铃
- 56 举世尽从忙里老? / 看看
- 58 永刻心中的叙别会 / 余振之
- 59 请你原谅叔叔 / 草风
- 60 西安行感怀 / 侯亨能
- 62 海之篇 / 孟沙

人物浮雕

- 63 文化耕种者 / 春安
——速写陈孟哲先生

65 作家作品真情录之十 / 杰伦
祇有浪知道——王涛 (1965—)

对 口 相 声

72 单身女教师 / 宋瑜

序 与 跋

74 《无望的都市》序 / 甄供

小 荷 才 露

2005 年循人中学华文现场作文赛

优胜作品特辑①

- 76 寻梦 / 叶伟伦 (C 组第一名)
77 无私的奉献 / 叶千慧 (C 组第二名)
78 寻梦 / 杨丽君 (C 组第三名)
79 最怀念的一堂课 / 张奕娴 (A 组第一名)
80 吾爱吾校 / 傅易 (B 组第一名)

2005 年全森华小诗歌赛优胜作品特辑①

- 81 我和月亮的秘密 / 陈靖怡 (芙蓉新华小学)
82 八月十五是好日子 / 郑景泽 (芦骨中华小学)
83 月亮在哭泣 / 陈崑旋 (波德申中华小学)
84 雨 / 林宇涵 (芙蓉中华小学)
85 泪 / 张嘉慧 (波德申中华中学高二 S)
86 写在毕业前夕 / 吴爱霞 (巴生兴华中学初三仁班)

信 息 百 叶 窗

- 87 甄供长篇报告文学
《华教春雷林晃晃》面世
87 《黄东平文集》十卷已经出版

读 者 · 作 者 · 编 者

- 38 稿约
88 鸣谢
88 编辑后记



刊名题字：蔡发祥

《燭火文学季刊》

KDN: PP10618/10/2005

◆
社长
伍良之

◆
出版

SEMARAK PUBLISHING
D1107, PARADESA RUSTICA 6,
PERSIARAN MERANTI, BANDAR
SRI DAMANSARA, 52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
顾问

方北方、方修、吴岸

◆
主编

甄供

◆
编委

杰伦、唐珉、春山

◆
发行主任

春山

◆
封面、内页设计

叶玉佩

◆
承印

Percetakan Tatt Sdn. Bhd.

(270731-D)

17485, Jalan 2,

Taman Selayang Baru, 68100

Batu Caves, Selangor Darul Ehsan.

◆
定价

RM6.00

支票请写

Semarak Publishing

或《燭火》

“桂林寻根和文化学术交流”开幕式上的讲话

中共桂林市委副书记 邓纯东

2005年11月16日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今天，两岸三地及海外华人文学家艺术家的桂林寻根和文化学术交流活动，在山水甲天下的历史文化名城桂林隆重举行，我谨代表桂林市五百万市民，对来自我国香港、台湾地区以及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和我国大陆各省市区的文学家、艺术家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并致以最美好的祝福！

黄河、长江是我们炎黄子孙的母亲河，珠江及其美丽的支流漓江，也是我们的母亲河，秦王朝时期在桂林开凿的灵渠，又把珠江水系与长江水系连成一体。桂林，几十万年前就有先民生活于此，特别是距今一万年左右的甑皮岩遗址，是中国南方最具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洞穴文化遗存。桂林，古为百越之地。自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统一岭南，置桂林郡，桂林就在此郡的版图之中。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设始安县，这是桂林最早的县级建制，自此，作为国家1982年公布的首批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的桂林，已有了2116年的历史。

灵渠凿通，桂林便成为中原进入岭南的咽喉要道，逐渐成为岭南的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中心之一。特别是，桂林的奇山秀水间，不断有中原文人士子到访，南北文化的融合使桂林成为儒学在岭南发展传播的中心、文学艺术兴旺繁荣的中心。桂林的美，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体现在文化上的美。早在东汉时期，就有了咏颂桂林的诗。伟大的天文学家、文学家张衡的《四愁诗》之二，就这样的写到了桂林：“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侧身南望涕沾襟。”当然，那个时代，要想来到桂林，还是极不容易的事，但却使人们响之往之。即使没有来到桂林，也以他们的神妙的想象，歌唱叙写着桂林，杜甫有“五岭皆炎热，宜人独桂林”；韩愈有“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白居易有：“桂林无瘴气，柏署有清风。山水衙门外，旌旗艘牒中”等等传世名篇。至于到过、经过桂林的如褚遂良、宋之问、张九龄、李渤、柳宗元、李商隐、黄庭坚、曾布、范成大、张栻、王正功等历代文人咏写桂林的诗词就不下5000多首，这个数字是世界上任何城市或风景胜地也难以比拟的。他们还在桂林的奇山秀



峰上刻满了优美的诗文，仅桂林市城区，现存的摩崖碑刻、碣石，就有两千余件，可称“中国之最”。其年代上起南朝，下至现代；其形式包括：题名、诗词、曲赋、铭文、佛经、对联、榜书等等；其内容涉及 1700 余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民族关系等等，是研究中国社会史、民族史、政治

史，军事史、文化史的极其珍贵的文献。

两千余年的文化交流，融合和发展，在桂林形成了以甑皮岩遗址为代表的远古文化；以灵渠为代表的古代水利



文化；以靖江王府王陵为代表的明代藩王文化；以桂海碑林为代表的摩崖石刻文化；以漓江风光为代表的桂林山水文化；以“八路军办事处”为代表的民族救亡抗战文化；以各少数民族风情为代表的民俗文化；如今，在桂林唐诗、宋词的石刻之间，还活跃着少数民族那纯正古朴而又活泼自然的歌舞，仿佛《诗经》、



《楚辞》里的诗人们仍在这青山绿水之间吟咏歌唱。这是诗的源头，这是歌的清泉。来自海峡两岸三地及海外的华人作家、诗人、艺术家们，你们将在这里寻找华夏民族文学艺术的根，感悟华夏民族的伟大人文精神，歌颂祖国的大好河山和充盈在这山水间的和谐、和平、统一的中华文化。



桂林，这座举世闻名的“山水甲天下”的风景旅游城市，在她那青山绿水古树民居之中，还承载着二千多年丰富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容。勤劳勇敢的桂林市五百万人民，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在广西区党委，桂林市委的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伟大旗帜，正日新月异地建设着一座现代化的美丽城市。桂林继荣获国家园林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之后，今年九月，又荣获国家卫生城市称号。朋友们在桂林停留的这短短的几天里，将会感受到桂林是一个绿色满目、天空纯净、清洁卫生的美丽城市。来到桂林的中外游客，不仅会陶醉于宛如仙境般的山水的美丽，还会感知桂林人的美好心灵。

桂林，正朝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大步前进！

祝两岸三地及海外华人文学家艺术家桂林寻根和文化学术交流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祝各位文学家、艺术家们在创作上收获丰硕！

祝朋友们健康快乐！

谢谢！

“桂林寻根和文化学术交流”开幕词

桂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桂林孔子学院名誉院长

2005年11月16日

林观华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由桂林孔子学院、世界华文文学家协会、香港文艺家协会联合主办、香港《大公报》等单位协办的“两岸三地及海外华人文学家、艺术家桂林寻根和文化学术交流活动”，在美丽的桂林，在独秀峰下，隆重的开幕了。我谨代表大会向到会的各位嘉宾、各位朋友，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并致以崇高的敬意。祝这一极具意义的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桂林，历史悠久，文化深厚，人才荟萃。这是历史上儒学在岭南传播、融合、发展的一个中心，这是历史上文学艺术在岭南发达繁荣的一个中心。

桂林，无水不清，无山不秀，无洞不奇，无石不美，千百年来，这里被世人赞美为：“桂林山水甲天下”。

桂林，她不仅是国际著名的山水旅游名城，而且更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厚重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在这里的奇山秀岩上镌刻着历代文人的优美诗文，在这如诗如画的漓江两岸深深扎着中国文学艺术的灵根，在这如梦如幻的山水洞石间飘逸着中华文化的精魂。

距今一千二百四十五年前，我国古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就写下了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的著名诗篇：《寄杨五桂州谭》，他无限深情地写到：“五岭皆炎热，宜人独桂林。梅花万里外，雪片一冬深。闻此宽相忆，为邦复好音。江边送孙楚，远附白头吟。”

白居易、韩愈和杜甫一样，都没有来过桂林，但他们那丰富的想象，美妙的诗句，表达了他们对桂林的无限神往，而这些美好的诗篇，已和桂林山水一样永远不朽，存留在人们的心中。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来到了深秋的桂林，明净的蓝天飘浮着朵朵白云，青山峭奇，叠峰耸翠；绿树青草，浓荫遍地；江水湖水，清澈澄碧；桂花飘香，鸟语呢喃，这里正是人间仙境。我衷心地祝愿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在这美好的地方，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祝朋友们健康快乐，祝文学家们写出美妙的诗文，祝艺术家们画出最美丽的图画、谱写最动人的乐曲！

谢谢！


民族是根源，文化是灵魂

——在“桂林寻根和文化学术交流”开幕式上的发言

世界华文文学家协会常务理事
新加坡青年书局总编辑

忠扬

(2005年11月)



中华民族是它的每一个子孙的根和源，中华文化则是每一个炎黄子孙的灵和魂。

没有根，中华民族这棵大树必将无法挺拔屹立，而会渐渐地凋零、枯萎、倒下、腐烂，成了四分五裂的残枝朽木，任人砍伐、锯割，予取予舍；

没有源，中华民族的长河将无法滔滔不绝地奔腾万里，而将慢慢地断流、干涸、枯竭，成为徒有其表的龟裂河道，任人践踏、蹂躏，肆意挖掘。

失去民族的根须，中断民族的源流，炎黄子孙必将亡国、亡族。即使愿意归顺异族，投身外夷，也只能是次等的裔民，或是异族的奴隶，或是乞求宿主恩赐的奴才。

失去自身文化的民族，必将是没有灵魂的民族，它的每一个子孙，如同孤魂野鬼，无所依附，无所归宿，只是一具具有外貌躯壳的行尸走肉，生而不知其之所源，活而不知其之所为，死而不知其之所终，只能形影相吊飘荡于茫茫的他族异域的天地之间，即使等待到了中华民族黎明的到来，恐怕也畏惧于它的曙光，因为惯于长夜当黎明的孤魂野鬼，当第一道民族耀眼的阳光出现时，他们的身心经受不起光芒的刺激，只能炫目于当前的一片明亮；当此期间，他们既惊慌得不知所措，也辨不清眼前光辉灿烂天地是何方；既看不清自己的来路和去向，更感受不到阳光的温暖。

他们的选择：或者为策安全，只求延命，舍命遁逃；或者迅速背过身去，不敢面对，也不相信曙光的出现；或者宁可回到黝黝的长夜里，继续他们习惯的异域里的梦；或者乞灵宿主的庇佑，让他们继续活在数典忘宗、不要民族文化，没有历史，没有将来的迷迷糊糊的梦境里。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共同体。因而，每一个独立的民族必定有其共同的生活理念和文化信念。没有共同的生活理念和文化信念的民族，必定欠缺它应有的凝聚力和稳定性，绝不能构成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共同体，只能是一盘不能黏合的散沙，可以随意分离，任意挪动。他们在面临存亡的时

候，犹如草原上各自觅食的斑马或羚羊，一旦遇上前来捕猎的猛兽，唯有各自逃命，或者眼巴巴地看着被捕捉的同类，在猛兽的利爪下挣扎、哀鸣、流血、断气，最终被猛兽撕裂、吞噬。

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文化，每个民族在不同的时代都有其独特文化形态。然而，无论哪一个民族，无论它处于甚么时代，也无论有甚么不同的独特文化形态，纵使表现形态上有着诸多差异，但总是万变不离其宗，总是与其源头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创新文化，必须是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去创新。如果摈弃传统文化这个基础，创新就将变成虚无主义的空谈。

文化寻根，就是要寻回中华民族的根和源，寻回中华文化的灵和魂——民族的智慧、传统文化的精粹，给予真正的再认识和诠释，并在这个基础上结合和注入现代的元素，再加以发扬光大，才能提升民族的凝聚力，才能真正增强文化的发展动力。

一个民族在经济上的持续繁荣富强，总是与其文化的发达兴盛和强大生命力的延伸息息相关的。

漓江抒情

●风沙雁（新加坡）

唐诗的奔放
宋词的忧伤
元曲的哀怨
却原来都蕴藏在漓江

绿水是梳妆镜
群山争着涌来整妆
游船如轻风滑过
倩影即化为涟漪点点

我真想化入梦乡
追寻桃花源意境
又恐此境太迷茫

群贤齐集桂林
再三思量、思量
我还是采集漓江风韵
与众人共创人间桃源





我在阳朔的西街

●伍良之

我站在彭大姐门前，抬眼对面山头被暮霭笼罩着，热烘烘的太阳在阳朔西边山上变得脸无血色，转念间，山头上的太阳不见了，却见那一角泛出红晕；阳朔的山为自己搽上淡淡的胭脂粉。人声车声带我回来阳朔街头，山风吹来，秋意已浓，黄昏降临了，街边小贩，拿起扫把清理档口前后左右的秽物，女的扫，男的倒，分工合作，阳朔清洁一片。群峰环绕的阳朔，像一朵盛开的莲花，市区街道长在莲蕊，幸福的阳朔人，家在碧莲峰；保持家居环境清洁卫生，阳朔人，个个有责。

我们由桂林顺着漓江而下，漓江清澈蜿蜒奔流，晨曦中，流金耀目，锥形的山、柱状的山、塔尖的山；高峻挺拔的，如千把剑戟，延绵迤回的，便联翩起舞，“群峰倒映山浮水，无水无山不入神”。青山碧水，“人在画中游，船在峰尖行”；过了山峰如冠的“冠岩”，看过“羊蹄”，再聆听“锣鼓山”和“鼓棍峰”的鼓锣齐响；心领神会“九马画山”，我驾驭那九匹奔腾骏马，天空任我飞。

“江作青罗带，山为碧玉簪”，漓江溯洄，碧玉如带，奇峰屹立，我走入古人水墨画中；等到我舍舟登陆，踏上阳朔，掩映在林荫中的幢幢楼房，马路行人汽车，我置身在现代。品赏了啤酒鱼，望着“来西街开个店吧”，在白玉兰花香飘散的夜空，我走过双月桥，向西街直奔，我是现代“西郎”，“东郎”和我同时迷恋河边濯衣的“玉姑”。玉姑难舍两郎，从速抉择，那天东郎西郎同时向她奔来，她拔下发上玉簪，就地一划，划出一条漓江，西郎快马加鞭，跨到了漓江西岸，追上了玉姑，东郎步伐稍慢，抛在后头，漓江横在面前，长虹倒挂，去路被阻，变成了今天的“东郎山”、“西郎山”和“玉姑峰”，分立漓江两岸。我这个好运的西郎走进阳朔古镇的 Cowboy Town “牛仔街”，牧歌民谣，洋曲古乐，一齐奔来。夕阳下的西街，狭小的街道，昏黄的灯光，古旧的楼房，闲情的路客，我很逍遥。小旅店高挂“今日有房”，我却无意停驻；只想浏览西街风情，沾沾洋气欧化。在天色已经黯黑了的街道上，安闲自在地步行，我是一艘在湖心随风游荡的船，我是一只点水蜻蜓款款飞过擦肩的游人，望着阁楼门楣挂着的“牛头吧”、“大篷车吧”、“自游人”、“没有饭店 Meiyou Cafe”……，我心里迟疑；劈脸看见三两洋人闲坐门前灌啤酒，我嘀咕这里并不像我见过的欧陆风情洋场酒吧；西街乍然变得苍白，我看见的是十九世纪末向海





外南蛮异地奔窜，然后又不一而同麇集一处被外族不屑称作“唐人街”的地方，异乡来相聚，无亲无故，同是天涯沦落，心生兄弟姊妹情，相呼应，共扶持；街头踟蹰的、店门口招徕的、门楣悬挂的“天涯”方块、……，黄皮肤、方块字，这是道道地地的“唐人街，我像落足在纽约的唐人街，芝加哥的唐人街……里看见雕龙饰凤牌楼上写着“礼义廉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与同乡、同族相聚，宾至如归的欢欣。唐人街是十九世纪离乡背井的中国人在蛮荒野地开疆辟土的立足点，从唐人街他们分道扬镳，将荒野丛林辟为安乐土，他们立足于斯，将它当作自己的家园、国土，在这里开枝散叶繁衍不息。我是来自唐人街开疆辟土的中国人的后裔，西街让我掉入时光隧道，我思索，我联想。啊，阳朔的西街，它脸上泛出红晕。我轻轻地走出西街。

如真似幻

——在阳朔观“印象·刘三姐”演出

●廖金华

寒风吹起
江水沉沉如梦
瞬间灯光闪动
幻化一层山和树

出谷了的黄莺
歌声由远而近
在水墨般的漓江之上
竟是旧时相识

看得清
那灵动的圆亮眼睛
依稀在四十年前
可头上的两条辫子

姑娘呵
早被岁月刀切
正如远去的青春与梦

在这如真似幻的图画中
能拾起的
祇是片片残碎
现实的
石
磨
下

(2005年11月下旬写)





简报马华文坛现状

●杰伦

我在《燭火》诸文友，如社长伍良之及主编甄供等人的大力鼓励下，终于决心重返文坛并积极的参与马华文学写作及协助推文艺活动的工作。

我真正重新开始文艺写作是在公元二千年间。虽然由1966年至2000年之间偶然还有一些诗作发表，但比起在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一个时期的创作热诚是大大的降低了。主要原因是我自1966年开始积极参与了政治活动，一直到1999年淡出政坛时止。

当我重涉马华文坛，我对过去10年来的马华文坛的现象感到迷惑及彷徨。

犹记五六十年代，甚至于八十年代中一些当地的华文报章均辟有文艺副刊，并大量采用反映现实生活的文艺作品。然而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一些原本走现实主义路线的文艺副刊，都一百八十度的转向刊登内容贫乏、思想庸俗，甚至于不知所云的所谓文艺作品。

目睹这般的马华文坛现象，我写下了《挥别》这首诗：挥别政海浪滔滔 / 再向文林走一遭 / 何事忧烦上心头 / 政文两途乱糟糟。

马华著名诗人吴岸先生在为我的一本诗集《新旧集》作序时，乃针对上述拙作做出这样的评说：

“但就在这‘乱糟糟’马华文坛上，也还有旧雨如甄供、伍良之、孟沙，新交如丁云、田舟、唐珉、秋山、王涛等，热情迎接你的归队，而远在南中国海外东马的我，也有幸与你几次叙旧了。”（见《以笈代序》）

因此，我对吴岸先生等人的关怀与鼓励，是感到温馨的。也因为这样，我抖落彷徨及迷惑的心绪，并坚持现实主义的文艺写作方向和目标，进行创作及协助推展一些文学活动。

在现代主义的歪风及恶浪的冲击下，能够坚持现实主义写作方向与目标的文学副刊及刊物在目前的大马文坛中，却是寥寥可数。

首先要提到的是《清流》文学季刊，迄今已出版365期。第二就是《燭火》文学季刊，到现在印行了17期。华文报章值得一提的是东马国际时报的《世纪风》，由吴岸主编，每星期一版。

年前《清流》（吡叻文艺研究会出版）举办了一次关于小说写作的研讨会，是盛大与成功的。

在这里特别要提及的与《燭火》有关的几项重要的文学活动。

(a) 《燭火》文学丛书的出版，一共出版了8本专集。



(b) 文学研讨会的举办。

有关文学研讨会：

(i) “马华作家作品研讨会”于2000年8月7日在北京举行，主办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此研究会由《燭火》同人促成；吴岸是最为关键性的人物。受研讨的作家诗人，包括了驼铃、田舟、吴岸、甄供、田宁、晨露、王涛、秋山、伍良之及梁放。此在马中华文文学交流上，起着积极的作用与贡献。

(ii) 2005年1月15日，新加坡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在潮州八邑会馆礼堂举办“方修文学生涯六十年”庆祝会。《燭火》文学季刊是协办单位，社长伍良之赞扬方修先生对新马华文文学作出卓越的贡献，而主编甄供在座谈会上，发表他题为《方修文学史书写的审美理想》的论文。

(iii) 雪隆华校董事会联合会在2004年8月13日及14日假吉隆坡大运酒店主办了一盛大的研讨会，这项研讨会定名为《华教暨马华文学的发展》，其他协办单位包括：《燭火》出版社、马来亚南大校友会、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雪隆校友会、砂捞越华文作家协会、吡叻文艺研究会、新加坡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新纪元学院中文系、马大中文系毕业生协会、雪华堂文教委员会、南方学院马华文学馆及新山陶德书香楼。

上述研讨会成功的举办，可说是马华文坛和华教界的一大盛事。它的意义重大，正有如大会主席叶新田博士（现任董总主席）在致开幕词时所吟唱的一首七绝：“赤道彤云黯文苑，时逢华教历寒霜；今朝共聚寻良策，唤醒春风百花香”所揭示的，《华教暨马华文学的发展》，对马来西亚人来说，它令人既想起华教发展的艰辛历程以及当前存在的各种危机，也令人对当前马华文学走向低迷而感慨万千。来自中国的陈剑晖教授和马丽副教授，拉让江诗人吴岸，小说家丁云及杂文家甄供，都在他们各自的讲题范围内向与会者发表了具体的资讯和独到的见解。许多马华文艺界、华教界及大专青年都针对研讨会上发表的议题表达了自己内心的关怀与看法。

董教总教育中心

举办的两场文学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过去10年，我认为董教总教育中心主催的两项作家作品国际学术研会是令人瞩目的。

第一项是于1999年7月间在新纪元学院礼堂举行的“吴岸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协办单位是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作家学者们都在全方位去探讨吴岸的创作思想、美学理想以及作品的思想艺术内涵等。

第二项是2001年11月11日/12日於吉隆坡 IMPIANA 大酒店举行的“方修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

此项研讨会共有8个联办团体，它们是：

- (1) 新加坡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
- (2) 马来西亚翻译与创作协会



- (3) 大马华人文化协会
- (4) 砂捞越华文作家协会
- (5) 新纪元学院
- (6) 南方学院马华文学馆
- (7) 《燭火》文学季刊
- (8) 冼都华小家教协会

参与评论的学者作家共 16 位，他们是来自新加坡的欧清池、林臻、中国的陈剑晖、周宁、陈望衡、古远清、马阳、杨益群、锺晓毅、钦鸿、祝东力，日本的小木裕文、荒井茂夫以及马来西亚的吴岸与甄供。

其他尚积极推动马华文艺发展的华社团体，其中包括南大校友会教育基金的两年一度的微型小说创作比赛的举办。福联会的文学出版基金的颁发以及华总举办的文学节及颁发马华文学奖等，均对马华文学的发展作出重大的贡献。

在现代主义的恶浪及歪风 冲击下现实主义文艺， 写作者的态度如何？

马华文艺的发展，前路是困难重重的。

概括地说，她既得不到国家（马来西亚政府）的认同，而华社本身对华文艺的支持与爱护也仍然是个大问题。现实主义的马华文艺跟华教一样，在过去的超过半个世纪的日子里，面对的总是风风雨雨的处境。

而此时正面对着另一个瓶颈（但有人说现实主义没有瓶颈），或说是现实主义的劲敌——现代主义文学的崛起。

我们必须正视现代主义的异军突起。因为在新的社会现实中，新的哲学孕育了新的创作方法。

我们的态度应该是积极地对待现代主义的“主观”、“非理性”的创作方法。只有在“肯定”现实主义的永久不衰的生命力，并且深化和开拓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始能赶上时代的日新月异。这纯粹是写作技巧的多变性，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的品格，是永不衰竭的。

注：参考资料取自：

- (a) 《燭火》文学季刊各期
- (b) 《清流》文学季刊各期
- (c) 国际时报《世纪风》



◎徐捷歌（香港）

寻根盛会

桂城秋月见飞觞
四海传人意兴扬
千首颂诗吟盛会
万行佳句缀华章
未回故土心先醉
甫踏尧根梦更香
今夜不云漂泊事
只谈根系祖源长

桂城游

重返桂林城
宜人值晚秋
天高笋柱瘦
江浅锦鳞稠
万户灯花艳
一城香雾浮
诗人皆愉悦
墨韵满江流



◎乔忠延（中国）

天成风流漓江水

船行漓江，向前看去，水往山中流，让人忧虑水到山前疑无路，该往哪里去呢？然而，游船缓缓行进，没等逼近那山，却见水在岭中，在峰间，悄没声息的调个头，扭了个弯，轻手轻脚地去了。不见这江水对那山的恼怒，怨恨，也没见这江水对那山的拍打、攻击。漓江应用了自身的宽怀，将碧水结构成一种山间灵秀的自然。宽怀的结果，漓江曲径通幽，更具有了山重水复的美韵，也使这江，这水，少了急湍，少了波浪，少了断崖绝壁，少了礁石险滩。

回头往后看去，身后的来路，近处可见水流，水迹，远处已是粼粼一片了，再远处又是山了。是那颇显奇崛的山，是那露尽峥嵘的山，那山摩肩接踵已经紧紧连为为一体，锁合了所有的空隙，似乎在那里水并不存在，并没有那么条清静柔和的江流。可是，漓江恰恰是从那儿来的，而且，我可以见证，刚刚乘船从那严实的山中漂流过来。是的，只一忽儿漓江即消隐了身后的踪迹，不像世间那些浅显的徒儿，宁要把过去的琐屑演义和显摆成人造的辉煌。

漓江默默负载着船只前行，也负载着我和游人前行。游人和我无疑是在漂游漓江，可是，更多的目光，或说那目光用于的时间，更多的是观赏两岸的山势。最为明显的写照是，像机的镜头总是指向那崛起的峰峦。每见一种突兀的山岭，游人就慌忙举起手来，将像机对准突兀，似乎拍不下山的情影就抱憾终生。

可是，有几人曾经想过，正是得益于水，得益于舟下汨汨流淌的漓江，才能这么舒缓地行进，才能极目两岸那别开生面的林林总总的峰峦和山岭。也许这是无意的忽略。可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只要是忽略，都是对漓江的辜负。然而，漓江平静如常，不怨，不怒，表现出的似乎是一种麻木，是一种迟钝，是一种愚鲁。不过，若是用不惑的岁月去度量这麻木、迟钝和愚鲁，就会发现那才是人生修炼到最高境界的返朴归真，才是生命大彻大悟后的宽怀和容忍。不是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要发笑么？而漓江却不，对那些追寻和思考的人们，漓江没有动容，依旧平静如初。发笑的年岁早已过去了，过去了的青春虽不再来，可青春留下的经历已炼制成漓江最宝贵的财富。比之上帝，漓江似乎更老练些。

我曾经读到并且记得一位作家对桂林的评价：画山绣水。山是画的吗？不似，即是画山，那也需要吴道子这样的大手笔。画与不画，这里我姑且不论，至于说水是绣的，我则以为那就大错特错了，至少说，这种说法还缺乏对于漓



江的应有理解。在我的视际中，画也好，绣也好，皆脱不开一个制字，或者制作，或者制造，或者把层次搞新鲜点，换个新名词：研制，只是制作方式的不同。既是制，必然有个过程，不会一蹴而就，不会浑然天成。而今天，我站在这游轮之上，前后眺望，仔细品吟，怎么也看不出这江水与山峦，与平畴的焊接痕迹来，不见天工，不见斧匠，一切都是那般天衣无缝，风流自然。

这漓江水，随兴到极致了，想直就直走，想弯就弯绕，想快就快行，想慢就慢爬。到了高兴的时候，便清脆亮出几嗓子，不管你听得是否过瘾，她唱够了，立时就沉寂不语了。偶尔高歌，也不是怒吼，不是咆哮，声响中没有威严，没有厉势，看似平平淡淡，可哪一声也是纯正的心律。尽管那音响的外形远远不如溪流和山涧甜脆，可是，也极像原始森林的地表上刚刚脱颖而出的嫩芽，透过千百种掩映更见其生命的勃发之力。

至于漓江那直，更具有直的技艺，不是毫不节制的耿直，也不是蛮横无理的直撞，而是随和的直，当直则直，直而有度，哪怕只直了一分一寸，在这里，在这时也是恰如其分的，也是难能可贵的。若是品赏漓江的弯，那更有趣了！弯是人生习惯评价为不幸的东西，似乎谁和弯搭了界，谁就有扭曲之嫌，这扭曲便是道德、情操乃至人格的堕落，好玄好玄！于是乎，随俗的大流就不断显摆自我的正直，即使根本没有直路可走，也硬要往悬崖峭壁上冲击，结果非但没有撞开生路，还活活折杀多少无辜的生灵。相形之下，漓江的弯多，倒是有了个性。漓江不怕人指指划划，说三道四，没有羞羞答答，遮遮掩掩，而是大大方方的拐弯，拐得自如，拐得随和，拐得圆润。江流一个弯连着一个弯，真真弯出了世间少有的胆量和风度。这种直和弯的气节，岂是人间工匠绣得出的吗？不知他人如何看待，我是大有疑虑的。

在漓江漂游，最忙碌的是导游。导游的嘴一刻也不停闲，对着手中的话筒，连连呼喊，一会儿指点九马画山，一会儿指点净瓶卧江。不时还出来个传说故事，那故事不是男欢女爱，就是仙女下凡，总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连奇（新加坡）


漓江情

这漓江清凉的水，
在主人端来的热茶里
品尝，像品味刘三姐
献给乡亲的歌。

这首歌在青山间回荡
这首歌也就有了
青山的千姿百态，
诗情画意

这青山叫我想起年轻时
刘三姐的歌
让我如醉如痴。
原来这山这水
早在歌中。





这时候再看漓江，漓江仍是沉静的，寂然不语，丝毫也没有把自己装扮成一位智者，一位颇有见底的先贤。只是履行着一位驮夫的角色，默默无闻的将你将他将我驮来，驮到这林立的山峰之间，让你观看，让你发现，让你消受。漓江绝不把自己的一孔之见当作千秋辉煌而光焰万丈的照耀你。可悲的则成了导游，你再看那举止，听那言辞，忽然就会想到特定历史条件下报刊上出现过的小评论，或者想到时下某些专栏作家的普遍造詣，明明是些陈词滥调，是些千人一面的货色，唯恐世人说咱江郎才尽，硬要滔滔不绝的倾诉出来，这作派违拗了漓江的一片好意，影响了漓江素有的娴淑风韵。可漓江却不吭不哈，默认了。

偏偏有那么些人魂，不知哪家的票子鼓圆了自己的腰包，花钱的胆子出奇的大，桌上摆满了菜，上好了酒，还不过瘾，还要大呼小叫的猜几拳，争个高下。顿时，噪声飞起，滋扰了漓江千秋的静谧，万代的柔意。有人好奇地围了过去，对之的兴趣似乎比对漓江山水还要浓烈，有人则扭转脸去不屑一顾。漓江对此做何反映？我看漓江，漓江依旧如故，我行我素，没有丝毫的怨怪。可是，细心的人则会发现，在素常的平静中，漓江很快收拾了这雀起的喧闹，动作之麻利、之迅捷，让人想到在餐桌边彩蝶般轻盈来去的服务小姐。不过，漓江在完成这一切时，没有留下让人注意的身姿，却将那鼓噪的声音打扫了个干干净净，无踪无影。好个高明的收拾！

在漓江泛舟，不能不观赏水中的倒影。岸边所有的景物，都可以在水中找到自己的姿容。看山，是山，高低错落的山，与岸上的形态似乎别无二致；看树，是树，摇摇摆摆的树，与水边的绿荫几乎一模一样。甚而，一处屋舍，一头水牛，以及刚刚在江中拎起一桶水回眸朝游人发笑的姑娘，都是漓江美妙的风景。仔细品赏，这水中的风景与岸上的物甚又有些不同，不同点恰恰应合了艺术的某种规律：在似与不似之间。所谓似是外形的相像，水中的形象是岸边姿容的真实写照，自然也就不乏逼真了。所谓不似，则是指神采。岸上那山，是别具一格的山，是超群拔俗的山，是孤傲卓然的山，绝然没有混同他处山势的奢求。那山有着自己的个性，任你凭借自我的阅历和心性，把他联想成大象饮水也好，骆驼苦旅也好，他都没有什么怨情。山就是山，既然有横亘的，有连绵的，为何不能有如此简炼而又突兀的？因而，桂林的山也就突兀了。尽管这突兀中没有那纵横连绵的突兀险峻，可是这罕见的奇崛也足令世人刮目相看了。当然，这奇崛的突兀是稳定的，是凝固的。这稳定和凝固给了山一种恒久的耐力，却也使之少了几分生动。这是事实，无法改变的事实。这事实似乎在强调一切事物都难以完美的世理，总是有





着或多或少的缺陷，或多或少的遗憾。这事实似乎又是一段有意的留白，让江水的精灵来弥补群山的缺憾，在赋予灵性的同时，展示了映衬的不凡效应。

于是我看到的漓江水是平的，是缓的，平缓中的水没有浪，只有波。波也不大，粼粼涌动的碧波不急，不闹，准确地说只是一圈一圈，一环一环的涟漪。随着那涟漪地浮动，映在水中的山也蠕动了，并且动而不乱，动而有律，绝似轻音乐导引下的舞蹈。舞蹈着的人，翩翩翔飞，飘然若仙；舞蹈着的山呢？此时此刻，那水中的山，绝不是岸上板着面孔站定的山，绝不是一味要用凝固来标榜自我稳定的山，而是水中艺术化了的山，起码也是注入了漓江血脉的山，这山也就有了少见的生趣和灵性。

漓江用自己的情愫和灵性，映现和再造了两岸的山。山水一体，浑然天成，方有了这景物的风流，或许，这也是桂林山水甲天下的因由吧！

（编者按：乔忠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及尧都区作家协会主席。）

桂林寻根重临西大感赋

（七律）

◎黄统才（香港）

举目王城景色奇，月牙辉映秀峰姿。
校园霭霭浩然气，殿宇深深历代碑。
闻道传经怀子美，修身立志仰延之。
桂林寻根文化旅，愧我无能出好诗。

与世华文友 同游桂林文化寻根

乙酉初冬，台湾痲弦、小豆父女，新马忠扬、良之、杰伦、清池、连奇，香港一桃、存理、捷歌等同游漓江。

梦绕漓江今日还，丹心依旧恋青山。
老人独秀群峰俏，把酒寻根笑逐颜。



●王一桃（香港）

桂林，可爱中国的缩影

(组诗)

桂林山水

终于如云卷入水墨画里去了
那纯粹是中国的，令人神魂颠倒
真想不到海外神往的白云故乡
竟成了我的归宿 而且是如此美好

可知我祖辈是吉卜赛人，东方的
挤进远洋三等舱，浪迹天涯海角
然而心中永远有一个中国
并不像浮萍惆怅无根，无依无靠

此刻我不就是长卷中的画中人
根系桂林山水之间快乐又逍遥
时而坐卧，时而临水，时而登高
时而浅唱，时而低吟，时而长啸

如果我的祖国是山，那我就是水
山令水更加澄碧，更加妖娆
如果我的祖国是水，那我就是山
水令山更加毓秀，更加灵巧

世外桃源

终于如雨潜入世外桃园里去了
那也纯粹是中国的，令人喜上眉梢
真想不到南洋读的《桃花源记》
竟让我舍舟前往，领悟其中奥妙

年幼时我头发曾拂过椰风习习
年幼时我胸襟曾沾过蕉雨潇潇
但我却爱阡陌纵横桃红柳绿
更爱听那和谐悦耳的田园曲调

听刘三姐山歌从奇山秀水传来
交响着一声声蝉鸣一声声鸟叫
看瑶装壮服苗衣绸饰似彩虹道道
又如姹紫嫣红引来了蝶飞蜂绕

往昔同马来印度小伙伴捉迷藏
如今却能和五十六个民族相拥抱
十三亿同胞凝聚得像一个巨人
民族大团结推中国走向前茅



桂林龙胜平安村



石州慢

——敬赠世界华文文学家协会桂林
寻根访问团，寄王一桃先生

◎沈家庄（中国广西）

凉雨吹寒，山笑水迎，海外归客。华堂横幅流金，故旧重逢情涩。心潮荡漾，乍起雪地惊鸿，留痕万点斑斑迹。梦断醒来时，怀抱着中国！情激。豪迈如昔，发须虽白。回首当年，学子清音脉脉。乡情绵密，玉簪幸馆漓江，岭南红豆长年摘。更频赋衷情，寄春风词笔。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桂林）

（沈家庄，浙江绍兴人，1946年出生于湖南湘江。文学博士，教授。现为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华诗词学会发起人，中国韵文学会理事、词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中国宋代文学学会理事，广西作家协会会员。——编者按）

中国缩影

终于如风掀开桂林地方志了
那更纯粹是中国的，令人浏览通宵
真想不到在异乡憧憬的皇天后土
竟比海市蜃楼更加绚丽多娇

原来在马来半岛读的五千年史
就像这尧人山饱览沧桑的古今
原来在唐人街听的上古神话
就像这漓江百转千回的缥渺

眼前桂林不就是中国的缩影
独秀峰皇城展现华夏泱泱风貌
尧山王陵令人远溯历史长河
将自己的姓氏源头一一掬到

而我此行既是寻根又是考察
一路寻找八路军办事处的布告
跟随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足迹
追逐当今中国的崛起巨潮

（按：作者系香港文艺家协会、世界华文文学家协会会长，香港新马侨联名誉会长。）

苏幕遮

——两岸三地送友人

◎唐寅飞（中国广西）

暮王府，月牙池，阳朔风景，漓江水悠悠。雨湿归舟山托水，倦鸟待晴，意在青天外。

两岸地，相思情，环宇飘渺，热泪落三地。风挺浪涌君保重，桂林一游，何日梦相聚。



歲次乙酉北存理書贈予桂林
鐘存理

下頁中山桂林



贈予末西五燭火季刊

香港作家钟存理赠送墨宝予本刊。

漓水流情

◎王云高（中国广西）

1. 七绝·漓江画意

赭染秋林绿染春，痴情山雨渍烟痕，
此生偏有修来福，几度漓江画里人！

2. 满江红·与两岸三地文友同游漓江

异地疏堂，抱琴来，相逢恨晚，同击楫，山列围屏，水铺蓝缎。
眸睐诗思燃警句，波回旋律浮歌赞。举醇醪、画意拌乡音，歌三叹。

枫叶舞，枫山灿；江石布，江声乱……更镁光闪闪，亲情浩瀚。九曲柔肠推特写，百滩漓水溶祝愿。倩鹭鸶，为我寄深心，——余灵感！



岁暮寄甄供兄

◆吴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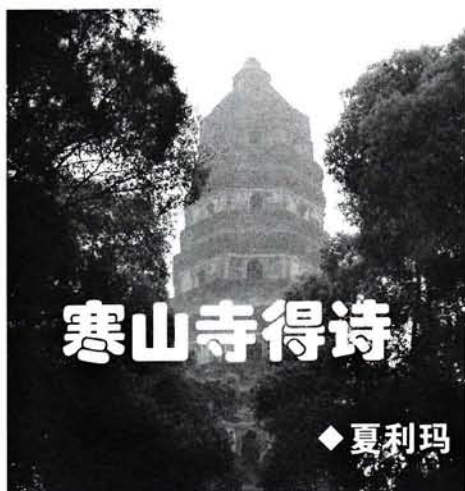
虽说你我都属牛
你更甘为孺子牛
贫瘠的地里
我们经营着绿的事业
九重葛平添了我的浪漫
麒麟刺方显勇者的本色

据说中原沦陷后
我们已被边缘化
那就当边疆的守卫吧
笔耕的国度
一望无垠
何曾有疆界

记否当年
峨嵋山上论春秋
十五春秋今已过
春寒秋肃
白了你我的须髻
我们的骨质
可曾疏松

我终于了然
你之无动于荧屏滑鼠
只为执着
何清园阁楼上
寒夜孤灯下
那铮铮然入木三分的刀笔

(2005年冬至日于古晋葛园)



◆夏利玛

张继的客船
在寒山寺
枫桥下
想着家

异域老游客
在寒山寺
枫桥上
思古

钟声咚咚咚
老妻拉他一把
齐向
寒山拾得
叩头

老游客恍悟
寒山拾得
一个擎荷一个托盒
张继早该下船
向和合两仙
许愿
早日还乡

◆吴岸

致田宁

——并贺诗人七一寿辰

呼唤老师的
岂只是当年的
莘莘稚子？

你我少年闯荡
四十年后不期相遇
在出发的起点
暮色苍茫中
却见诗火相映
来吧 你说
一起点燃

向下一个
驿站……

路漫漫其修远兮
你我上下探索
我登山
你涉水
曾经夜幕笼罩
听远处金牛哞哞
声声 引领我
攀越生命的

险峰……（注）

且趁破晓时分
自相遇的起点
再出发
你升降
□□我开合
吐纳天地
以从容的步履
逾越
□□千滩……

附记：田国清学长，以田宁之笔名与我初涉诗坛于五十年代中学时期。别后各自闯荡。田君献身华教三十余年，为人师表，桃李满天下。离休后于九三年与我不期而遇，重返诗坛，出版诗集《相遇在出发的起点》。我于九七年患癌，得习郭林气功辅助康复，遂倡组郭林气功协会，参加之癌患者众多，田君秉服务人群之爱心，慨然出任导师，精研防癌抗癌功法，十年来言传身教，任劳任怨，成绩昭著，备受学员称颂。欣逢诗人七一大寿，谨置此诗致赠，聊表贺忱。

（2004年12月17日于古晋葛园）

（注）1997年我在北京癌症医院接受手术，时值牛年春节，田宁在家乡古晋赠诗鼓励，兹存录于后。

◆田宁

致吴岸

——元旦日接来电报兄平安

当北雁栖息于南方温润泽国
你却溯冰凌北往
待作生命险峰的跨越

当颠覆了的迷离幻境中你醒来
且听远处金牛哞哞

窗棂外万花迎春
哦 一元之始 如斯绮美

在峰刀上潇洒地游走卸下沉沉负累
待重新打叠好诗囊
你又将生命定位于一次再出发

（07-03-1997）

贺新春

大地春回冰未化，
内忧外患莫惧怕；
共襄华教长征路，
迎得春来庆万家。

◆叶新田



(写于2006年春节)

筷子

直来直去这一束筷子
红黑黄褐你的外表
蛮荒记忆伴随你穿家过户
远离祖辈一千戚友
瞧他们相貌粗笨土里土气
通不过精密的高科技
钻不进花俏的后现代
各自消失在故土在海外
偶尔考古家一声惊呼
却见不着廿一世纪的阳光

简简单单两支筷子
夹起面条剔开鱼骨
既然选中黄皮肤作终生伴侣

◆柳舜 (新加坡)

注定命运烂如黄河土
众舌舐亮你千岁的年资
好心人强令历史与你挂钩
你低眉一笑不躁不愠
照旧不修边幅棱棱风骨
饭桌上尽你小小的职责
倘遇刀光叉影飞觞叮当
你必闪避一隅
守住劫难后淡涩的自尊

15年的罂粟花开

——回致田舟《寄自金三角的一张明信片》

◆秋山

没想到
15年后
金三角的罂粟花
花开灿烂
吐露芬芳
在一圃茂绿的诗苑

没想到
莽莽荒林
奇花异果
随手投寄
竟也花开处处
处处飘香

罂粟花
世界最美丽的花
生长在没有人知道的地方

罂粟花

世界最著名的花
是世界最寂寞的花

15年前泰北寻踪
满星叠里映山红
'鸦片之家'
阿卡，苗族共相伴

快乐在深山里寻找
良伴在跋涉旅途中见真情

15年的罂粟花开

明信片上
还涔流着浓浓的感情
感动的泪水
何曾不是落笔的水墨
一行行
皆有祝福的画景

罂粟花
有你'问山'的微笑
有你朗朗的胸怀

我可见你
一笔一划
都醒了清流
醉了高山原野……

注：1990年我从泰北寄一张'罂粟花'的明信片给田舟，15年后，他在《烟火》发表了一首新诗《寄自金三角的一张明信片》给我，我对田舟重厚感情，明信片保留了15年还依旧如新，深有感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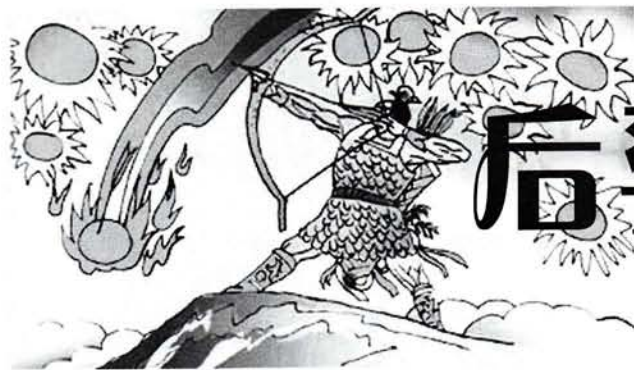
不要等待
等待只有让时间
乘虚逃走

不要彷徨
彷徨
将失去方向

看准未来
打来一切枷锁
冲向成功胜利的
终线

目标

◆秋山



后羿射日

◆韩牧（加拿大）

2004年11月13日，在温哥华Norman Rothstein Theatre欣赏《后羿射日》首演，此曲为张进作，“温哥华中华乐团”以中国乐器演奏。曲中用真石摩擦模拟石裂，指挥者又引导观众齐声呐喊，予后羿以力量。

一个疯狂了的太阳
就可以引发一切生物疯狂
更何况十日并出
十个疯狂的太阳同时出现

这没有天良的集体同时发高烧
要以自己的高烧
烧死大地上所有的生命
要所有的生命在死亡之前
疯狂的 自相残杀

河水烧干了 大海沸腾
水族一一浮尸水面
大地软化 变形
动物暴跳飞奔 植物枯焦
山岩断续的爆裂声中
十个疯狂的太阳在高空
发出此起彼落
一阵阵震耳如雷的奸笑

震耳如雷是大地上
人类的 动物的一切生灵的喉咙
齐声的呼喊
为英雄打气而非自相残杀

后羿揩去满脸满手的热汗
搭箭 弯弓
上举向天

这十个太阳也是各有性格的：
一个胆大的挺身向前
一个胆小的全身震悸
有故作镇定 有不知所措
有昏了过去 有静静溜走
有瑟缩在同伴的背后窥探

从第一发到第九发
九发箭 每一发
像一声独立的大鼓混合一声大锣
九个疯狂的太阳逐一发声身亡

大地震时变得和暖
所有的生命一一复苏
死剩的唯一的太阳
被迫作出承诺：
恢复原状依天道运行

◆长谣（新加坡）

呵，别再崇洋媚外

指南车在古老的黄土上奔跑
勤劳勇敢就能创造奇迹
你还把造纸、印刷和火药
送到四方兄弟的手里

你的聪明才智谁能比？

仓颉造出美丽的方块字
让亿万人说着同样的话
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从不间断
你是四大古国仅存的绝代风华

公正的人谁不把你夸？

宝船带领六十二个儿郎
两万七千个和平使者扬起风帆
海龙王跃出海面目瞪口呆
古往今来几时见过如此壮观？

论规模，谁能与你比肩？

从战火摧毁的废墟中立起
用核弹武装的强人就硬闯门口
小米加步枪，你雄纠纠重上战场
把那自夸没败过的对手打到低头

有决心，什么你不能到手？

突破重重包围和封锁
你在罗布泊爆开威慑的蘑菇云朵
从原子弹到氢弹，别人至少花四年
你只要两年七个月就搞妥

东亚病夫，如今谁敢这样说？

呵，中国，中国
一九四九年，你站了起来
但你的腰杆时时挺不直
难道是随鸦片侵入的病毒仍在作怪？

呵，中国，你别再崇洋媚外

后记：读报获悉上海复旦大学举行汉语文字大赛，夺得第一名的竟是一支留学生队。回想数年前，前总理主张在清华大学经济系采用英文课本及以英语教学；过后，辽宁省也宣布将在中小学以英语教导物理、数学及地理。全球华人物理学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使用语言是英语，主办当局还禁止发言者使用华语。近日报章报导，中国某国营石油企业在开董事会时使用英语；航天部招考未来女宇航员，要求学员在毕业时论文及答辩以英语作答。《哈利波特》举行全球同步发售，北京的青少年排队抢购；在堂堂中国首都北京，申请成为德士司机，英语及格是必要条件……上述种种表明，一股令人担忧的崇洋媚外之风正在形成和刮起。一九四九年，中国人站起来的庄严宣告响彻全球，不料五十六年后，中国人的腰又要弯下去。炎黄子孙，挺起胸，堂堂正正地站起来，大步迈入二十一世纪！

□

读画



乡人过端午

(外一首)

五月初五
门楣必挂艾蒲

悼念？追思？
艾蒲香幽幽
恰似兰芷桂蕙
足况
忠贤品高志洁
堪寄
悠悠千古哀思

傲世？警世？
避秽除疠
迎风艾蒲，乍看
又似郑袖飘拽的衣带
雄黄沿墙根一路撒开
毒蛇恶鼠当绕道
当年摆弄美人的谗人

虽死去二千余载
灶里更有香粽
水上不无龙舟

年年此日
必焚香燃烛朝天祷请：
顺利又届年中端阳好时节
蒙诸天神老祖宗庇佑
于此三牲水酒果品酬飨
更祈一年好到尾
日日好日

水上赛龙舟
热闹
肥甘五香肉粽
味全
屈夫子
何许人？

张臂待着
秃秃
晚秋疏林，叶
落尽，挺挺
直往天空载去
撑一轮
硕巨的朦胧月

翘首盼着
我真怕狗要吠月
老和尚呢？一定
躲在哪个角落
坐禅

意象朦胧意境高远意味深长
这幅版画，你瞧
我担心狗吠，却
连狼也不敢嗥
老和尚也作弄人，他
一定在里边

月下坐禅
秋岗禅定…

画面，秃干展臂殷待
画外，我引颈切盼
一点法喜
一丝禅悦
月晕几回，噫
莫非老和尚他
在《盼待》于此画落款前
便已超脱
六道轮回

一粒细沙

◆ 王涛

直到踏进家门前
抖落下来
如此细小的沙
宛如漏滴的记忆
幽禁的海洋深处
珊瑚摇曳着渴望的梦
看光在岁月里流逝
遂听见摇铃声响
从早晨到黄昏
海风的速度总在变迭
谁的诺言被野狗
轻轻踩过

恰巧你从大海怀抱回来
我的身体没湿，心
却已潜泳千里，听说
巡逻马六甲海峡
拒绝美军驻扎
我的国家
是一粒细沙
却也是巨石

洁白而细小的沙
抖落下来
直到进入家门

许多小事与大事
吵闹了许多时间
譬如爱情譬如
民族譬如语文
譬如国界安全
世界就在里头
而你看到什么吗
到了什么也无求的时候裸身一卧
背部黏贴着的沙——如果这些
就是一无所有的所有——那么
静静地走入海洋洗涤吧
假如这些就是忧愁 假如
这些是烦恼

我自海岛背回来的思念

铺平在一方四平八稳的矮桌
一块明亮的厚沉玻璃压着
你可以隐约看到吗
我的掌纹烙印在哪里……

远离了海岛逃避了温柔的沙滩
很多很多只大大小小的螃蟹
总是乱蹿在黑幽幽的梦滩上
挖掘很多很多浅浅深深的洞
哪里是出口哪里是入口
哪里是安全的家
好象勿洞和平村的马共地坑
我发讯跟谁报告我还活着
(明天银行准会来电追讨信用的…)

一座大山是那样开始成形的
一湾三角洲是那样汇聚的
翻倒过来，一个狭窄的高脚瓶
读出岁月读出未来读出恋人的心跳
到了山穷水尽那时候
我且在星光下用食指
在薄薄的细细的沙纸上
给你写一句最浪漫的现代诗
你可否是那颗划过天际的流星
微笑而满足的离去

啊——你别那样残忍
如果我是归来的魂魄
在家门前我不敢越过
直注视着你轻轻把木门掩上
在远远的黑暗中静默
瞧瞧我喜欢的纸灯燃亮了

直到进入家门
如此细小的沙
雪白的沙
抖落下来
等你从城里逃回来
家门前
重重坠落如宇宙里
一粒粒陨星

代 赋 集 (九)

题赠刘墉先生联

柳叶飞扬华教意
墉枝牵系世间情

(2005年7月8日,沈慕羽书。)

- * 国际著名作家刘墉关爱华教,曾三度来马巡回义讲,所得悉数捐作独中发展基金。今年8月刘氏再度应邀来马,为董总筹募基金。为答谢刘氏热爱华教之情,负责同志庆方君嘱余撰联,特请沈老书赠之。

题汕头市归国华侨联合会
五十五周年会庆联

归国萦回千岛梦
侨联凝聚五洲情

(2005年7月15日)

题中国天津小海螺艺术团
关丹义演舞台联

精灵尽展才华艺
渤海温吹友谊风

(2005年8月3日)

悼叶鸿恩先生联

叶落志萦华教梦
鸿归恩系后人心

(2005年7月11日)

- * 叶鸿恩先生,华教前辈,董总第七届主席,独立大学有限公司理事,2005年7月9日以九十高龄辞世。

题董总悼吴喜谋先生联

喜谋文教孚华社
奉献春秋树典型

(2005年8月11日)

题沙巴崇正中学创校四十周年纪念特刊联

崇尚人文怀宇内
正行变革满阳春

(2005年7月14日)

题赠邱金福先生联

金针有赖回春手
福运多亏济世心

(2005年10月28日,沈慕羽书)

- * 2005年10月11日晨上班时,我奔追巴士,导致右坐骨神经与内膝神经严重扭折,幸得邱金福医师针治。邱医师仁心仁术,每施针赠药于贫苦病黎。特撰一联,请沈老挥毫,以表邱医师仁风。

题赠叶惠明先生联

惠润节根雨
明思忧患心

(2005年10月31日,沈慕羽书)

题马新泰海南林氏宗亲恳亲会
主题联

林风浩荡
宗脉绵长

(2005年11月1日)

为育才独中董事会撰梁琬清女士
八秩大寿喜庆联

琬露凝珠透萱绿
清风拂桂胜梅香

(2005年12月12日,沈慕羽书)

题雪州峇都急侨民华小创办70
周年纪念特刊联

侨贤昔日挥汗荣斯土
民众今朝同心护族根

(2005年12月22日)

题丽珍同事合家嵌名联

民政齐家倍珍丽
晓晴映日耀兰萱

(2005年12月28日,沈慕羽书)

* 临别董总之际,同事丽珍索联于我,欲嵌其名暨夫耀民、儿晓政、女晓晴、晓萱。

题《光华日报》2006年元旦特刊联

除旧岁 送瘟神 黎庶宁为太平犬
诉民权 扶正义 寰球难挡自由涛

(2005年12月31日)

信念

◆符史瀛
(新加坡)

信念
是把尘封的剑
尘封的剑
岁月压得它
弯弯曲曲 曲曲弯弯

太阳
不再升起东方
而黑夜,黑夜啊
在尽情的吞噬
它早已变色的
——光芒



该是换上新帜时

◆史英（新加坡）

激情似火山
频爆发
那个狂飙的年代
崎岖征途上
曾迎战冷风厉雨
一面旗
而今已褪色
不再殷红如烈焰

不复与梦想擦出火花
化抱恨成为触媒
常引发

鸟儿失巢般哀鸣
我的心
退守于文苑一隅
与仍然沉醉在残梦者

从不争理乱丝纠缠之是非
祇执笛而放哨
必要时
把伤悲吹响 也把智性催醒
确保 企确保
燃在龙之传人的灵魂深处
那亮丽火种

霜雪来时不至灭去！

不再殷红如烈陷
而今已褪色
一面旗
丧失了夺目风采
不复咄咄啦啦而飘响
得换上
引路的新帜

新加坡印象

◆易仁寰（中国）



色彩，色彩，色彩——
到处是浓装
没有一片相同的树叶
没有一个相同的造型
透明体，圆柱体，放射形
多角形的摩天大厦
熔瑞士与纽约为一炉……

节奏，节奏，节奏——
一切效率
都行进在“高速公路”
多层次，而不紊乱
多线条，而不交叉……

农村繁华得象城市
城市安详得象农村
随便哪个角度
都是绝妙的构图
不管什么音响
都化入和谐的旋律
空气仿佛经过过滤
马路似乎经过洗涤
文明大幅度覆盖
地平线不见垃圾

气候不象热带
(处处有“空调”)

人心倒向热带
(热气扑面来……)
呵，新加坡——
立体的油画
彩色的和弦
毕加索畅想
唐伯虎风韵
赤道线抒情诗
第三次浪潮谱就的
东西方文化的交响……

读书两题

◆杰伦

(一) 读长河 《文坛刍议》

文论滔滔称白茅
长河去向志崇高
艺坛异象挥朱笔
日月丹心扶正道

(二) 读忠扬 《点染书情》

边读边评边着色
为书点染为书忙
评文臧否且停论
幽雅书香须颂扬

(2005年7月29日晨)

说写诗

——致莫顺生

◆廖金华

一、破格

五线不齐难作曲
做诗岂可无平仄
空闲手痒涂涂看
破格写来更有姿

二、灵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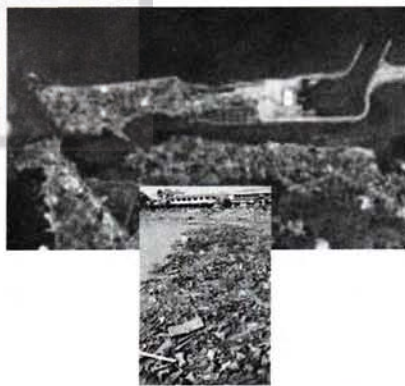
感触由来万物生
生时如电也如花
一飘一闪难追捕
花落电流未有家

(2-6-05作)

◆颜龙章

踏莎行·世纪灾祸 ——地震、海啸

一啸沧桑，山摇地动：排空浊浪连天涌，
家邦刹那遍疮痍，尸横杂物寒毛孔。
国际输将，衣粮笼笼，路歧昏黑关山耸，
风凄月凉袭哀鸿，又遭劫匪祸殃重。



画堂春·乙酉迎春，求索生新

◆颜龙章

金鸡报喜乐迎春，蕉琴飞燕游人，歌声曼妙遏行云，戚友临门。
劫后疮痍怵目，家邦再建艰辛，向阳花放励灾民，求索生新。

乙酉秋日

庐山九江行

◆莫顺生



(一) 初上庐山

秋日匡庐白雾环，蜿蜒陡道百斜弯。
峥嵘绝壁飞流泻，云海紫烟谷水潺。

(二) 花径



匡庐八月景奇瑰，山寺花开雅客来。
石径紫鹃林尽处，诗魁惬意伫池隈。

(三) 庐山五老峰

东南五老峰，青峦灿芙蓉。
仰望九江天，风骚各自雄。

(四) 秋日访龙虎山天师府

秋日灸阳中，绿阴古树嵩。
殿开龙虎伏，正道众生崇。

(五) 登象鼻山

揽胜上名山，径回拾级难。
辛登青嶂顶，艰履载秋还。

(六) 景德镇惊鸿一掠

慕名景德云鸿过，大厦幢幢客满庭。
若问市容何处美，灯花瓷柱列街汀。

(七) 晨访白鹿洞书院



五老峰前耸树宽，重重书院白溪坛。
弦歌已辍莲池寂，丹桂馥香漫殿寒。

(八) 游石钟山

久慕钟山景色幽，东坡大笔墨痕留。
湖光石韵今何在，岁月难淘九碧流。

(九) 凭吊琵琶亭

江州商妇曲离愁，司马青衫湿泪留。
沦落天涯应有感，琵琶亭上韵悠悠。

(十) 登滕王阁



中外名扬一阁楼，千年矗立九江州。
鹜踪杳杳霞飞逝，独看长天秋水流。

(十一) 题彩虹桥

婺源乡野翠丛中，古色留香焕彩虹。
五阁六亭廊贯岸，千年烟雨水长东。





脸

◆李寿章

少年是串串底音符
爱采撷夜空底繁星
脸儿像月亮般美丽的圆

青年时
脸像一块光滑蓝色的磨刀石
把胶刀越磨越尖锐

老年时
胶工额上伧俗坚实的皱纹
乃阳光与风沙吃人的岁月
日月劳作的火车轨道

老渔夫们的脸
乃太阳和大海
层层波浪底痕迹

笔杆说云将岁月浮去
不如说风浮来浮雕黄瓜似的脸

稿

约

- 本刊欢迎下列作品：
散文、杂文、诗歌、短篇小说（以四、五千字为宜）、微型小说（文字以不超过 1500 字为宜）、文艺评论、翻译（请附原文）等等。请勿一稿两投或抄袭。
- 来稿请以稿纸誊写清楚，勿两面书写（电脑打字亦可）。稿末请写中英文姓名、地址、邮区、电话、传真等，以便联络。
- 来稿不论刊登与否，概不退回，请自留底稿。
- 来稿一经刊用，将寄赠本刊，以代稿酬。
- 本刊有删改权，不愿意者请注明。
- 本刊的“小荷才露”专页，是为鼓励青少年从事文艺创作而设。欢迎各大专院校、独中、国中的同学投稿（华文导师、华文学会代为组稿，推荐同学的佳作，尤为感盼）。欢迎学校或文教团体推荐其主办之青少年文艺创作赛特优作品给我们发表。也欢迎有兴趣于摄影的同学，把他的佳作惠寄。图片背面请简要说明。内容以能反映青少年生活面貌或当地风土人情者为宜。
- 来稿请寄：
《烟火》文学季刊编者收
SEMARAK PUBLISHING,
D1107, PARADESA RUSTICA 6,
PERSIARAN MERANTI,
BANDAR SRI DAMANSARA,
52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孛生记

(1)

曾望桦蹲在牌坊下拔草的时候，前妻 ELIZABETH 突然来电：“爸爸刚刚问起你…你一回新加坡，不陪陪他老人家，跑哪儿去了？”

望桦回答：“我在裕廊这里啊。”

ELIZABETH 又问：“WHY DID YOU RUN TO JURONG?”

望桦回答：“我在拔草啊…南大的牌坊这儿啊，野草长得很快，也没有人清理，我不拔一拔，明年再来，恐怕牌坊都被萋萋荒草掩盖了…”

ELIZABETH 在电话中又一轮又急又快的英语，嘲弄他的“南大情意结”！笑他迂腐的“文化观”！他挂断电话，继续埋头拔草。其专注的程度，犹如在整理资料，分类、归纳、去芜存菁，进行一项探讨文化灭绝的论文书写工作！野草有茅草、羊齿类、蔓藤，偶尔掺杂不太令人讨厌的牵牛花；还有一种人行过，种籽总会牢牢地攫住你裤脚的“苞谷消”。茅草最是猖獗，繁殖力也最强，根扎入泥土，开叉，伸展，一变二，二变四，四变八，以惊人的速度转瞬间霸占了整片土地！

雨突然莅临了，细细密密，轻柔的雨丝，似江南的梅雨。

望桦也不避雨，继续埋头拔草。雨势却越来越大，梅雨变成惊蛰前的大雨！西南季候风喇喇地吹，骤风挟着密雨，吹打得野草瑟瑟作响。他站起，迎面仍然是他不得不畏惧的箭一样急的风雨肆虐。他仰望，

那写着“1955，南洋大学”的牌匾，耸立在萋萋荒草中，牌坊的石柱上，难免遗留岁月风霜的斑斑锈痕。但仍然顽强的矗立，像个守护者！

忽地，雨势敛去了。而经雨水滋润的野草，更肆无忌惮的恣意生长。瞬息间，它们恰像莽莽雨林中的野树葛藤一般，冽然以猖獗的成长速度，恣意地伸展着绿臂，像天外异型般，迅地攫住了牌坊…

(2)

牛车水的老店屋楼上，几株水梅枝桠探出天井，呼吸着阳光。

谷伯正晃动他手中的报纸，微微激动他说：

“你们看看，你们看看这篇文章…这一段话，说得很最贴切！我念给你们听…‘长期主宰新加坡社会的统治精英们，就是受这种英语教育的产物。如果你是受英文教育的中产阶级，把孩子送入传统的英校，在主流社会的权利结构中，无疑是让孩子在起跑点上占了优势。但同样的一群人，受的是华文教育，就必然受到有形无形的打压’…我不是沙文主义者，但是…总觉得有些不妥…南大关闭了 10 多年，华文变成弃儿，他们到底想把这儿变成什么？伦敦？还是纽约？”

望桦裹着夹克，沉默地瑟缩着。

前妻 ELIZABETH 递给他抗生素与退烧药丸，他全吞服了。

“啊…你怎么不提点意见呢？”谷伯回望

望桦。

“我提了啊…这篇文章就是我写的嘛，我在国外寄回来的，而且化了个笔名，如果在国内投寄，恐怕他们都不敢刊登，投篮了。你看看文章下面署的：文发自中国北京。因为这是外国学者写的，他们的尺度就比较宽松了。”

“WHAT'S THE USE? 有多少人看你的文章? WHAT CAN BE CHANGED? 整天谈母语母语，谈弱势社群，谈南大创伤，政府却继续行事他们的霸权，你能有什么办法? 能改变什么? 这个国家，早已不属于我们的了，我们拿的都是外国护照，你还管那么多干嘛?” ELIZABETH 是用英语掺杂生硬华语讲的。她来自马六甲土生华人家庭，谈母语，她永远没有切肤之痛。反正她觉得英语自在，带着女儿移居加拿大多年，在大学教 SHAKESPEARE。“一年只回新加坡一次，还关心这儿什么政治议题? 教育、人文、环保? 太累了吧?”

望桦虽然与 ELIZABETH 离婚多年。但因为女儿这根无形的“脐带”，因为老父，勉强把他们牵扯一起。但见了面，总是意见相左，脸红耳赤。

“别争论了，望桦啊，跟我去牛车水走走吧。”谷伯打圆场。

“爸爸，他那个样子，怎么出去?”

“淋一点雨嘛，又不是大病，不是那么弱不禁风吧? 北京难道不下雨吗? 哦哦…女儿呢? 女儿呢? 在哪里? 我不是告诉你们了吗? 不管你们拿哪一国的护照，每年回家，一定要带着女儿回来，一年才回来一趟…新加坡啊，每年都在改变，华校灭亡了，总邮政局要变成五星级大酒店，听说，国家图书馆也要拆，连鱼尾狮听说也要搬家了。新加坡河更不用说了，77年搞清河运动，搞了10年，终于河水变清了，专家鉴定，适合海洋生物繁殖生存了。但两岸的景致，渐渐变得我这个在新加坡河畔长大的人，也认不出了。我孙女呀，不管她拿的是哪一国护照，毕竟是在新加坡生的，

就该让她保有乡土观念…每一根牛车水的灯柱，每一条老街，每一间庙宇，都有丰富的记忆。你在加拿大温哥华，他在北京，离得那么遥远，飘浮无根的，像洋水仙一样…是应该让孩子多接触家园的。”

“接触有什么用? 还不是要离开?”望桦沮丧的。

“是啊，望桦写信给我，总是抄那句不知从哪本书上抄来的文字给我：‘我们都爱祖国，但祖国爱我们吗? 孩子大了，有自己的选择，现在不是强调全球化，地球村的概念吗? STELLA 老是埋怨，大学里的同学问她：你来自哪里? 她说 SINGAPORE，同学茫然 WHERE IS SINGAPORE? 因为在地图上，新加坡小得几乎找不到!’”

“你不是说，STELLA 有活动，她究竟回不回?”

“回啊，怎么不回? 机票都给她买了，她还坚持要坐商务舱呢，如果不给她坐商务舱，她就不回了! 年轻人，就懂得享受，等大学里的活动结束了，她自己会搭飞机来新加坡的。她说，上飞机前，会给我电话。我真的担心，STELLA 最近很叛逆，悄悄跑去纹身…男朋友交了一个又一个，总是不长久…”

爸爸望着两人：“孩子教不好。你们两个，都有责任哦。”

望桦感冒好了，独自从牛车水走到新加坡河畔。

他站在驳船码头，遥望对岸的莱佛士雕像。早晨的阳光很好，温煦而暖洋洋。波光粼粼中，水上德士在穿梭，载着游客游河。望桦刚刚在石阶前站一会儿，那个青年又来了! 客气的跟望桦打招呼!

“曾教授，您好。”

“还好…还好…”

青年肤色黝黑、粗犷、憨厚的样子，嘴巴嚼着鱿鱼丝。他永远一条汗衫，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颈项围绕着条抹汗的“祝君早安”毛巾。太阳猛的时刻，还罩着顶自己缝制的布帽，乍一看，倒像是以前

在码头舢舨船扛货的估俚!

望桦记得他，每一年他回新加坡，都遇见他。他叫作水生，旁人都唤他阿水，他说，他爷爷是早期新加坡河舢舨上的苦力。爸爸嗅着海泥味长大，没有读什么书，脑袋钝，不过勤劳踏实，后来在牛车水开档卖潮州粥。望桦有时候还被阿水拉去吃他爸爸的潮州粥。咸蛋、卤蛋、梅菜、花生、江鱼仔，扒两碗热粥，满身汗，真是“过瘾”！这个阿水，没有什么文化，跟他爸爸爷爷一样，一直在底层社会打滚，但很道地新加坡草根味，讲义气，好打不平，乐于助人。

阿水每次来，都问起关于念菊的事……

念菊上什么学校了？长多高了？喜欢什么消遣？看什么电影？听什么歌？交男朋友了？……阿水都不厌其烦，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望桦对这个年轻人蛮有好感的：看到他，仿佛看到保留了纯朴、憨厚，像早期风云激荡年代的热血青年，没有受到大多功利、自我、物质主义的污染。他知道他只念到中三，就辍学了，在海味行做估俚，便常常鼓励他看书进修。他喜欢念菊吧？看得出来，不然干嘛老是紧张兮兮，打听念菊的生活近况？

曾望桦惯性地塞给阿水一本书。

“这是趣味逻辑学，送给你。上次那本，看完了没有？”

“喔……还没看完，很难咧……”

“难就问人，学问学问，就是要学会问！”

“有个人可以问，就好了……哦哦，念菊……怎么没跟您回来？”

“她忙啊……上大学了。功课很重，最近还在学古筝。”

“古筝？厉害！她还记得我吗？阿水啊，游泳很厉害的阿水。”

望桦突然沉默下来，蕴着心事，郁郁望粼粼的水波。仰望高耸的金融区大楼，像根根擎天的柱子一般，仿佛铁栅一样，把他包围箍困！他觉得一阵昏眩……大概感冒

菌还未完全去除吧？他掏出手帕抹汗，忽然有股想逃离这儿的冲动。

“陪我去游新加坡河，好吗？年轻人。”望桦说。

“没问题啦，我朋友有艘船，我载你去，游一整天都行！”

在河畔驳船码头上了那艘陈旧的渡船，水生亲自掌舵，驾着船沿着河口往上游驶去。船首切开了乳酪一般的水痕，泊泊的马达声，滚滚的浪花，勾起望桦许多回忆。耳边仿佛闻水生的爸爸在讲述着新加坡河的历史沧桑。

“新加坡河啊……是条特殊的河，新加坡的河，是繁荣的起点……早期，那些来自各国的大轮船，进不来卸货，因为河道太浅了，太窄了，只好由驳船，俗称舢舨的装载货物，运到河口，所以啊，当年的河口。可热闹了……洋轮处处，来自唐山的码头估俚，全围聚在这儿讨生活。他们的脚力，可神啊，扛着重重的麻布袋，米呀、面粉、洋葱啊、马铃薯，走过长长的跳板，从舢舨扛上岸！”

望桦：“你们三代人，都在新加坡河边长大，知道河有多长吗？”水生：“喔……这个我倒不知道了咧，又没量过嘛。”

“新加坡河，跟当年的面貌当然不同了……以前岸边是驳船、苦力、九八行，你看看，现在的河畔全是什么？酒吧，酒廊，西餐厅，泡浴场，娱乐场所，洋人游客集聚的地方，真的没有意思，对吗？母亲的河，充满勃动生命力的河，却不再看到舢舨、货舱、讨生活的苦力。”望桦感慨。

“教授……你应该带念菊回来看看啊，新加坡河的变化。”

游河的航程中，阿水的话题始终在念菊。念菊20岁了吧？她在哪间大学念书？平时做些什么消遣？北京寒冷吧？她怎么不常回来？每次只看见你跟太太。喔喔……还有念如吧？她现在改了洋名，叫作STELLA吧？STELLA是姐姐吧？她们……真的长得太像了，简直分不出谁是谁。喔喔……

孪生姐妹嘛，当然相似啦，一个模子出来的嘛，我真笨！水生抓抓头，腼腆憨笑着。

望桦把视线投向粼粼水波中……

水波中，仿佛浮漾着孪生姐妹天使般美丽的脸影。

74年吧。太太 ELIZABETH 生了双胞胎，一家都沉浸在喜悦中。

而望桦偏偏是在黑狱铁窗下接到这个喜讯……

他是在“内安法令”下被逮捕，被连续不断的拷问。

——你是否曾经与流亡国外的×××一直保持联络？

——你在国外发表的文章，一再提到马列主义？

——你是否企图组织政党？进行颠覆政府的工作？

他否认一切！他只是个在大学教政治系的良知知识份子。课余写写文章，针砭时弊，喜欢结交反对党人，如此而已。但拷问毫不放松，马拉松般烤炼着他精神与体力的负荷。盘问继续，精神折磨、熬炼继续。他被关在单独囚禁的牢房，他们甚至找来“心理战术”专家，他仍然坚持：“我无从为我没做过的事，而认罪！”后来他崩溃了，把所有周遭的物件都视为敌人！包括铁栅、墙、窗沿、马桶、装食物的盘子……他用自己原始的身躯，去抵御敌人，用身子撞墙、敲击铁栅、把头奋力塞进铁栅的缝里、撕咬盘子，甚至把头埋进马桶，然后拉动手把，冲水！在他快溺死的时刻，狱卒突然敲击铁栅，把他唤回污秽恶臭的世界。

待他恢复清醒，没溺死在马桶里，却呛得一鼻孔的屎便污水的时候，来探监的爸爸告诉他这个喜讯：“你做爸爸了，ELIZABETH 生了一对双胞胎啊……”

他放弃了挣扎与信念的坚持……

他签下了悔过书，赶得及在孩子满月前回家团聚。

爸爸谷伯烧了开水，一定要他冲“柚子

叶澡”，把所有霉运都冲走！还亲自下厨，煮了面线鸡蛋。太太 ELIZABETH 唠叨着，怎么知识份子，还迷信这些？他却迫不及待从摇篮抱起两个脸蛋红扑扑，可爱得像嫩红番茄的婴孩，他内心战栗着，双手颤抖着，精神的跌荡颠簸，一时还难以恢复平衡状态。他悄悄发誓，为了跟两个孪生女儿享天伦之乐，他再也不涉及任何足于万劫不复的改革社会理想了——内安法令，永远是施与魔咒一样的链套，环绕住所有异议者的颈项……为什么上天要赐予他两个那么美丽、娇嫩、瓷器般的孪生女孩呢？对他复产生什么意义呢？每次午夜梦回，他在摇篮边，都反复再三烤炼着这个问题。看着念如（STELIA）、念菊一寸寸长大，长牙齿了，牙牙学语了，会爬了，会打扮了，会比较姐妹之间的差异了！会争玩具了！会摺纸了，会弹钢琴了……每一张硬照，记录着她们天使般的笑容，她们的快乐与逗趣。

但黑狱残遗的梦魇，仍然带入往后的生活……

他的大学教职丢了，没有任何学校肯聘请他。他间歇狂躁症发作，歇斯底里，不是自伤，就是伤人。他垮了，不能写文章，不能读书。婚姻也受到了煎熬烤炼。在协议下，他跟 ELIZABETH 办理的离婚手续，两个孪生孩子，他要了念菊。念如则归了太太。协议包括，至少让她们两姐妹每个月相聚一次。

像春泥护花般自然的，他把念菊送入华校。

而也像洋水仙一路播种的，ELIZABETH 让念如报读英校。

两姐妹上不同的学校，穿不同校服，搭不同校车。

仍然分不清谁是谁！在她们相聚的时刻，河畔的顽童难得看到一对孪生姐妹，像洋娃娃一般，可爱逗趣，常常取笑她们。

“一个模子印出来的！嫁人了，老公一定搞错谁是谁……”

“两个同嫁一个老公，不就行了？”
 “同时养两个，谁养得起啊？”
 “阿水咯…他喜欢人家，又不敢讲…”
 “两个都喜欢吗？”

但阿水就是分得出哪个是姐姐 STELLA，哪个是妹妹念菊。也不知为什么，他就是能一眼认得出她们的不同。或许，是因为气质吧？读英校那个头总是昂得比较高，读华校的比较谦卑，常常垂低视线？他特别喜欢念菊！两姐妹走过河畔，他在帮爸爸捡葱头，视线总瞄在念菊身上！他喜欢念菊，就喜欢上了，说不出原由。有一次，孪生姐妹又在河畔走过，顽童恶作剧，尾随在后，不断逗弄她们。她们不理睬。顽童却出其不意攫走念菊的帽子，丢入河里！念菊眼巴巴望着美丽的帽子随水飘走了，伤心得想哭，此刻，冷不防一个瘦小的身影飞身入河，奋力泳向河的下游，终于抓住了那顶帽子。岸上围观的人，都惊讶这个小孩的泳术，怎么那么精湛？水生湿淋淋爬上石阶，把帽子还给念菊。

“谢谢你…”

水生腼腆笑着，抹抹湿漉漉的脸。
 他永远忘不了，念菊的那个微笑…

(4)

“你想知道念菊的近况吗？”

望桦打开手提电脑的一个档案。在荧屏显现的，是一幅幅照片，全是念菊的照片！从6岁穿着校服，戴着帽子开始；跟着是7岁，抱着洋娃娃，含羞微笑。8岁9岁10岁…顺序着，每一年一幅，仿佛岁月的轨迹，从童稚，变成青涩少女，再成为亭亭玉立的大学女生。

望桦每掀开新的一幅照片，都难掩兴奋地讲述：

“这是念菊15岁的样子，她在练习书法…这是16岁，她学古筝，似模似样吧？这是17岁，爬上万里长城的英姿。这是18岁，参加诗歌朗诵比赛留影。这是19岁，在天安门广场留影。天安门，你懂吧？89

年，六四的时候，学生们蜂拥而走上广场，反官倒，反贪污腐败…哦哦，那年，念菊才15岁。”

水生看清楚了念菊的照片，诧异反应。

“教授，怎么…这些照片，都是画的呀？”

“跟真的一样嘛，我画了，全保存在磁盘里。”

“她在北京念书啊，怎么…你从来不带她回来呢？”

“有啊，带她回来好几趟，跟你遇不上啊。”

“我…我真的很想见见她，十多年不见了…她真的是你电脑画面里的样子啊？一百巴仙一样吗？她真的很有气质，跟她姐姐越来越不同了…我有次遇见她姐姐，改了个洋名，叫作什么 STELLA…还染了头发。喔…我看，我要开始存钱了，一个月存一些，努力工作！哦…教授，去北京的机票要多少钱啊？”

“不贵，几百块就有了…你目前在干什么？”

“老样子啊，在河畔的一家海味行扛货…还有，晚上帮朋友驾水上德士，载载游客兜风。没办法啦，跟爸爸一样，生来头脑钝，念书不行，只好勤劳些咯。我爸爸说，我爷爷是南方的移民，说是那个什么…什么基因不好，做不了精英，只好做估俚咯！做估俚就做估俚嘛，都做精英，谁扫垃圾？谁建高楼？你几时想游船河，打个电话，我随传随到，载你们兜风，不收钱的。”

“阿水…我知道你喜欢念菊，但是…”

“但是什么？”

“你们自6岁开始，就没再见过面，又没有通信…”

“喜欢就喜欢了，有什么关系，放在心里，就行了，拜拜。”

(5)

隔天，阳光温煦。望桦又来乘船游新加

坡河。

水生在海味铺前扛货进店里，刚刚卸完货，突然望见望桦的背影，身边似乎陪伴着一位少女，还有他前妻 ELIZABETH。水生乍见少女的背影，惊喜，抹汗，飞奔追了上去！边招手呼唤：“念菊…念菊…”

少女回头，乍见，似他昨天见过的电脑画像。

慑人的美丽。像虚拟的美女，完美无瑕。但发型不同，神情有异。他僵住了，他愣愣地注视着少女，敏锐的直觉，他清楚，这不是念菊，而是 STELLA！STELLA 也很美，但头发染了金黄色。眼神有种迷惘、懒洋洋、不屑、凡事不在乎。STELLA 在国外生活，念洋书，她与受到中华文化熏陶的念菊，简直越大，差距越大，越不像是孪生姐妹了。

水生怅然地看着 STELLA 随望桦他们上船。

船开走，切开粼粼波光，驶向河的上游…

水生有点郁闷的，若有所失顿坐在河畔石阶上。他想起念菊来河畔，偷偷塞给他一只纸扎的蚱蜢的情景。念菊是来向他道谢的，谢谢他奋不顾身跃下河，帮她抬起那顶帽子。他感到惊异，原来念菊天赋有摺纸的本领，不管什么纸张落在她手里，不消一会儿，她就能摺出各种的动物或昆虫的形状来。

但跟随而来的 STELLA，却把念菊扯走！

“不准你跟他在一起…”

“为什么？他是个好人，帮了我拾帽子…”

“拾帽子，又怎样？住河边的，都是估俚的孩子，没出息的。”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

“是我英文老师说的…”

水生郁郁顿坐石阶上，乍见孤独海鹰自河口掠过。

突然间，他望见船正掉转回头，船上似乎发生剧烈争吵。STELLA 对父母亲，大声

用英语说：“我再也不要参加什么…什么…认识新加坡历史活动了，有什么意义？我又不是新加坡人，知道新加坡河源头在哪里，重要吗？”

望桦：“好好，你可以不游了，最后一趟，OK？”

ELIZABETH（英语）：“至少走完全程，不要半途而废。”

STELLA（英语）：“你是不是不愿放过任何指责我的机会？”

ELIZABETH（英语）：“什么呀？我指责了你吗？”

STELLA（英语）：“还说没有？我已经20岁了，我有自己的选择，OK？为什么不可以毁约？我兴趣改变了，奖学金，钱而已嘛，不是一份刑罚，不是坐牢，OK？还有…爷爷是担保人，我知道，你赔他钱，不就行了？我觉得我没有错，你们为什么一直指责我？我有自己的人生，我知道怎么安排，即使失败了，我会自己面对…你们放过我吧，OK？”

船还没靠岸，STELLA 已跳了上去！

留下望桦跟前妻楞在那儿，沮丧、不知所措。

水生想上前找望桦，但迟疑一下，强忍住了。

STELLA 刚刚上岸，把风衣兜在肩上，迳自点燃一根烟，抽着。擦过阿水身边，冷眼也不睨阿水一下！来到驳船码头酒廊前，已见一个背包旅行的洋人青年过来兜搭。两人叽叽咕咕说了一轮什么。洋人说了笑话，逗得 STELLA 咯咯笑，两人我行我素，揽背搭肩走远。水生一直冷眼旁观。

“STELLA…怎么变成这个样子？”望桦感慨。

“毁约的事，不要告诉爷爷，不然他准气死！”

“回去吧…至少，我们还有念菊…”

(6)

夜幕笼罩，波光粼粼幻作七彩的碎玻

璃。

水生仍然在河畔溜达，他思念着念菊，碎玻璃中，哪一块藏匿着念菊的情影？他经过驳船码头一家酒廊外，强劲的音乐隐约传了出来！楼梯口，一双双搂着亲吻，放浪形骸，随音乐摆动身子的男女酒客！染着五颜六色头发的酒客，经过某男女身边，趁机抚摸女客的臀部。女客尖叫，洋人揪住酒客，推倒他，滚落了楼梯，撞翻了楼下的桌台！杯子、碗碟、酒瓶破碎，洒满地。恶斗掀起了，洋人甩酒杯、酒客纠众，混战起来。水生赫然发现，那个女客，竟然是 STELLA！她似乎嗑了药，迷迷糊糊，被卷入酒瓶椅凳纷飞之中。STELLA 踉踉跄跄，被一记酒瓶打中，痛叫，捂着淌血的额头。水生突然出现，身手敏捷，抓了椅凳，击退了醉酒闹事的酒客。一把扯走 STELLA。

水生把 STELLA 带到河畔石阶处…

STELLA 酒醉未醒，加上药力发作，浑浑噩噩，胡言乱语，软倒在石阶上，不断作呕。吐出的全是黏黏的痰液与酒泡。水生看她平复一些，递给她手帕，本想让她包扎伤口，她攥过手帕，却把鼻涕全捻在手帕上！

水生忍不住问：“你怎么会搞成这样子的？”

STELLA（英语）：“你管我？”

水生：“那个…洋人，是你男朋友？”

STELLA（英语）：“谁管？”

“你妹妹呢？她好吗？”

“妹妹？你是说念菊？根本没有念菊…哈哈…哈哈…”她疯疯癫癫的，站起来，手舞足蹈。“没有念菊…根本没有念菊…你做什么白日梦？根本没有念菊…她早就死了…6岁那年，就死了，她死了…只有我活着。（英语）活着真乏味啊，真的痛苦啊…为什么死的不是我呢？为什么…为什么？…”

“死了？念菊死了？”水生失笑。“我才不会相信你说的，你吃了迷幻药，又喝醉

了，疯疯癫癫，乱讲话，对吗？念菊怎么会死？你爸爸给我看她的画像，她学古筝、学书法、上大学，爬万里长城…她怎么可能死了？”

STELLA 已瘫躺在石阶上，似睡着了。

(7)

望桦打开电脑档案…

仍然是念菊的画像，一幅幅，顺序着，从6岁开始。纯美、婉约、含羞、善良的念菊。学书法时的专注、弹奏古筝时的从容、朗诵诗歌时的顾盼自若、攀上万里长城时的英姿飒爽…她活脱脱，像盛唐的才女，恰似中华文化的化身。她是他梦寐以求，倾注了心血，培育出来，继承中华文化的新一代啊！

望桦一幅接着一幅，观赏着。

在转页时，骤地，映象中念菊的脸，突然虚化，慢慢清淡…他赶忙按键，但病毒已侵入电脑，整个档案被袭击侵蚀，化为碎片，一片一片慢慢掉落，消失在荧光屏处。他不断按键盘，希望能挽救，但徒然了，只能眼巴巴看着念菊从6岁开始一直到20岁的每一张脸，都破碎了、断裂了、不见了。

他发狂般的拍打着电脑，呼喊着：

“不见了，不见了，怎么都不见了！”

前妻 ELIZABETH 跑了进来。

“怎么回事啊？”

“不见了，念菊不见了呀…”

终于，最后一幅念菊，站在天安门广场前的念菊，也慢慢崩解！

ELIZABETH 抓住歇斯底里的望桦。“你冷静点，好吗？冷静点啊…都这么多年了，你还是放不下…念菊已经死了，她在6岁的时候，已经死了啊，你不要老是活在你虚拟的世界里啊…你忘了吗？女儿是孪生的，是一对的，念菊死了，我们还拥有 STELLA，望桦…望桦…你听到我说什么吗？”

望桦怔怔望着荧光屏，断层的记忆衔接回来了…

已离婚的望桦与 ELIZABETH 很重视每个月一次的相聚。他带着念菊，而前妻带着 STELLA，通常去游船河，观赏歌剧，或者到飞禽公园去走走，让这对孪生姐妹有个相聚的机会。两个孪生姐妹，在父母各自的照顾下，受不同的教育，读不同的书，显然产生一些性格上的差异。嗜好也不同。他们坐在船上，望桦讲述新加坡河的历史，念菊耐心听，STELLA 却心不在焉，老是打岔。回程时，船航向新加坡河口。途中，STELLA 逗念菊讲话。念菊却闲静地捧着唐诗，在读。STELLA 生气念菊不理睬她，突然恶作剧，攫过念菊的唐诗，丢进河里！念菊哭了起来，与 STELLA 拉扯，两人竟然失去平衡，一起滚跌进河里！

船仍然泊泊而行，ELIZABETH 惊慌，急忙唤船夫把船停下。

而望桦却毫不犹豫，已纵身跃下河里。他不善泳。但为了救两姐妹，边呼唤她们名字，边努力游向她们…滚滚浊流，把她们冲往下游！他精疲力竭，终于游近了一人，她是 STELLA？还是念菊？他分不清楚两姐妹，都一样脸孔？一样的呼救声音，对不对？不管是姐姐还是妹妹，他都得救，对不对？都是他的生命，都那么重要…可偏偏，他只来得及攫住一人，另一人已随即被滚滚浊流吞灭！他只能救得一个啊！他没有得选择啊，只能抓住奄奄一息的一个，而让另一个溺死在恶流里。是上天的恶作剧吗？在医院救醒了女儿的时候，ELIZABETH 才含泪告诉他，被他救起的是 STELLA！

“念菊…念菊啊…我的女儿呀…”

他所虚拟的念菊最后一幅脸，终于崩解完，在荧光屏上完全消失了。

他的中华文化继承的梦，他的盛唐才女，他的所有期盼，都成空了。

原来，他一直活在自己“虚拟”的世界里。在 1980 年，在“南大”被关闭的同一

年，他的女儿曾念菊。早已溺死在新加坡河中了！再也不存在了！他终于震醒了，怆然回到了现实！他茫然地，瘫坐在电脑前，望着一无所有的空白荧光屏，他终于彻底崩溃地趴在电脑前，号啕大哭。

(8)

晨曦初露，河畔遗留下狼藉的酒瓶与残羹。

乌鸦与雀鸟在飞舞觅食，清道夫在清理城市的呕吐物。

水生也茫茫然望着悠悠河水…没有霓虹灯，没有河面上虚幻七彩碎玻璃的倒影，念菊的情影消失了。不远的石阶上。蹲在那儿呕吐完，刚刚清醒的念如——STELLA，一头染得金黄的头发，纹身、耳环、锐气、嗑药，过早的消耗的生命，还有被药物晕染得迷惘的瞳孔——为什么当初被溺死的不是她？

水生突然解开衣服，飞身跃进河里，快速地泳进。

他在寻找念菊不存在的身影与那顶帽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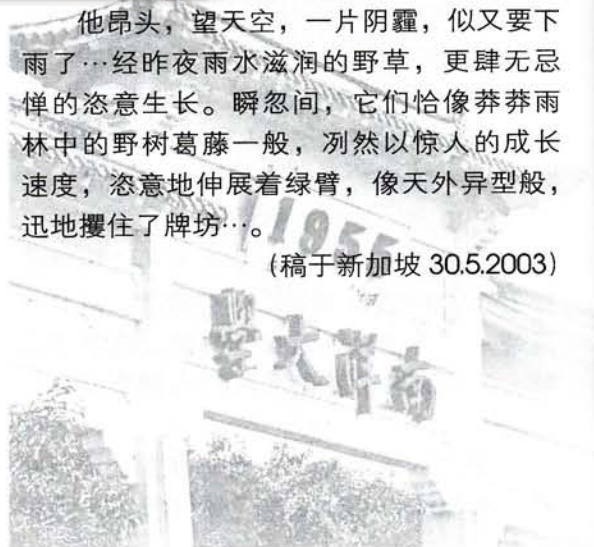
x x x

南大牌坊前。牌匾刻写着：1955。南洋大学。

望桦仍然蹲在那儿拔草…

他昂头，望天空，一片阴霾，似又要下雨了…经昨夜雨水滋润的野草，更肆无忌惮的恣意生长。瞬间间，它们恰像莽莽雨林中的野树葛藤一般，冽然以惊人的成长速度，恣意地伸展着绿臂，像天外异型般，迅地攫住了牌坊…。

(稿于新加坡 30.5.2003)



盼妻子越轨



阿鹏和晶晶好得不能再好的时候，仍没能越过“三八线”。原因是阿鹏一到关键时刻就掉链子，说不行不行，再往前走，就对不起莲莲了。于是，绷紧的弓马上松弛，待扣的枪机立即上了保险，欲喷的火山终于被压了下去。

莲莲是他的妻子。他们从小青梅竹马，从懂事到结婚、生子，是人人夸赞的好夫妻。莲莲待阿鹏，都超过了母亲对孩子。吃饭，阿鹏有事回不来，宁愿热了凉，凉了再热，饭菜都热烂了，莲莲都不动一口；睡觉，像看护小宝宝，热天记着开电扇、关电扇，冷天，一夜看几次，生怕阿鹏蹬了被子，受了凉。平时，对阿鹏更是关心有加，洗好的衣服烫平叠整齐，放在他的枕边；出差紧着往他口袋里装钱，还一再叮咛，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没我在身边，记着自己照顾好自己；逢年过节，提前就把孝敬公婆的礼品送去，还一个劲地问他们够不够，还差什么。喜得阿鹏父母见人就夸，说几辈子修来的福，阿鹏娶了个天底下难寻的好媳妇。

像吃多了糖，喝多了蜜，阿鹏躺在糖窝蜜罐里，都有些甜腻了。他甚至希望莲莲给他发发脾气，使使性子，他心里才舒服。尤其晶晶闯进他的生活，使他尝到另一种爱的滋味时，他不知所措了。他千百次想不顾一切扑进晶晶的怀抱，又千百次在心里打败了自己，退了回来。莲莲对他太好了，一千个好，一万个好，除了好，找不出半个坏字来。他怎能办对不起她的事呢！

为此，他遭到晶晶多次戏骂，骂他是个二异子，不是个正常男人。他就时常夜里失眠，心里盼莲莲越轨，办点对不起他的事

儿，他就能和晶晶顺理成章走到一起了。

机会终于来了，有一天，莲莲没有按时下班，也没有给他打手机，他就去迎接她，无意中见她同她的上司单独进了一个宾馆，直到深夜才回来。当他问她干啥去来时，她没好气地说，我想干啥就干啥，用不着你管！阿鹏第一次心里滴血了，又第一次心花怒放了。好你个莲莲，你有初一，我就有十五。他就同晶晶走到了一起，云山雾雨，两个人融化了，升腾了。阿鹏再次体会到了新婚的味道。

然而，好景不长，他无意中发现了莲莲的日记，有一则写道：“一个英国人说：什么是爱情？两个灵魂，一个身体；什么是友情？两个身体，一个灵魂。我和阿鹏是两个灵魂一个身体吗？我说不清。但说真心话，我全身每个细胞都是爱他的。可阿鹏爱我吗？我也说不准。隐约中，我感到他另有所爱。有一次为他洗衣服时，发现他口袋里有一个漂亮的陌生女人照片。是他的错？还是我的错？如果他能找到另一个真心爱他的人，我宁愿忍痛割爱，成全他们。生活中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阿木（莲莲的上司）爱我多年了，可我不爱他，同他充其量是友情。今天和他一起吃饭，一是给他个面子，因他多次邀我，我都没答应。二是我在无奈中演得戏，如果我的戏能使阿鹏找到另一种快乐，我情愿扮演我不喜欢的角色！”

阿鹏顿时泪流满面。他再同晶晶在一起时，就没了激情。并再次让晶晶骂他是个骡子。

从此，阿鹏同莲莲和好如初。

恐怖份子

◆ 择浩 (新加坡)

自从恐怖份子发动跳蚤似的袭击，全世界都陷入不安的局面。这一天，人肉炸弹在某个繁华的街道被引爆之后，组织首脑招集属下头目，在秘密的地点开庆功宴，他们围聚圆桌，煮酒论英雄。

“哈哈，炸死了一百八十九条人命，再一次证明我们的力量，让世人尝尝血祭的滋味。”首脑说。

众小头目全神注视着得意扬扬的首脑，分析他今日的心情。只见他摸着长长的山羊胡子，沉醉于胜利中。过了许久，盲脑转向一旁的小胡子：

“好！你来谈谈这次的成功经验，让大家学习学习。”

“唔！唔！”小胡子清着喉头，列出事件的挑战性：“哦……我们对地点的选择考虑了许久，因为各国都有了防备，不易下手。比如说，我们在人多的地点放置炸弹包裹，他们就教导人们如何举报。他们添购新配备，设立防化系统，说真的，这一次……还是利用传统的手法，趁着人潮涌挤的周末，我们的弟兄载着两公斤的炸药，冲进旅店……。”小头目激动的讲着。

“干得好！重重的打击了他们的旅游业，经济和信心，使富裕国家不敢太过狂妄。”首脑拍手欢呼，接着举起杯子，大口的喝着。

“那……死了百多人……啊……哈哈！真是花生米。”另一个尖脸猥琐的小头目发言了：“大家该记得戏剧性的911事件吧，



我设计‘以其人之配备，攻击其人之身’，死伤数千人，才是历史上的壮举……。”说着，他望向首脑欢悦的脸。

“喂，喂！可别忘了巴厘岛。”有人拍着桌面，响声如雷贯耳：

“我组在敌人沉醉於歌舞升平中下手，将他们炸个措手不及，更显示了我们的耐性和机智。”

首脑听着，因为他的下属都能干凶狠而开心，还哈哈的笑起来。

“哈哈！你们只顾吹嘘，到底谁才是真正的英雄。”一个矮小而结实的头目叫着：“要知道，在敌人建立‘合纵联横’，沉迷在主办世运会狂欢的当儿，伦敦地铁一爆，增强了我们的声望，也让世人清醒，我们是不好惹的。”他激动地讲着。

“好了！好了！别争了。”其中一个头目比着安静的手势。

“若是富国以怀柔政策，对我们多关心，将发展武器的资金用来支持第三世界，我们的组织可能会瓦解。”他以担心，又带着期望的口吻说。

“说真的，世人已经反感，有人骂我们是缩头缩尾的鼠辈。”他说：“况且，每次都要死伤好些弟兄。”他的发言，引来会议者的注意。

“那有什么办法，他们以子弹对付我们，我们就得心狠手辣，以牙还牙。”首脑比着拳头。

“这样再争下去，也难分出谁是英雄，

告诉大家一件喜事……”尖脸猥琐的头目迎着笑脸：“我团最近研制了一种化学物质，它易於布置，能对人体器官造成严重破坏。哈！这一回，先进国将穷於应付了。”他握着拳头，在讲到“穷於应付”四个字时，还加强了语调，拍着桌子。

“我团已做过试验，正想带各位去见识见识。谁是英雄，看看接下来的日子，谁对世界造成最大的恐慌，不就分晓了吗！”

会议结束后，恐怖份子装扮成平民，混入市区的一所医院。他们找了许久，都没有发现中毒伤亡的群体。

“是……信息传递的错误。”样貌猥琐的小头目说。其他与会者则掩着嘴，露出嘲笑的表情。

最终，他们站在一间病房外，只见病床上躺着许多奄奄一息的病人，内里无数着白衣、带上口罩手套的医务人员，小心翼翼地检视着病人的履历。

首脑和众头目没有防毒配套，都担心被感染，正当他们争先恐后的准备离开，病房里却传来了微弱的讨论声。

“这群苟延残喘的，都中了禽流感感……专家预测，全球将会有740万人死亡。”

“看，人类太过注意卫生，抵抗力都被削弱了。”医生指着眼前的病人道：“患皮疹，呕吐的病人，是中了骨痛热症。本星期有五百多宗病例，袭击者是伊蚊。”

恐怖组织头脑对望着，抹着额头的汗。

（写于2005年9月30日）

疑云

勤明从校车跳下，抛下书包，冲入房间，蹲在床旮旯，不停哭泣。

勤明的妈真妮，听到校车声，知道孩子回来，从厨房走出来，可是却见不到勤明，她有点奇异的叫道：“明…明明……。”因为，孩子从来也没有过这样动作。

勤明蹲躲在床旮旯，不理睬妈的叫唤，不断在抽泣。

这个时候，真妮急忙推开房门，见到孩子哭成一团，刻即冲上前，把孩子紧紧抱在怀里，轻声的说：“你为什么哭？是给老师打吗？”

勤明虽然倒在妈的怀抱，可是，还是不断在抽咽。

“老师打你，同学欺负你，你不用怕，妈会保护你的。”真妮不断轻摸着孩子的头，孩子仍不说话，只在哭泣。这时真妮急得额头在冒汗，手有点颤抖，她不知如何是好，还是低声的问道：“明明呵！你为什么不说话，妈会保护你，爱你的。”这话一出，孩子更是开口大哭起来，真妮惊慌摸着孩子的头和身，但是都不觉得他是有病，於是又问道：“是肚子痛吗？”

勤明仍然不作声，不停在抽咽；真妮这时真的惊慌起来，因为丈夫还在公司，亲人又远在檳城，左邻右舍，平时没有交往，她顿时像是陷入孤立，求救无路，她拨电给丈夫，电话一直接不通，忽然想起孩子同学的妈丽群，於是摇电求助，不一会丽群就来到。

“他在房子里，不肯说一句话，一直哭个不停。”真妮禁不住眼泪掉了下来。

“真妮，你不要进去，我进去看看。”丽群是幼稚园的老师，对小孩子的性格会比较清楚。

（文转第46版▶▶）



读《生命如河流》 随笔

作者邱依虹女士说：“我是属于 80 年代间新加坡经济起飞，对政治冷感的那一代。我完全不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也从来没有兴趣去了解。

“学校的历史课是为应付考试而设。我们要背一连串毫无意义的日期和人名。书里讲述的是一堆看起来和自己毫不相干的事。对历史课只感到枯燥乏味，对它是又恨又怕，想不出读它的意义。

“可是自从认识了这十六位女性后，我对历史的厌恶彻底改变过来了。因为透过她们那有血有肉的生命故事，我得以重新认识我的国家的历史，也即是我的历史，历史突然变活了，变得更加真实了！”

我想，这大概也就是为什么她后来竟然成了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亚洲女性口述历史学’的博士研究生。

这是一部根据访谈的录音、笔记甚至对受访者的肢体语言所留下的印象而执笔的传记文集。因此，叙述过程不时出现颠倒或重复，甚至有些跳脱之处，令读者不得不自行揣摩索解。但也唯其如此，更显出采访工作的困难，以及受访者那一言难尽

的生命经历。

有些受访者也许碍于文化水平，对于自己内心感情的表达，遣词用字也不时出现有欠精准之处。但也唯其如此，更能说明其人的纯朴率真。

作者说，在访谈过程中，她不时得按对方要求关上录音机。整理好的文稿，也得经过有关者审查，并删除她们感到不安或说有所顾虑的部份。这本书不但是她花了五年时间，在泰国三个偏远的村庄居留与往返的采访结果。中文版更是经过许多人的‘协助’，五易其稿方才得以出版。尽管如此，读者还是不难看出那阴暗的另一面。但无论如何，她们到底以自己的坚毅，无视一切险阻，在那深山老林中，各自开创了一道属于自己的生命奔流。

书前对于‘和平村’那四十多页概括性的介绍，这里且按下不提，单就这十六位可敬的女性的人生经历试加转述。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并尽量避免引用原著的字句，以示一己的真情实感。我生来不喜欢随意贬损他人，也不喜欢胡乱称颂什么伟人或什么英雄豪杰。这篇随笔写来可能无

(◀◀文接第 45 版)

“勤明，我是国光的妈妈。”丽群轻轻拍着他的肩，然后又说：“勤明，明天要去上学吗？”

“我怕，我不要上学。”勤明终于开口了，小手颤抖的搓着红红的眼睛。

“不用怕，有什么事告诉安娣。”丽群又轻轻拍着他的小肩膀。

“安娣，死了是不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是吗？”一个八岁的孩子就说出这样的话，令丽群感到一阵的惊疑，轻声的问道：“为什么会想到死呢？”

“爸不爱我，妈也不会爱我！”勤明又紧紧抽咽起来。

“爸妈没有不爱你呵！”丽群更是一阵疑云。

“爸妈只要我读书全考 A，考不到就不爱我。”勤明说完，又是放声哭起来。

丽群摸着孩子的头，惊然想起儿子国光，自己何曾不是也这样要求儿子，她忽然一阵惊乱、迷茫，紧紧抱着勤明，像搂住着自己的孩子一样……

法尽如人意，还望读者诸君包涵。

按原著排列，第一位人物是出生在泰南一个非常偏僻的小村子的‘阿探’。她原名奔佳·金柏，属于马来族。由于家贫，她只接受过一年的泰文学校教育。父亲常常打她，总是把生活上的痛苦发泄在她身上。十四岁便把她嫁给一个比她年长十一岁的同村无赖，并养下了一个孩子。由于自己年纪太轻，不懂得照顾，孩子不满周岁便死了。她的丈夫比父亲还要凶，动不动对她拳打脚踢，甚至威胁要杀了她。由于忍无可忍，便起而反抗，提出分手之议，而逼使为夫者略为收敛恶行。后来马共到了村里，伸出亲善之手。大家都帮他们买东西，接受他们的思想教育。但不久便传说敌人已经知道他们所作所为，她夫妻俩料必受逮，而且肯定会被处决或放在油桶里活活烧死。她的父亲因此催促她俩赶快上队。

最初，她俩干的是民运工作，为夫者吃不起苦想逃跑，并威胁她务必跟随。她不想背叛，因而痛苦难遣。就在那时，突然一阵狂风，打下了许多树木的枝干，丈夫就这样被砸烂了脑袋。至此，她虽孑然一身，但却好像放下了重担，顿感轻松与自



由。

她终于又和一位年纪更大的马来亚籍华人结合。他们在山里生下了一个女儿，依例送到外面给人抚养，至今未曾见面。和平后，他们又生了一个男儿，现在已经十多岁，在求学中。她自己也在丈夫的教导下，早晚勤加学习，如今不但能阅读报章，也能以马来文写作，甚至做诗 (sajak)。思想与眼界也开阔多了，与参加马共部队之前的见识已不可同日而语。她说也许大家都不相信，那时她甚至不知道泰国南面的马来亚也有马来人。

她在部队里，继民运之后的主要工作任务是布设地雷，有时一次须得埋下两三百颗之多。这是一项非常危险的工作，但她细心谨慎，自始至终不曾出过什么岔子。由于她后来的这位华裔丈夫是个医生，她也跟着学医，并负起救护工作。现在在和平村里，偶尔也给同志们做些医疗工作，中医的针灸和西医的注射兼而有之。当然，生活费的来源，主要还是来自种植与割橡胶。

从一个无知无识备受欺凌的小女孩，到成为马共的党员与战斗员，以至今天的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的生活渠道，可说自然天成。她的可敬处，我个人认为是她的坚苦卓绝，始终不变的生活信念，与那些



林观英



阿探与儿子



朱宁



朱宁

时而共产主义时而伊斯兰的同袍截然不同。

在这十六位受访者当中，年纪最大资历最深的是党主要领导单汝洪夫人，林观英女士。她说她小时候健康欠佳。看来是艰苦的生活锻炼，改变了她的体质。今年虽然已经八十二高龄，头脑仍然灵敏，侃侃而谈，不见疲态。

当日本侵华时，她虽然只有十三四岁，但已经参加了卖花筹赈救国的活动。十八岁时更成了马共的地下活跃份子。她说她参加共产党是很自然的事，因为她清楚地看到人民贫穷的原因，女性备受封建礼教迫害的事实。凭直觉，唯有共产主义制度社会，才能改变她们的命运。这跟许多知识份子的经过有关理论的教导或有关理想的感召而走向革命之途的情况不同。

一家兄妹五人，除了她自己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参加了革命工作。她的家自然而然地成了党组织的秘密交通站。她的母亲虽非成员，但也悉心照料来自各州的同志。

结婚之后，更与丈夫缔造了一个‘革命之家’，他俩因为形势所迫，加上治病的需要，先后分别北上，经香港到中国北京等地。他俩直到党与马泰政府签署和约之前，都不曾长久在一起生活过，五个儿女的出生地各不相同。一个在芙蓉一个在香港三个在北京。儿女们都在中国接受医学、通讯、军事指挥等各种训练，然后回到泰马边境来。不过以上这些细节，她似乎不曾向作者邱女士透露。看来，她不是一个喜欢炫耀的人。

她始终认定，共产主义社会才是最好的社会制度，对于中国今天的情况有些担心。访谈中有这么一段话：“我到和平村定居之后，曾经回去中国两次。现在的中国跟我以前所认识的有很大的分别。我去看医生，接受治疗，以前是免费的，但是现在要有钱才能住院。即使高干，今天也没有豁免收费的特权。解放初期，人民有钱没

钱，都会得到医疗照顾，但现在，一个人如果没钱，就是在门外快要死了，也不会得到治疗……”

第三篇写的是1937年生于吉打武吉如嫩的陈秀珠。她在中国原有五个从未见面的兄姐，但在专制的祖母的压迫下，先后死去。她是母亲南来寻夫，再生下的另外五个儿女当中的老三。她之所以走上革命的道路，近因当然是出于生活环境所迫，远因是那身受封建遗毒之害的祖母的刺激所致。

她的大哥参加了游击队，英政府当局用尽办法压迫她的家人劝诱她的哥哥出来投降。由于徒劳无功，便把她的父母、姐姐和妹夫以及弟妹扣押起来，最后则递解出境到中国去。她笑说她幸好腿长，走得快而及时上队。

陈秀珠可以说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有志青年男女投奔革命的典型例子。此后在部队里战斗图存的艰辛历程，今天大家都耳熟能详，无需赘述了。

秀珠说她无怨无悔，根本没想到党会有和政府达致和解的一天。唯一的遗憾是：父亲竟于1968年在家乡惠来饿死，母亲虽然活到九十高龄，也仍然没有见到马来亚的解放。

不过我想，当她回首自己这半个世纪来的生活经历时，应该会深感骄傲，什么风雨险阻、飞机火炮，始终没能把她打倒。

读完第四个人物朱宁的有关记述，脑子里自然而然地浮现了曾经拍成电影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小说的种种情节。不论是从朱宁自己所提供的照片，还是作者依虹的介绍文字，都清楚显示了其生命的成长，前后判若两人。

她不讳言自己过去的胆小软弱，竟然在十五岁的妙龄，嫁给了自己不喜欢的男人。虽然明知山有虎，也不敢违抗家婆的安排，摸黑去割橡胶。后来因为接触了共产党，丈夫被驱逐出境，自己竟带着四个儿女投

奔共产党。这多少有点出于无奈的况味。

她生于1931年，三十六岁时进入马共部队。跟其他的人一样，先是被安插在民运组织。这是最辛苦最危险的单位。既要翻山越岭去背粮，而且随时随地面对敌人的伏击。两年后，她被调到机关队三个月，然后再被调到南下的突击队里，负责炊事。每天凌晨两点钟便起身洗切蔬菜，为五六十人的队伍预备早饭。晚餐则在下午四五点开始准备，饭后的清洁工作，往往要到午夜十一二点才能做好。行军时，炉子灶头等各种笨重的工具和器皿都得带在身上，她因此一直觉得疲累不堪。

她见过被枪伤的大象的震怒，也遇过老虎和大黑熊，更被眼镜蛇咬过。她也曾经为掩护队伍走过所留下的痕迹的所谓‘扫路’而掉队，一直有惊无险。但意外的事，到底还是发生了。在一次背粮的路上，她发觉似乎不久前有人曾经走过那里。她因此建议转移，可是队长不听，认为那可能只是什么兽类造成的痕迹。不但如此，还派她去放哨。结果他们遇上了政府军，一场火拼于焉发生。在战斗中，她为了捡回丢下的背包，被敌人打中了臂膀。因为在行军中，不能及时治疗，伤臂发黑腐烂而至于生虫。最后当然只好加以截除。

由于少了一只手，再也不能当厨子，便被派负责管理部队同志的零用钱。工作虽然复杂繁琐，但一千十七年。其他如背粮、放哨、养猪养鸡等工作，照样不落人后。

朱宁说：“现在我已经是个曾祖母了，我的子女和媳妇都不用帮我洗衣服，我自己来，我用脚踩，在干净的浴室地板上用脚揉衣服，然后用好的左臂冲洗干净。……我仍然坚持到我们的园地去工作。那不但是是一种运动，又可以维持生计。工作的日子很快过。我每天到芭场做些什么呢？割草呀、拔草呀。哎呀，草长得很快呢，长得满山都是，又高又多。不管晴天雨天，月大月小，我每天都工作，避免胡思乱想。同志们的结论是：我是个铁娘子！我想我的刻苦是生活锻炼出来的。”

朱宁很厚道，对于弄权或性情乖张的干部，并没有什么责备的话，只道是‘树大有枯枝’。

第五位人物是朱宁生于1949年的女儿翠虹。她说当年深受马共为‘重整旗鼓’而在勿洞展开的文娱活动所吸引，诸如唱歌、跳舞的练习与演出以及篮球比赛的举办等。她因此要求母亲带她一起投奔马共部队。这与其母亲说是为了避免‘饿死’的情况，似乎并不相同。尽管如此，我认为母女俩所说的都是实话。个中道理，实在足堪读者寻味。

翠虹和她的大哥都曾经在‘肃反’事件中，被捆绑押解到泰国边境的营房地下室幽禁和审讯。结果她的大哥被处决，她则遭受批判。待到和约签署后，一切事情都得公开时，有关领导不得



林东



蒙月英



黄雪英



Mak Chu



冯苏琼

不向她们道歉，她的大哥也得到了平反。

‘肃反’之后，她跟母亲一样，被调到南下的突击队，但并未和母亲在一起。她在突击队里待了十年。主要工作是‘交通’，就是运送武器、钞票和日常必需品给霹雳前线的同志。她的爱人何本生是一个杰出的战士。他有很强的方向感，行走快速，被同袍称为‘山精’。夫妻俩因此一直是部队行军时的‘尖兵’。何在一次战斗中负伤顽抗，让爱人和队友得以摆脱敌人的火网，直至不支倒地而后已。

翠虹与何本生曾在山林中生下一个男儿，交由何的大姑抚养。她后来虽然再婚，而且也养下了一个女儿，但对于前夫还是无限怀念和尊敬。不过，时间相隔到底已经超过三十年，良人的音容笑貌，有时似乎也感到有些模糊。

翠虹确实是性情中人，快人快语，毫无城府。她相信共产主义制度的美好世界终有实现的一天。她说“中国现在不是搞得很好么？世界各国能不以中国为榜样？”

也许有人会说翠虹太天真，但我却觉得天真总比世故好。天真者，清楚是人。世故者，却是介于人鬼之间的东西。

第六位人物是1947年生于彭亨文冬的罗月娥，党名罗兰。年幼时住在森美兰的武来岸，看尽英军在当地的横行。直到七岁，方联同一名没有了母亲的堂妹，由身为马共秘密交通员的祖母带到中国。她于是回到了被英殖民地政府递解出境的母亲身边，并在那里接受教育和各种军事训练。她也曾经在越南进行学习，亲身体会过越南人民抗美争取解放的战斗生活。

罗兰不但是一个合格的西医，同时也是一个语言的天才。她有一口无懈可击的京片子，而且能说流利的马来语。甚至曾一度是马共‘革命之声’电台的淡米尔语新闻的播音员。为了革命，她和母亲终于都回到马泰边区来。

她之所以走上革命之路，可以说完全是

英殖民地政府的反共行动造成的。祖父和母亲被递解出境。两个叔叔也为了逃避兵役和政治迫害而双双投奔中国。一个叔父更在园里割橡胶时被英军杀害。允文（曾在《民声报》任职）允武的父亲则在部队里被叛徒出卖而牺牲。月娥说，她们当时的境况，根本就是‘家破人亡’。

月娥表示她最怀念的人是祖母。她说她的祖母看起来是个很普通的老婆婆，但她勇气非凡，平凡中见伟大。她历尽艰辛，为党为革命做过不少危险的工作。她虽然年逾九十才去世，但未能及时在和平之初找到她，和她见一面，实在是人生憾事。其实，祖母和堂妹早已经从中国回到了吉隆坡。

谁说共产党人没有温情！

第七位人物是由外婆养大的林东。她的父母是一对抗日的马共领导干部，于1944年在雪兰莪的原始森林里生下了她。

日本投降，英军重返马来亚，她的父母被党调派到北京。直到十三岁，她才被人带到那里与父母相会。其间的经历与辛酸，听她娓娓道来，令人感同身受。

她先在北京接受中学教育，继而到越南学医。时逢越战，使她有机会见识和参与救治各种战伤。学成回北京实习两年，然后进入马泰边区。

林东快人快语，她说她最大的安慰莫过于成功救回垂死的伤病员的性命，对于党论资排辈的评功制度毫无兴趣。大家为什么走到森林里来，难道是为了那奖赏？她说她全家人都参加革命斗争。她的一个弟弟和两个也曾经在北京学医的妹妹都参加了游击队。比她和弟妹早回边区的双亲，更参加过南下的突击队，而历尽艰辛。

林东叙事有条不紊，而且妙趣横生。对于她在森林中那十多年军医生涯的描述，话中有话，特别值得细读与玩味。

第八位是原居霹雳端洛的赵雅银，组织名枪林。她是受访者当中最年轻的一位，不过也已经是‘知命’之人了。她也有着

与许多前辈相类似的背景。她和最亲近的三哥以及一个姐姐都是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的马来亚民族解放阵线的地下成员，母亲也有一定程度的支持革命的精神倾向。

根据作者的描写，雅银个小说说话轻声细气，但身手矫健精力充沛，背起粮干起活绝不比部队里的男子逊色。她主要的工作是与小组队友按期输送武器粮药等各种军需给南下霹雳的突击队。不过从1974年上队到1989年和解，从不曾与敌军正面交锋过。不过，她说1976年间，地下组织被政府特务渗透而惨遭破坏，她的三哥和三嫂也被捕入狱。这与前霹雳总警长袁悦凌在南洋商报‘言论版’所披露的案情可以说互相吻合。那些被形容为穿着马共制服的警方‘卧底’，应该也有让人一见真面目的一天吧。

雅银不失为性情中人，对于当年离家上山时的心里挣扎也毫不讳言。她说她获得了锻炼，却失去了亲情，尤其对不起年迈的母亲。与初恋情人不告而别（连一张便条都不曾留下）的做法，似乎也觉得未免绝情了一点。她说她现在的丈夫比她年轻十四岁，却孤零零一个人留在和平村里割橡胶，自己为了两女儿的学业竟不得不住在城里。现实如此，心虽戚然，却也无奈。

第九位人物蒙月英是泰籍华人。她的双亲于1942年从中国广西南来，他们在一个夜里抵达勿洞附近的一个小村子，第二天清晨她便出世了。

后来之所以走上革命之路，跟前面受访的各位，情况大同小异，可以说都是受到生活环境的影响。她是家中老大姐，以下还有三个妹妹和一个弟弟，五个人都上山打游击。弟弟后来在运粮时被泰军射杀了。

对于游击队的林中生活，她作了相当全



郭仁鸾



官水莲

面和深入的介绍，应该可以满足一般读者的好奇心。对于她个人的各种遭遇，虽然是轻描淡写的几句，但却使我读后久久不能自己。现在就加以摘录和整理出来，看看读者诸君有什么感想。

“每一天都有同志被指为是敌人派来的间谍，或自己招认是叛徒。我们写了好多报告，有的没的，都要写。他们要我们解释为什么要上队？我们曾经偷偷的做过些什么违背党的事？敌人还叫我们做过一些什么事，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但事实上，我们很多人都不是敌人派来的，有什么可写呢？我是在生产后的第八天被拖去审问的。我开始有了

偏头痛，幸好当林东和其他医生来到后，他们不停地为我针灸、打针，我才慢慢地康复。我有差不多半年的时间需要接受医疗。

“他们指控我的丈夫影响我。我之所以能逃出生天，是因为我学别人怎么做。有一个同志招认了，其他同志就跟着招认。有同志说他上队是为了杀死那些领导，因为他坦白，就被原谅了，我就依样画葫芦。领导告诉我们，要是有人肯承认犯错，就不会受罚，这是我们求生的唯一方法。其实，我心里真的很不愿意，满怀的不高兴。我们被逼承认没有犯过的错误。

“这件事发生后，不管工作也好，行军也好，大家都默不作声，没有人敢提起这件事。直到后来党与马泰政府和解了，这件事才得以公开。有关领导不得不给予受害者平反。

“但我的丈夫并没有被平反，领导一直坚持说他是被派来渗透我们的。我问他们有什么证据，但他们提不出，老是说他有罪。他带来的一群年青人又勤力又能干，最后整群人都被处决了。

“我认为我的丈夫是无辜的，在我上队之前，已经和他在民运单位里一起工作了两三年。我们合作过不同的工作，我是他的泰语翻译，我对他的背景和家庭情况都很熟悉，直到现在，我仍然相信他不是我们的敌人，我很了解他。”

“他的工作是反间谍，他是我们派去跟敌人谈判的。他的任务是通知泰军，我们的目标只是马来西亚军队，而不是他们。他要说服泰方，使他们相信我们要跟他们和平相处。即使我们遇上对方，也不必开火。”

“我的丈夫比我年长十三岁，他死时我才二十八岁。他可能是马来西亚的怡保人，我已经忘记了。我不知道他的家人在哪儿，我曾叫弟弟去找他的家人，但弟弟找不到。我从没见过他的家人，他被杀时我不在场。这些日子来我不再多想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让过去的过去吧。”

“我跟第二任丈夫结婚时，当时的形势很坏，很紧张。那时，他们不断地派我去突击队。我的任务是打电报，而他是我的主管，我们经常接触。领导叫我们结婚，我们便结了。‘你们成了夫妇，合作会更容易’他们说。我最初不愿意，我还是很想念我的第一任丈夫，他比较爱我，对我很好。”

“我和第二任丈夫没有孩子。”

各位，为什么一向强调正义的人，竟会干下这样的滔天大罪？如果这不是袁悦凌或泰国军方派去的‘卧底’的颠覆工作，也不是任何其他方面（如越共或苏共）的代理在计划夺权，那么，这又该如何解释？

第十篇是介绍1934年出生于玻璃市亚娄的黄雪英。虽然年逾古稀，但脑筋清明，思想深刻。对于她的家庭背景和几十年的战斗生涯，实不是一千几百字写得了的。现在姑且录下一些她的人生感悟，与读者分享。

她说：“我希望今天年轻的一代会觉得我们的经验对他们有用。他们可以认真思考它，评价它，并珍惜它。那么，我四十

一年的游击生命便没有白费。我能坚持到今天，我对自己感到骄傲。我很庆幸我能活到今天。”

“我觉得自己现在所过的生活很写意。今天，我有一间自己的大屋，有卫星电视。我养鸡，有两头狗与我作伴，有菜田，有橡胶园。我读报纸、学泰文、听音乐，唱自己喜欢的歌。不必有男人在身边……”

“穷人也有他们的品行、原则和道德。人穷志不穷……”

“我们在泰国的身份是‘华侨’。我不会因为要回去马来西亚，而向马来西亚政府妥协。我的革命立场坚定，我们的革命历史是不容许被否定的。我曾经向马来西亚政府申请要回乡探亲，但却被拒绝了。清明节的时候，我只好打电话给哥哥和嫂嫂，叫他们代我拜爸爸妈妈。不是我不孝，我是很希望可以到他们坟前，亲自求他们原谅我，但无可奈何，环境不允许我那样做。”

第十一位人物 Ropiah binti Mat Yatin 昵称 Mak Chu，1926年生于彭亨淡马鲁，是马来民族抗英领袖巴哈曼的后裔。

看似老态龙钟，但在回答作者依虹的提问时，那种坚定直截的口吻，却有如在重新宣誓她的斗争决心。她说“我不跟那些同志一样，申请回去马来西亚。我一直以来效忠着党。现在领导既然不走，我当然也要留下来。即使最后死在这儿，我也心甘情愿。反正我的祖先拿督巴哈曼也死在异乡，他是在清迈终老的。”

人到无求品自高。她可以说是一个已尽了天职的革命者，令人打从心底产生敬意。

第十二位人物 Siti Meriyam Binti Idris 也是出生于彭亨淡马鲁，华裔同胞叫她‘阿童’，比 Mak Chu 年轻一岁。她和母亲与华裔社会的人际关系都很好。她的母亲领养了个华族人家的女儿，她自己现在的丈夫马麦也是个华人。

她的第一个丈夫是马来人。因为不能吃苦，在1959年巴当匹乌的战役中他潜逃

了。第二个丈夫也是马来人，但婚姻维持没多久，他就变心了。

至于是否申请回马居住的事，当时他们也曾经思量过。她说她和第一个丈夫所生的一男一女，男的因为意外被食物烫伤喉咙变成哑巴，长大后了娶了个哑女为妻，当时已经有了五个儿女，负担不轻。当她夫妻离家上队时，女儿才九个月大。和解后，这女儿曾经到营地探望她，并给她泰币九千铢买冰箱。这女儿很敬爱她，可是后来却患上癌症死了。至于她后来这位华裔丈夫的归宿，家人认为不是问题，只要他也跟着皈依伊斯兰，一样可以融入马来社会。但经过仔细考虑，最后还是决定留在边区。她说“我们与党领导同甘共苦了几十年，马麦和我实在都舍不得他们。”

第十三人物小花生于中国，长于新加坡。由于父亲与陈嘉庚是朋友，又同为爱国商人，因此在中国抗日时期，他竟动员家中的孩子们做纸花，并叫大家到街上去卖，筹款救国。日军侵入新加坡后，小花更进而参加地下的抗日活动。1944年3月间终被一个姓潘的前领导出卖而入狱。她当时的直属领导叶水环被吊死，她则受尽充当日本走狗的同胞折磨和鞭打。直到1945年5月才被释放。

日本投降后，小花到表哥当社长的《民声报》编辑部资料组工作。报社在吉隆坡，规模很大，单是排字工人便有一百多位。它是马共的机关喉舌，也是当时马来亚影响力最大的报纸。

1947年7月间，父亲因腿疾不能行走，她又回到新加坡照顾父亲。父亲痊愈后，便带她和家人一起回归汕头故里。为了让她升学，1948年1月父亲让她到香港去。她先是参加香港的《文艺生活杂志社》为终身会员，继而透过爱人的关系，接触了共产党在香港的地下人员，并进入大陆，积极参与中国共产党的解放斗争。小花说“我不是马共党员。对我来说，新加坡和中

国都是我的国家。国界对我们这样的人而言，是没有分别的，虽然我在新加坡长大，不过中国的进步发展同样重要。”

她认为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取得辉煌的成就。作者依虹问她，到底爱中国还是新加坡。她回答说两个都爱。她说，当她回到新加坡时，她觉得那是她的国家。回到香港时，她又觉得自己是香港人。现在香港已经回归中国，香港人不也就是中国人。她现在定居香港，是国家的离休干部，可以享受老干部的待遇。

对于最后这一点，我要说“恭喜小花！”留居泰南的战士们可就少了这么一点福气。不过，那么艰苦的日子都熬过来了，恐怕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轻易教她们闻之心动了。

第十四位人物冯苏琼1927年出生于槟城阿也依淡附近的广东路。这是个信奉基督教的大户人家，她的母亲是四姨太，生下她和兄弟姐妹一共六个人。日治时期，她曾学过日文，并先后在中央医院和海军医院当护士，从而窥见日本人在深夜里给奄奄一息的华裔俘虏动手手术做实验的秘密。日本投降后，家中男孩被送去接受英文教育，而女孩则被安排接受华文教育。她就读的福建女校（即今槟华女中），当时虽然色彩极红，但她我行我素，公开参与各种文娱活动。她认定自己的基督徒身份是一种很好的护身符。事实上也是邻居把共产主义思想带入她们家中，跟学校并无直接的关系。

她的祖籍是广东番禺，却曾经在潮人社区当过教师，人际关系很好。她和妹妹都参加了地下活动，甚至在家里印刷地下刊物。她们的母亲，也以她自己的方式，在必要时给以协助。

上队后，她曾经被派往中国学习五年，回来便在电报组工作。对于部队的的生活，她也作了极为详尽的介绍。除了有关纪律、学习内容、行军情况和意外事故之外，也

兼及大自然的奇观。譬如风暴把折断的树木带上空中舞蹈、雷电在营地上辟出一条大道的骇人场景，恐怕都不是我们这些都市人料想得到的。

作者依虹说，党名许宁的这位冯大姐，五十年的革命生涯，多姿多采，足堪写成一部书。此言不虚，欲知细节，各位似非亲自读一读这部《生命如河流》不可。其实，这些生命的成长与奋斗，一个个都可以写成引人入胜的小说或长诗。比如林观英一家人的风云际会，就具备了一部史诗的架构。作者何妨再进一步加以发掘。

第十五位人物是目前在泰南亚拉市当华文老师的林梅。她原名郭仁鸾，来自新加坡，是上个世纪50年代‘中学生联合会’的活跃人物。她对自己的斗争经历的叙述很有条理，充份展现了整个时代的政治变化的脉络。

她说她自幼贫血多病，实在没有想到竟然能够越过诸多艰难险阻活到今天。

1954年她在南侨女子中学念初中三年级时开始参加学生运动。由于家贫，助学金替她支付了大部份的学费，她因此觉得有义务支持全体同学的正义斗争。庄裕珍在皇家山公园被奸杀的事件，引发了‘反黄’运动，进而掀起了反林有福的殖民地傀儡政权的社会运动。‘反对国民服役’便是其中影响社会民心至巨的一项运动。1954年5月13日警察殴打在皇家山总督府请愿的学生，更激励了学生们抗争的决心。他们因此组织了‘全国中学生联合会’，简称‘中学联’。他们要求政府，把强制服兵役的年龄延迟到学成毕业之后。李光耀觑准机会，也出面支持他们。

郭同学是‘中学联’副总务，除了积极负起组织和联系的工作之外，更深入支持学生运动的工会组织，成为工人‘识字班’的指导之一。并在那时加入了‘抗英同盟会’地下组织。从1957年起，她便躲藏在乡区从事耕作，锻炼自己。1963年李光耀

掌握了政权之后，便露出真面目，展开大规模的逮捕行动，对付所有支持他上台的左翼人士。她和同志们不得不撤退到印尼去，准备将来陆续回到马来亚参加武装斗争。但好事多磨，两年后苏哈多推翻了亲共的苏卡诺，实行军法统治，杀了不少人。他们也因此面对生命的威胁，不得不迁移到乡下，开农场养鸡种菜。然而，同志多进出频繁，又因此引起注意和调整。所幸是农场大，实在需要工作人手，而她当时又身怀六甲，看来根本不像是干什么秘密工作的危险人物，而终于逐渐放松了监视。

翌年，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他们虽然身在异国，但也在圈子里掀起了它那无远弗届的效应。她因为接受过比较高的文化教育，平时也比较注意卫生与健康的问题，结果竟被批为‘臭老九’，而在精神上备受压迫，为时长达十年。

林梅说她的丈夫于1966年潜回新加坡，发现情况不对，随时转移到马来西亚。当时他们的女儿只有几个月大，一直由她独自带到五岁，才由组织把她送到中国去。七年后，也就是1977年，她自己带着药瓶子到海南岛去。母女于是见了面。她的工作是照顾一群在那里求学的同志的孩子，愿他们学有所成，回来接革命的班。

党曾经有意送她到马泰边区参加部队，但在中国进行医疗检查时，却过不了测试。其实，从印尼到中国途中，她都一直靠吃止痛药来支持。

接着，她被调到广东梅县，继续其保姆工作。不过这里需要她照顾的只有三个孩子。由于对针灸有浓厚的兴趣，在她的要求下，工作之余她也获准以见习医生的资格，在一家提供中西医服务的医院实习，从而成为孩子们的‘赤脚医生’。

林梅说，她的丈夫于1976年在马来西亚被捕，1989年获释。他俩从分手到重聚相隔将近二十七年。‘臭老九’居然如此坚贞，不知那些思想前进的领导有什么看

法。是否该打入三从四德、封建落后之列？

最后一位受访的官水莲原居霹雳华都牙也附近的甘榜地马新村。她生性坦率，言谈风趣。她本是人家的童养媳，却被当时的政治局势迫上了革命之路。

她的养母是游击队的民运组织地下成员，随时协助物资供应。大哥（也就是养母的长子）是游击队员，一次带队出动取粮时，被事先埋伏的政府军击毙。二哥（同为养母儿子）也是革命组织的地下成员，被捕后自动要求遣送到中国福州去。她自己后来则参加公开合法的劳工党。但该党的政治路线在政府的压制下一再改变，由议会斗争改为议会斗争为主街头争斗为辅，继而又放弃议会斗争，杯葛选举。政府因此对该党各级领导进行层层深入的逮捕行动。官水莲说“我在不同的时候，当上了劳工党的几个领导职位，但那纯粹是形势逼人，局势推着我走。我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领导才能。这不是谦虚的话，事实如此。所有的领导都被捕了，一个都没留下来，在毫无选择之下，我只好硬着头皮顶上去。譬如霹雳州分部的妇女委员会吧，当时的领导被捕的，转入地下的转入地下，结果只剩下我和另一个同志。因此便出现她当主席我当秘书的局面。”

她们当然要继续进行斗争，譬如张贴海报或用红漆在马路上涂写作为抗议。政府当局当然也不放过她们，她只好也跟着转入地下，成为马来亚民族解放阵线的全职工作者。为了安全的需要，由霹雳转移到彭亨，继而到柔佛。最后，当然只好上山打游击。

官水莲走过的斗争之路，可以说是今天所有关心过国家政治的中老年华裔同胞耳熟能详。她最后的这几句话，尤其值得我们细嚼和回味。“我虽然参加了超过三十多年的游击生涯，但我还是和一般人一样地有人性。虽然我不曾有过什么轰轰烈烈的英雄事迹，到后来革命也没有成功，可是我们却足以自豪。”有人性，就是有良知

和良心，能分清是非善恶。不成功，为何仍然觉得足以自豪？因为她自始至终不曾妥协，坚持到最后。情况就如海明威小说里那个在大海上与鲨鱼群搏斗的老人一样。

读过《生命如河流》，不禁使我想起陈平口述的《我方的历史》第二十八章〈森林谍影与骇人的审判〉的种种事件。早前拜读过的北马局诸公那些用尽心思来描绘自己的英明的著作，一时竟然变成了片片不堪入目的遮羞布。看来，做人还是凭良心说真话为上策。这十六位女性，坦坦荡荡，一心付出，全无权位的奢求。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高风亮节。今天，那些鼻孔仍然在冒烟的前北马局头头的亲信，似乎还不懂得应该平平心静静气，好好地向她们学习。可叹！

谁也不能否认，从1938年到1957年马共所展开的反殖民主义、反法西斯侵略以及争取独立的运动，是一股影响社会人群生活的强大政治主流。但今天马新两地的历史编写者，不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便是故意加以歪曲或贬斥，致使我们年轻的一代对自己的国家的历史，大多数都只是一知半解，甚至茫然无知。我们这些身历其境的年长者，实在有责任挺身而出说明真相。其实，这正是一种提高认识加强爱国思想的有效途径。我相信，谁也不愿意看到他的后代，有一天也像过去那些认贼作父之徒，残害同胞。既不知羞耻，还沾沾自喜，自以为是时代的俊杰。

从1957年起，国家不是已经独立了，这一群英勇的爱国者缘何仍然被迫流落马泰边区挣扎求存？这恐怕不是过去那些当权的国家领袖所能推卸责任的事。搞政治的人，除了要懂得抓权和弄权，还得有智慧和远见，否则难望在史页上留下世人的所谓‘英名’，尽管被幕僚许为什么什么之父。相反的，恰恰是这些前仆后继的战斗者可以赢得大众的崇敬，甚至礼赞。邱依虹为什么写这一部巨书，难道不是因为受到她们那伟大的精神的感召？

举世尽从忙里老？

看完了张晓风的散文《到山中去》，我放下书本，沉思了一阵，感觉到我退休得太迟，已赶不上逍遥的列车，心中真有点懊烦。

许多朋友，一听到我退休，便当着大新闻来传讯，不因为我是大人物，而是因为闹着退休的日子过长，又过久，可能已使他们等得不耐烦，特别是早我退休的朋友，要与我一道远行，却空待着，对我有些失望了！

我的太太，早在十二年前退休，原本是件快乐的事，不幸刚退休不到一个月，便被病魔纠缠，从险境中逃生，真意想不到。想起那事，我差点精神崩溃，一蹶不起。那时女儿在台湾读大学，将临毕业，儿子在美国读硕士课程，因为太太是急病，我们都不敢告诉他们生病的事儿。我为了太太的病，又忙着工作，就这样坚持又坚持、抖擞又抖擞，在孤军作战，从来不敢想退休之事。多得上苍庇佑，太太终于逃出鬼门关，二个儿女也先后完成大学教育了。

这些年来，我一面工作，孩子们也一面在外谋生，太太呆在家里，照顾我

及老母亲的生活起居。五六年前，孩子们深深地体会到我的年龄，不停地劝我放下工作，太太也在旁唠叨：活了一大把年纪，何必再老牛拉破车！我自己呢？虽然觉得负担还重，也深深地感觉到气力渐差，白发日多，该是退引的时候了！只是一再呈辞，都不得要领，有时夜里思量，不禁自责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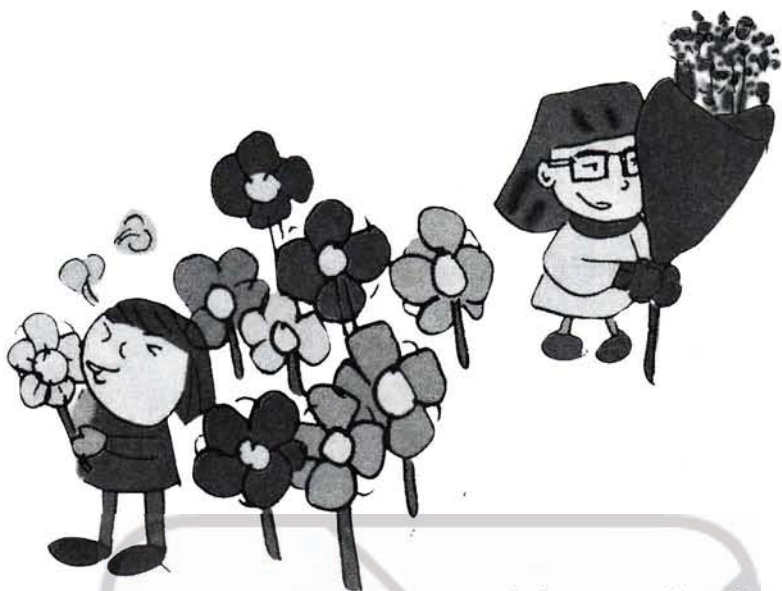
其实，人是很矛盾的动物，对于已持有的工作，总有私恋情结。有时候想想，一旦将工作放下，固然轻松自在，却缺乏了一些入息，特别是像我们这些受薪阶级，薪酬不高，又没有养老金可领，一旦离开了职场，将面对一些难题；尤其是想起几个侄儿，早早便失去了父亲，只靠母亲养育，又正在大学肄业，心里放着一块大石头，压得相当重，真不足与外人道也。

我不知道，工作是不是一项负累。总觉得，工作后人疲累，也令人无奈。你在工作中，是要挺着腰，硬着头皮，甚至强颜欢笑、默默无言地接受一个又一个的挑战。这些挑战，既不能逃避，又不能招架时，只有苦

从肚中吞。太太曾是职业妇女，最了解个中情味，也常劝我早日放下工作，重新包装，过另一种像人的生活，反正孩子已长大成人，应珍惜残余岁月。从太太的一番心意，使我不禁想起明朝高濂《遵生八笺》一书中谈起清闲生活的写照：“心无驰猎之劳，身无牵臂之役，避俗逃名，顺时安处，世称曰闲”，让人真正体会到退休过清闲生活的真谛。

我自己也想：工作了四十多年，经历各种行业，真没有一天轻松快乐，功名利禄既不敢去想，为那三餐温饱及儿女教育，已够叫人忙碌。前个时候读到宋无门和尚的一首俗诗：“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深藏禅意之诗，读来心头一阵凉快。

退休了好几个月，心境开朗了，夜里睡觉，少了些梦魇。以前，遇到要事，常要将闹钟调好，以备准时起床。有时为了办一件要事，忙得团团圈，茶饭不思，连回家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有时为了到外坡办事，披星戴月，到达家门，正是太太上



班，孩子上课时刻；有时又为了赶一场演讲，既要起稿，找材料，又要斟酌内容，弄得几个晚上睡不安枕，精神受尽折磨。在中学教书时，我习惯在夜里读书写作，过着一种澹泊明志的精神生活，不亦快哉！后来加入了社会活动，本身的工作与社会活动，就变得身心疲累，似已扭曲了心志，成为另一个人。故有人问起我转业的感觉时，我调侃：教书生活是小苦海，现在转业后却跳进了一个大苦海。人生大小苦海中浮沉，既可怜又复可悲。想起自己学非所用，掉入尘网里，一去四十年，比陶渊明的三十年还长，不亦悲夫？

而今，离开了工作岗位，既不必看人脸色，仰人鼻息，又不必案牍劳形，心为刑役，可以早睡、可以早起；又可以夜睡、过午才起。这样子作息由己，还我

自由，自由自在，影随庄子，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见自己喜欢见的人，“有所为，有所不为”，应验了诗人草风退休后写的《出狱》诗：“宁静的心中，却有一个重大发现，原来那里藏着一本原本的我。”

明代文人金圣叹说：“人生三十而未娶，不应更娶；四十而未仕，不应更仕；五十不应为家，六十不应出游，何以言之，用违其时，事易尽也。”我认为，现代社会，既以规定五十五岁退休，也是蛮合理的。人生既是七十古来稀，人到了五十五岁，一般上儿女已成人大，让他们去顶天立地了，剩下的黄昏岁月，用来过清闲的日子，也不为过，何况金圣叹的“五十不应为家，六十不出游”，也归结于“违其时”上，何况“事易尽也”，人生短短几十年，正如曹操所说的“人生如朝

露，去日苦多”嘛！一生奔波劳碌，赔了条宝贵生命，你的子孙们并不一定守得住你的财富的！何苦来哉？

净空法师说：“举世尽从忙里老，谁人肯向死前休？”现代生活的人，大都从忙里老，从忙里找财富，不到死时不退休，套用了诗人草风的诗句，只是“欺骗生活”，虚度了一生的时光！

退隐之后，不问世事，渐渐见到真我。我喜欢出游，在异国异地，走在山之巅，水之滨，或山之林，与大自然一起，有时听天籁之声，有时享流水之音，看清风明月，喜鸟鱼的悠然，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刑，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眼中沧海小，衣上白云多，一卷在手，神游天地，物我皆忘矣！

永刻心中的叙别会

在温柔灯光照耀下，簇簇彩球围绕着墙上“感谢您，郭主席”的红色大字，衬托着郭主席的巨照、他与梁丽明女士的倩影。

舞台上呈现了一幕又一幕——同事们歌唱起跟主席“同在一起”的时光；叶博士描画了主席“顶住压力，特有的幽默感，不亢不卑”的形象；主席领导华教运动16年“建设、奋斗”的呼声在回响；沈老对主席在培风小学“小时了了，大时不得了”的评断；张老对华教接班人以主席精神为榜样的期许；主席在引人笑泪的风趣言谈中披露华教路上所禁受的“煎熬”；郭夫人在“忧心与关心”交织中倾注了对主席的默默支持；闪烁着泪光的主席献给夫人一束深情的鲜花；主席及家人共切寓意深长的“欢迎回家”蛋糕；三机构赠给主席的纪念品与同事写满祝福的留言树……

8月7日下午，一小时多的叙别，铭刻了心中的永恒。

“夕阳无限好，哪怕近黄昏。”是的，郭主席这匹“壮心不已”的老骏马，依然在民族教育事业的征途上飞驰！

(2005年8月23日)

◆春山

赠郭全强主席

纪元业绩铸丰石
领导风华绝士伦

(2005年6月16日)



董总新任主席叶新田博士（右二）与署理主席拿督杨云贵（右一），代表董总赠送木雕纪念品予郭全强主席，题联：“全心建教奔星月 / 强节逆风赛竹松”（春山撰）



请你原谅叔叔

每当我用到工具书《“源流活用”成语辞典》(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出版),我就会想起三年前在北赖大众书局邂逅的一个小孩子,尤其他当时那种失望的眼神,至今我心中仍有一个向他致歉的感觉。

我的小孙儿住在北赖,每年我总会有三几次由金宝去那儿探望他(因为我儿子在北赖工业区工作)。每一次我探望过小孙儿,必定驱车去附近PACIFIC 超级市场内的大众书局买书。

记得三年前那一次,正巧遇上大众书局举行15%-20%折扣减价。我进入大众书局像进入宝山,必不会空手而回。那天,我花了约两小时买到了属意的书,正想付钱时,经过“辞典部”书架,突然望见一本厚甸甸的《“源流活用”成语辞典》,便留步翻阅一下,觉得是一部很好的工具书,在没有考虑(书价 RM42.80)下拿了便去“CASHIER”柜台排队付钱。

正当我捧着一大叠的来排队时,一个约8、9岁的男孩扯了扯我的衣角,一脸正经的问:“叔叔,你手上那本辞典在哪里找的?”,我错愕一下,为何这小男孩会留意且喜欢这本昂贵的辞典?我指向正确的位置:“就在《辞典部》书架上,不知还有没有(我翻阅的时候好像只有一本)?”小男孩突然掉头望着身后的妈妈,一脸失望、无奈的神色。我付钱时,曾想过要把辞典让他,但又回想,我老远来到北赖买书,此次如果错过了,不知何时才能买到?况且这本辞典的确是我梦寐以求呀!

这小男孩应该也住北赖附近一带,如果他买不到,下次书局补货,还有机会买到。我摸着他的头:“你去问问该部门的‘安娣’,看看货仓还有没有存货?或你可到檳城的大众书局找找?对不起,叔叔正用得着这本辞典。”

我肯定我身边的小男孩必定跟了我很久(我猜想他必定要买这本辞典,却被我“捷足先登”了。)也许他找不到第二本,结果还是硬着头皮问我,祈望我能把辞典让他。我看着他失望遗憾的表情,我的心一时也很难过。我希望书店的货仓会有存货,也希望他能在檳城的大众书局买到。

我每当拿起这本《“源流活用”成语辞典》,心中必会暗暗说道:“对不起,小朋友,叔叔老远来北赖买了你也想要的辞典。叔叔并不常来北赖,请你原谅叔叔。”

我每当拿起这本《“源流活用”成语辞典》,心中必会暗暗说道:“对不起,小朋友,叔叔老远来北赖买了你也想要的辞典。叔叔并不常来北赖,请你原谅叔叔。”

西安行感怀

我这趟去西安旅行，是一场心灵的震荡，人文的积累。

时光匆匆，一个月的时间急速地过去了。现在是我总结经验时刻。

西安的汉风唐韵是值得保存的，它给予人民一种意蕴深远，浩气干云的民族气节。作为中国人，有如此辉煌的历史，真值得骄傲。十二年前，我曾来此，当时发现古城墙因为火车站的建设而惨遭截断。现在，好事多磨，古城墙已被修复，在我离开西安的那一天，它公开宣布，古城墙能够让游客绕城墙走一整圈了。我花了四个半小时，一步一履地走完全程，深深地体会古城墙抵御外侮的神圣任务。当我来到汉中石门水坝时，我惊地发现，那古栈道已经埋在水坝的高水位之下。我问，当时难道没有为保存古迹而引起辩论吗。回答者说，当时是思想第一，古迹没有位置讲话。哦，我希望中国能够痛改前非，在她的经济崛起的当儿，别轻视了人文遗迹的重要性。还好，西安的建设四大策略上就有人文这方面的重视（西安四大建设策略为：一、国际化，二、人文化，三、市场化，四、生态化）。

我发现，中国人民已经几乎没有再受到共产主义的影响了。这是好事，抑或坏事，尚拭目以待。从好的角度来看，这仿佛遵循了老子的道路：“无为而治”。解放人们的思想，不干预他们，不指使他们，



让他们以自己的意愿去发展，必会按照自然的规律走出一条康庄大道来。如果这的确是按照老子之道而走，那代表中国政府已经高跃了一个层次，进入了哲学领航的阶段，这不啻为一大进步。

兵马俑处增设了360度环视电影说明秦时历史，这是个进步，能让旅客更深刻地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我建议在各个历史景点，都设置电影，或讲座，或讲解会，简单扼要地说明过去的历史事件与其现代意义。这样能够使旅客更确切地认识到历史的涵义，历史对当今世界的作用。这样对于发扬汉风秦韵，肯定有积极意义。

这次旅行的最大收获，是真正认识了什么是那句古语——“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意思。我来到西安以西约一百五十公里的宝鸡市，问人家，哪里是“陈仓”，人家马上回答：“这里就是陈仓呀！陈仓是宝鸡的古名。”宝鸡和长安（西安的古名）都在关中，或称秦川。所谓“秦川八百里”就是说这里是一个土地丰裕的盆地，西有太白山，东有骊山，南有秦岭，北有渭水。秦岭之南，是汉中。这是更加福泽的一块土地，曾赢取世界性的最适合人类居住的环境奖。刘邦在汉中建立了汉朝之后，要举师北上攻打长安的项羽，张良推荐给他一条谋略：“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即在表面上假装修筑越过秦岭的栈道，其实是要走另一条更加艰辛的途径——“陈仓”之

途，这条计谋是按照孙子兵法所启示：“以迂为直”，走陈仓之途，是项羽万万想不到的，然而刘邦却走得更快速，更迅猛，大出项羽之所料，因此带来了捷胜的后果。来此才发觉，为什么中华民族选择关中这块土地发扬其文明，是有原因的。秦岭是分隔南北大陆的分界线，如何越过秦岭是一个决定性的战略。

我觉得目前中国的寺庙正蒙长着一个新的文化，应该加以纠正。这是“找钱文化”。几乎每一间道教寺庙，连佛教寺庙也如此（我到过的是武照园里的佛寺），都出现这种文化。它们利用抽签，算命，或其他方式，把旅客带到法师的跟前，让他讲解签卦或算命。在讲解之中，他们会婉转地说旅客缺少这个或那个，需要烧香，需要点灯，需要带个貔貅或麒麟回去，这些都要出功德钱，烧高香，需要上千功德钱，点灯需要上万功德钱。而旅客在这种游说的情况下，多数都是以“花财消灾”，“钱财为身外物”，“取个安心就好”的心态加以接受的。可是，这样套取旅客的钱，太世俗化了，是一种变相的剥削和欺诈，不应发生在旨意高昂的宗教寺庙里。我不知道中国的投诉管道在哪里，我希望读我这篇文字的中国人，能秉着良知，转达我的意见给有关当局，让他们做出适当的举措来扭转此种文化的泛滥。

在西安，到处可以看见政府的布条，写着“做个文明的市民”的字眼。我目睹了几个现象，说明中国人在这方面，尚需努力。我花了四个半小时，走完整座古城墙。半途中，我见一名管理员，便问他厕所在哪里。他竟然回答：“要小便吗？随便哪里都可以。”我真想不到，作为一名景点管理员，竟会讲出这样的话，真有失“文明”呀！我住在书院青年旅舍，它的前

面就是西安古南城墙。一天，一位妇女抱着四五岁的孩子从古城墙下路过，在旅舍的门前，她把孩子放下，自己继续向前走。路上的车辆那么多，把孩子栽在此地，很不安全。我在怀疑妇女的智慧，再向她望去，谁知原来她在城墙下蹲下小便！哗，光天化日下，在大城市到处小便，这太教人不敢恭维了！

还有一个坏习惯，就是中国人到处随意吐痰。满地痰迹，既不卫生，也不美观。离文明甚远。

据导游说，西安的旅游业收入，占陕西省的总收入的23%。看来这是一个重要的领域，应该尽量想好如何去推进此行业的发展。我建议西安可以设立更多的英文指示路牌，方便国际旅客的浏览。也应该开放使用国际信用卡，使旅客不用携带太多的人民币现款（目前只有中国银行被允许为外国信用卡支出人民币现款）。

对于丝绸之路，我得到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说，这时不应去走丝绸之路，因为那里发生民族之间的冲突，地方上有各民族互相残杀的事发生。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维吾尔族的经济现在已大为改进，他们已更加开放，更加好客，此时可以去走走。最好的时节是秋季，那里的水果如葡萄这时盛产。

延安已经变为一个灯火灿烂的市镇，再看不到当时的革命氛围了。

最后，中国的崛起，必须带有中国特有的人文价值观。崛起不只是经济的崛起，也是人文的崛起。人文的崛起，就关系到发扬盛唐强秦的国威，就关系到推展中国的传统哲学理念：老子、孔子、庄子、孙子……好好地往这边想，才能带出一个富有先进人文思想的中国，能被引为世界楷模。





海之篇

之一：又见海潮

很久没有看海。

没有海的日子，生活一样要过。只是感觉上，好像欠缺一点什么东西似的。

在大城里，其实不缺消闲的去处。假日约三两朋友品茗谈天，或者上卡拉OK欢唱一番，心情还是蛮写意的。但是比起来到海边，见识到海阔天空的境界，那身上活动的细胞才真正释放出来，感觉毕竟是不一样的。

我们是在清晨来到波德申海边。那天不是假日，举目望去，整片海滩找不到几个人影。连水鸟也看不见几只；可能那里的沙滩不是最美的，弄潮儿都选择较热闹的所在，才出现这么冷清的场面。我想。

我们是早一晚抵达波德申，没有机会欣赏夜的海浴场美景，在高尔夫俱乐部旅舍住了一宵，说好要在黎明前赶到海边看日出，偏偏睡得晚了，等到了目的地，已经错过了日出的时间，不无怅惘。

那么凑巧，这天清晨下了一场雨水；我们来时，雨刚停歇。岸上矮丛叶子都蒙上一片水珠，整个海面仍然灰蒙蒙的，天色尚未大白，就像一个贪婪被窝的少女那份睡眼惺忪的慵态。加上周遭冷清的氛围，这大自然景观只供三几个人观赏，心里多少都有一些暴殄天物的感叹。

沙滩并不如我们想象中那么洁白，海水也不是清澈的，会不会就是吸引不了弄潮儿的缘故？可是，这里过去也曾热闹过，只是人为的因素，让原本干净的海滩变成今天蒙受污染的面目。这又是谁的错？在自私的人类跟前，大自然显得多么无奈，也是多么无辜呀！

我们原是想来到这里吹吹海风，听听海潮。对于都市人，对于平日与海隔绝的都市人，这想望本就是原始的。既无奢求，复加一份度假的心情，尽管心理上存有这些许的遗憾，对海总还是情深如往昔。人弃我取，也许不能吻合一般人的心意，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一颗心向往自然，但凡天地间自然景致，都有其可取之处，又何必以人为眼光强为优劣呢？

在大自然面前，我们都变成了小孩子。一双赤脚踏在柔软的细沙上，喜欢就唱唱歌，大笑几声；喜欢就在沙地上写字，看那用柴枝写下的大字一个个溶入水里，让海潮带走我们的欢笑；要不就和昨夜余威未了的潮水玩一场逐浪的游戏，把什么尘间俗务都抛置脑后。这时，我才真正领略到人与自然沟通那种美妙神奇的感觉，受用极了。海，是百看不厌的。离开的时候，我告诉自己，哪一天只要抽得出时间，我一定还会再来，除了看海，还有听潮。

(写于2003年8月5日)



文化耕种者

——速写陈孟哲先生

(1)

在书写这篇文章之前，苦恼着题目。

桌上恰巧摆着一幅彩色图片，是林间小路。森森的树林，雾气弥漫，落叶、碎枝、杂草洒满林中小径。之前径上大概铺过一些碎石，但因久未有人踪足迹踩踏，路便渐渐被蔓草肆意侵占，被落叶与枯枝掩埋了！只略略显现草隙间的碎石，布满青苔与斑斑的霉菌。

对照这张彩色图片的，是“青年书局”所印行的书籍，在书的背页上那50年不变的恒久标志——“高大的耕种者，顶着烈日骄阳，站立在田畦上，一手拿着锄头，一手拿着浇水的桶。”

想起了陈孟哲先生……

他是个铺路人，也是个耕种者！

但路为何荒芜？足迹不再？田园又何以缺乏采撷收成的人？

提起陈孟哲先生，不能不提“青年书局”。青年书局庆祝50周年，大手笔地在联合早报头版刊登了三份之一版的广告；而座落在书城（百胜楼）的店面也焕然一新，灯光灿亮，店前摆满各方庆贺的鲜花。文艺界都啧啧称奇。但翻阅特为纪念50周年出版的“赶上时代”这本书，却赫然发现，原来青年书局已经出版了10多套丛书。比较著名的有“新马文艺丛书”（共3辑）、“南方文丛”、“南国文丛”、“星月文艺丛书”、“战前马华文艺史料丛书”

等。2000年再出发后，最新出版的，包括一套12本的“新马文学丛书”、7本的“新锐丛书”等。

根据资料，发觉自1955年创办“青年丛书”以来，出版的最迟的一本书，竟然是1971年的《梦呓集》！那么，从1971年到2000年的再出发，重拾旧山河，重辟荒芜路，这之间的29年的空白，岂非如森森树林中铺满落叶、枯枝、蔓草的小径？铺路人哪里去了？行路的人又何以绝迹？

这恐怕和整个文艺凋零，华文没落的大环境有关吧？

(2)

青年书局50周年纪念那天，终于有幸见到这位青年书局的灵魂人物，这位文化耕种者及铺路人，行事却低调的陈孟哲老先生。

他有80多岁了吧？精干而懿智，精神爽利，深潜不露，但谦和而慈蔼。脸上少量的老人斑，点缀了他的沧桑与岁月的斑痕。他很随和，一点架子也没有，就像你在公园偶遇的晨运老者，侃侃而谈，总带给你温煦的感觉！

“能够重新出发，把青年书局整顿起来，把以前出版过的丛书改为简体版，再重印，又编了新的新马文学丛书，算是我自己也始料不到的事。”

为什么说是始料不到呢？

原来陈孟哲先生深觉得自己年事已高，子女又各有自己的事业，所以想把创办的青年书局交托给有心人来管理，并重新启动出版丛书的计划！在这样的理念下，他毅然把整间书局送给了著名作家英培安，还有编纂丛书的计划，全交托给他！但英培安只编了7本新锐丛书，就停止了，何以会这样呢？好联想的文艺界朋友有着各种版本的揣测！但根据陈先生透露，英培安自己有“草根书屋”要打理，基于草根是他安身立命的“情意结”，所以并没有倾全力腾出时间照顾青年书局。老先生想退，不能退，可怎么办呢？以80几岁的高龄，竟然又接回这个“重任”！而这时刻，也巧遇忠扬，找到适当的编丛书的人选。

一切就这么“水到渠成”了。

陈先生的心声，正如特刊“赶上时代”的序文里所描述那样：

“因为青年书局过去曾经出版过好些好书，后来因为环境改变，不得不停止出版，但青年书局没有因此走进历史，尤其在改组成为有限公司后，凭着荣达大厦的固定租金收入，只要好好的运用，可以无限期地支撑下去。所以我们不要夸大过去的小小贡献，而是实事求是地把我们出版的书，一一介绍给读者。”

多么谦逊，多么得体，而不夸夸其谈的一番话。

陈孟哲令人尊敬之处，在于他一脚踏在商界，一脚踏入文学界，懂得的事物自然不少，仍然谦和地向我们请教。比如对微型小说的发展，他仍然求教于我们，想听听我们的意见！忠扬认为：微型小说是现代生活忙碌，步伐加快，应运而生的一种文体，在文艺百花园圃里，算是其一成员吧？川波则说：微型小说易写难精，有它的局限。笔者却以为：以微型小说成为文学大家，还是比较罕见的！

老先生聆听着，含笑不语。

但他对微型小说的评价，早就了然于胸吧？

陈先生坦言：华文书的前景，会随着中国的崛起，越来越好！

他也坦言：出版事业，只有在有限公司的“灌溉”下，才能继续成长。

他默默地耕种，筑起田畦，清除芜草、栽种、浇水，做着恒久不变的文化铺垫者的工作，而不夸夸其谈，不沽名钓誉。

(3)

近年来，所谓“文化产业”的概念全球“硬销”。更有人指出，“文化是一门好生意”。所以，你可看到许多所谓的文化硬体建设，动辄数亿元。更有倡导全球化概念的作家学者，招摇过市，念唱着“文化的传奇”。对比陈孟哲先生，何尝不是个更传奇的“文化传奇”？也许有人认为，他的工作，他的奉献，没什么了不起，戴不起文化的光环！但扪心一想：青年书局所出版的多套丛书，从文学到历史，从社会科学到民间故事，从汉素音到韦晕到方北方；从方修到苗秀到杏影到许云樵；从征雁到罗大章到史可扬；从甄供到长河到孟毅，到忠扬到伍良之，简直就是一本本新马作家风采的展现，足足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细数一下，新一代的作者，恐怕都是阅读青年书局的书长大的。也走过陈老先生铺垫的林中小路，观赏了绚丽多彩的文化风景，谁会想到有一天，自己竟然也“俨然”成为新编的“新马文学丛书”的作者。太奇妙了，不是吗？可见这有着一种无形的承先启后的因缘，有着一种割舍不断的血脉联系；有着一种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强韧生命力的传奇。

石在，火种不灭…

华文在，文学不灭！

50年前，陈先生是“铺路人”。

50年后，他仍然是“耕种者”。

（▶▶文转第65版）

作家作品真情录之十

祇有浪知道

王涛 (1965—)

◆杰伦

原名郑进宽的王涛，另一署名莎露羚。一九六五年四月诞生于山明水秀的曼绒邦咯岛，为大马公民。

小学于邦咯华联一校念完，续在邦咯综合中学完成初中和高中文科班教育。

他在就读高中时曾参加实兆远南华校友会学术股主办的全国中学生短篇小说创作比赛，以一篇乡土小说《家园，在渔乡！》荣获首奖。稍后又以《阿妈的木屐和咳嗽》获得新山宽柔中学全国中学生诗歌比赛优胜奖。在两场比赛均赢得奖项的鼓励下，带领王涛步入马华文坛及诗坛。

现年四十岁的王涛，却已拥有廿年以上的写作经验，他是马华文坛著名的青年诗人。已出版的诗集共有四部，它们是：



2000年8月旅游山东济南，王涛（右）与吴岸在孔庙前街头阅读。

（◀◀文接第64版）

根据忠扬先生的描述：陈老先生在他荣达大厦的办公室，有几个高高的书架，全摆满青年书局所出版的丛书。他每天上班，都会爬上爬下，爱不释手地整理这些书籍。只有真正的爱书人，才会这般持之以恒，数十年来无怨无悔地支持着文艺吧？就犹如青年书局丛书背页那个永恒不变的“耕

种者”的标记一样，永远高大、伟岸、年轻、精力充沛啊！

这肯定是新马文学史上值得一提再提的佳话。

（稿于新加坡，12-9-2005）

《渔人的晚餐》、《只有浪知道我们相爱最深》、《醋熘白菜》及《王涛短诗选》（中英对照）。

（一）与王涛结识片断

当我在《燧火》第十三期里介绍小说家丁云的文章内提及1996年作协理事会改选时便提到了这位青年诗人王涛，我们都是那一届理事会改选的落选者。

但对王涛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却是六年以后的2002，作者与《燧火》社长伍良之、主编甄供二兄一同到邦咯岛游玩，青年诗人王涛带我们到处浏览海岛，还盛情地让我们在他的鱼寮里住了两夜。那两夜在一起的生活，令我深深了解到一位讨海的诗人对鱼寮及海岛的感情是如何的深厚，同时也领略到他在他第二本诗集《只有浪知道我们相爱最深》的诗章里的人生、体悟。

在静夜的鱼寮里听涛，在万物苏醒的时刻观海，在蔚蓝的云空底下看海鹰的滑翔之后的一段日子中，我和王涛在电话中谈生活、谈读书、谈写诗以及人生的波澜起伏……渐入无所不谈的境地，古之所言忘年之交，古今皆同。

王涛说他要看我四十年前写下的诗作，我从书报堆里找到一本《天掉水》，立刻付邮寄出。其时青年诗人王涛是《清流》的执行编辑，他阅读该书后向我建议写两首新的作品，然后又从《天掉水》诗集里选了两首，一起在《清流》刊出。我很快作出反应。

记得时间是2002年的8月，我写了《在鱼寮里》和《写给Angelia》两首新诗给王涛寄上，他表示赞赏我在写给女儿的诗句里的一些“决定与选择”的感受。在《清



王涛与罗青（左）摄于中国社会科学院门前。

流》里编了个小辑，前头王涛还写了一些溢美之词——而我不喜欢虚伪，他的短评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在两年后出版的诗集：《新旧集》里的绝大部份的诗作，都可说是这位青年诗人的语言的鼓动下出现的。

老实说，我是十分欣赏王涛的诗才的。他没有受过高深的学校教育，但他对诗的理解却不简单，尤其作起诗来，似乎什么题材都能成诗，表现技巧更是多样化。

在拙著《新旧集》整理出版前，我决定邀请四位作家诗人为它作序，四人中王涛是最年轻的一位诗友。

在《一盏不告别的灯》的序文中，可以看出王涛与我之间交往的真实记录，从中也可窥见其对诗的看法与期许。

我再谈他写给《新旧集》的长序文中的一些感性的文字，譬如他说：“诗歌艺术追求可以要求完美，但人生往往总有缺憾……”这不仅在针对我的人生缺憾，有感而发，其实也是他38岁的生命旅途中的身受感言。王涛对老身的劝慰却是感到温暖的，他说：“……路是须要自己走的，不管是生命的路程，抑或诗歌的艺术之途；灯是希望的象征，在疲惫的岁月中我提醒自己别让心房的火苗熄灭。你已跋涉了人生的多条道路，投身政途青春无悔的消耗了大半生岁月，如今的文学之路，寂寞由你来主，笑写人间是非，记录生命波浪的孤独。这时刻，我想你应该也会喜欢郑愁予的诗句：是谁传下这诗人的行业？黄昏里挂起一盏灯。而你，是一盏不告别的灯——辗转人生风雨路，回首灯火阑珊处，在‘穿墙而来的寒

流’里，忠于自己才能活出自己，诗人啊，缪斯在天涯海角声声呼唤你！”

（二）八日相处更难忘

和诗人王涛来往的日子并不多，但在上届大马大选期间的相处，虽然只有短短的八天，却是毕生难忘的。

要知道我在那八天的感受，而王涛又为何形影不离的陪我度过炼狱的时刻，读者还得去读王涛的少有的一篇散文，它的题目为《最后一战——记诗人杰伦出战金宝国会选区》，它刊于《燹火》第十三期。

王涛在这则散文里头的记述，是情真意切的感情实录。

且看：（一）杰伦临阵上场，他说当晚12点多，吡叻州主席倪可汉来电，电话沟通了好几小时，在行动党组织的要求下，深明大义的廖金华（杰伦原名）终于答应了出征，是从香港回国助选的丘光耀漏夜驱车载他到怡保。

（二）在这个冷气小餐厅楼上，杰伦兄忽然接到一个电话，他离座讲电话，感觉到似乎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啊——，他向记者说可以联络并给了他孩子的电话号码。我知道杰伦的心这时是沉痛的，哀伤的。（沉痛与哀伤是来自前妻非理智的言行——笔者按）

（三）抵达安顺的一个政治讲座会场，这里人山人海，杰伦声音已沙哑，但当晚的讲座他化悲愤为力量，像一只受伤的雄狮，扑击猎物，呼唤他心灵中的民主之神。在大约20分钟的助选演讲，他在人群的高昂掌声中离席。

（四）杰伦大吐苦水，竞选完毕，要好吃点东西，但越是期待的东西，往往最终是失望。这尾鱼，似乎就是杰伦的象征意象，两次在这个山城披甲上阵，都焦头烂额。在这里开始，也在这里结束。



在南京留影。左起：王涛、绿岛、郑愁予、管管。

（五）我陪你走过这最后战役的征途，没有任何目的，只以真诚的友谊，默默的代你将记忆烙印在心灵深处，陪你走过，像去看黄昏的暮色，看天际最早闪亮起来的星光。

（六）最后一战结束了，杰伦说，此后，少问政事，多谈文学。……诗人艾略特有一句名言：“我们不可停止对生命的探索，而一切探索的尽头就是再度回到原点。”

我对王涛的关怀衷心感激，内心十分明白，从政坛退下之后，如一颗星的沉落，但文友们都希望另一颗星——文学世界里的，能发出光芒。

老来能交上王涛这样的年轻朋友，也算在寂寞或充满缺憾的人生旅途上的一种补偿吧？

（三）醋罨人生

陈春安（丁云的原名）刊於《清流》第63期的访问稿，对诗人王涛作了深切的心灵探讨。他以拍摄电影的技法先把镜头对准翱翔在海岛上空的海鹰，随着出现离港渔船的桅杆与滚滚浪花，然后是屹立船头，黝黑、坚实俊逸中有一丝从容，晕染了早来风霜的脸——是在事业失守，婚姻挫败，感情挫伤，诗音渐哑的情况下的诗人王涛的绘

像。

王涛拥有一个不快乐的童年，但他说他有生命的自觉，常常提醒自己要摆脱那些负面的影响。在他念小六时遇上——一位教历史的好老师——陈章锦，王涛听了老师所讲述的一个著名演说家的成名故事，他跑到海边，口里含着沙粒与石头，不断练习讲话，还对着大海嘶喊……果然克服了口吃毛病（录自陈春安访问稿）。

王涛靠着生命的自觉，在几位老师的鼓励下，开始对写作发生兴趣，是文艺写作把王涛从不快乐的童年的阴影中带出来。

和王涛在一起的时候，我会感到他的自信和生命的自觉。他不多言过去婚姻的失败，感情的挫伤，但对事业的失守，却是难掩内心的悲怆。正如他回答陈春安的提问时说：“在80年代末开始有个机缘，领导、集合家人力量开创渔业的困顿创业时期，没有坚持和奋发，相信可以结合华族传统的家族合作力量，干一番事业，那将是一个很大的错失和遗憾！”集家族的力量而成，折家族的力量而失。成是王涛的心力付出之所得；失是王涛一己无法挽回的挫折。

一个讨海为生的诗人，你读王涛的《渔人的晚餐》也好，《只有浪知道我们相爱最深》也好，他和海水之关系是不可分割的。那正如他自己所说，对海水，鱼和渔船的情愫，声音如滚雷般，不断在召唤着他。

然而，现实有多么残酷，王涛跟着感情受挫之后，又逼得事业失守，怆然离开自己一手经营的鱼寮，渔船和日夜召唤着他的海涛。

我于2003年5月31日的静夜里写了



王涛与诗人邵燕祥（左）摄于北京。

一首题为《醋溜人生》的诗寄给王涛，有两节如是写道：

‘作家老在孤寂里工作’

这话如果不中听

（因它是海明威说的）

我乐意将孟夫子唤醒

且为你引吭高歌：

一切肤肉痛苦

加上心志与精神折磨

那是成就伟大的前奏

……

打造一把

更大的锋刀

是可期待的

管它现实如何残酷

只当作一种锻炼与考验

或是醋溜人生

其实王涛内心的苦痛，能否治愈，难赖别人的劝慰，主要还靠他‘生命的自觉’。王涛是海浪的化身，高低起伏如何，真的是：只有浪知道。

(四) 罗青、永乐、驼铃的诗评

马华资深作家永乐多斯博士为《醋熘白菜》一书作序时作出以下各点评论：

a. 他纯真善良，对自己有极高的期许；他择善固执，因此期望将社会重新打造。

b. 在王涛手中，眼睛所触，心中所感，样样都能揉捏成诗。

c. 王涛喜欢用对仗工整的句型来美化他的作品，他也喜欢用重叠词，重复句来营造诗的音乐性，加强“效果”。不过，由于文字锻练还不够炉火纯青，有时也会现出语病，甚至给人“突兀”的感觉。

马华著名小说家驼铃在谈王涛的《醋熘白菜》时有以下两点批评：

a. 王涛用字简约，作品的场景画面，有的象素描，有的象水墨画，诸多留白，供读者凭自己的理解和想象去补足。

b. 王涛年轻，敏感，而且满腔激情。以《火车》一诗为例，连铁轮子在轨道上滚动的节奏，都能听出是在呼唤在走告：“前进的火车啊中国！中国！中国！美丽的火车啊中国！中国！中国！”

北京著名评论家罗青教授却别开生面，全面点评《醋熘白菜》一书的108首诗。其评论文字所占篇幅，相等于全书的一半。因此，笔者要摘录其评论重点，就有点摘不胜摘的感觉。

然而，《醋熘白菜》却附录了罗青评论文章：《成长岁月痕——十年自觉诗》，读者阅后也当明了王涛写诗的成长轨迹。让笔者将其评论要点归纳如下：

a. 王涛首先要讨生活，同时还要讨诗。他读书行路，试叩各派诗屋的门，从现代艺术思潮和母语文化演变的糅弄中东捡西取，承继扬弃。

b. 吴岸与甄供均为《只有浪知道》一书写序，序中赞许《流逝》一诗的成功，让读者看到历史的厚实感的凝重，生命意识的悲怆和人文气息充分的挥写。



王涛与诗人贺敬之（右）摄于第六届国际华文诗人笔会（在大连举行）会场。

c. 成长中的年轻诗人在其诗篇里无处不存在着对人生的探索。在探索人心中隐藏种种痛楚，诗人均赋予异彩，绚美凄美，生动感人。

d. 诗人将痛楚真情化作赤子之歌，通过《船与灯塔》一诗，读者可以解读他意识里自觉攻进诗这一“围城”的恒心和意志。

诗人王涛对自己或对别的诗人的要求，都是高目标的。他在《新旧集》的序里这么说：“诗歌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创作者若能自觉地提升自己诗歌品质的管理，力求做好‘全面品质管理（TQM）’，在思想，形式，格局等方面提升至更高水平的层次，多注入创意思维激荡，这份艺术品质认知将有助于创作者在作品上达致整体素质的高标。”也就在诗人的自觉性提升自己诗歌品质管理的情况下，青年诗人王涛诗笔下恒是出现令人感觉新鲜，精神面目不同的诗篇。

(五) 我读王涛的诗篇

我第一眼看王涛，觉得他年轻、俊朗、一脸正气，充满阳光，他应该是个快乐的诗人。

我没想到这样的青年在婚姻上有那样大的挫折，令他对爱情蒙上阴影。第一次受挫

已属不幸，而王涛在感情的打击却是再度重来。虽然他很快就调整过来，他说他明白人生的道理：如果做了错误的选择，就须要理智和智慧的抉择，毅然做对的决定——不管决定要付出什么代价。

2002年以前的王涛我不懂，但之后我接触的他，总觉得他人生的起落和变化，是令人无从捉摸的。

王涛的变化和起落也包括了宗教信仰，他在2004年10月杪接受信奉耶稣基督，11月21日在曼绒善牧堂礼拜首次作灵界见证。他在这方面找到快乐与寄托，我衷心祝福

他！最近的一些日子，他对我说，他已学会了原谅和宽恕别人，那包括一些曾经是他最讨厌的人。我知他一度极不喜欢狗，我书房里的小花狗一次把他从睡梦中惊醒，他一脸严肃的对我说：我不喜欢狗，你知道吗？不久前，他在电话对我表示，他领养了一只小狗，并说是主赐给他的。

说真的，王涛的诗也不好理解，感情思维复杂，时空交错，加上意象的运用，让人有飘忽、迷离、晃荡及神秘的感觉。

不知怎样，读王涛的人生际遇和他过去所写下的诗作，总教我要想起晚唐李商隐来。

晚唐诗人李商隐在苦心经营一首诗时，总会尽力避免质直，明白的表现，而采用譬喻、象征、层层把内蕴包裹起来，让读者“横看成岭侧成峰”地感受到各种意思来。像《夜雨寄北》、《锦瑟》、《无题》等诗作。

王涛收集在《醋溜白菜》里的一首短诗：《题外》：一条不懂路 / 的人 / 走的路
一个不怕死 / 的人 / 死的地

小说家驼铃和罗青教授的看法均不同。

罗青说：因为“不懂路”所以“不怕死”，



王涛（左）与诗人非马。

因此探险南北极，投身革命，与泰森对拳，甚至捣黑社会去卧底……都并非不可列入《题外》。而驼铃的理解是：那是坚持真理的人的写照。那条路，到今天仍然没走通。他们不怕死，日本人杀他们，英国人杀他们，后来连同胞兄弟也认贼作父跟着杀他们，这不是他们的死地么？

然而，这首诗可否有第三种或更多的诠释，当然是有的。因为它的“多义性”，我的理解却比较简单，其含义有如：“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该是不懂路的人走的路，不怕死的人死的地吧？！

然而，从欣赏的角度来说，我是比较喜欢《比目鱼》这首诗的。全诗如下：

传说被谁突然那么一刀削
没死
但见汹涌劈了过去
我翻身
黑夜与海一样诡谲
我不离开这里
这是我生命永恒的海洋
我原就是浪里的锋刀
一把



2000年9月，王涛（左起）与洛夫、张诗剑、秋山摄于桂林。

挥向暗流
砍着海里的不平

网什么时候撒了
到处漂旗
到处局限
你那边不也感到拥挤吗？
感到生命的有限和无限

感到海：是冷的了……（见《醋溜白菜》145页）

（2001-03-15）

这首诗是王涛三十六岁时写的，那时的他还在渔岛，朝夕听着海涛的召唤。

我很欣赏它。因它不管内涵或形式都是非常突出的。

严格说，它是分三节书写而成的一首抒情叙事兼有的政治诗。暗喻、象征和意象的运用都很自然到家，诗歌的语言简练有力。

被谁一刀削而结果没死的传奇是比目鱼的一个不平凡的遭遇。这惊天动地的一瞬令读者怔住了，凝神用心的往下看第二节的描写。

诗人把一样诡谲的现实社会和海洋揉合一起。浪涛汹涌的海洋的比目鱼是挥向暗

流，砍着海里的不平的一把锋刀，这也象征着在现实社会里诅咒黑暗，追逐光明的斗士或英雄。

但不管你是海里的比目鱼或现实社会中的英雄，在你搏斗着的环境里，处处设有“漂旗”和“局限”。在人为的禁锢中，英雄不也感到拥挤么，然而生命中的“有限”和“无限”，却是人类主观或客观的要求与体现。如果海是冷的，社会现实当然也是冷的了。

《醋溜白菜》诗集里如《团结说》、《宿便》、《鲁乃》、《过雪华堂》、《害怕》等诗作，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我们身处的环境里的政治现实，但它们不是现象的罗列，不是口号与概念化，而是以反衬、譬喻、象征等表现手法，向读者传达与主题有关的思想感情。

王涛自接受信奉耶稣基督以来，在诗歌创作方面显然的减少了，我在电话中提到他在2002-10-22为《醋溜白菜》而写的《后记》最末一段话：“当我哪一天离开人间的时候，我当然不会带走什么，但请在我的身体铺盖着世界美好的诗篇，我将枕着我的诗，在火光中睡去……”他说不会忘记他说过的话。

笔者也是爱诗之人，当然希望王涛继续发挥他写诗的天赋，将深刻的人生感悟融入诗篇。

这位尚年轻的诗人的起落与变化，在过去他会说，只有浪知道；而此刻问他，他肯定会答，只有主知道了。我是个平凡人，除了期待，还有祝福。

（30-6-05 写于巴生）

◆ 宋瑜

单身女教师

(对口相声)

杨温柔：我是杨温柔。

李爱加：我是李爱加。

杨温柔：日朗风和，山明水秀，躲在家里，实在太“煞风景”。噢！那不正是二校的李爱加老师？一身运动衣装，朝这儿缓缓地跑过来了。以前人说女人三十烂茶渣，可瞧今天我们的李老师，快四十了，却仍然是一枝花。且让我上前打个招呼去。

李爱加：年终假期长，睡得多，一副老骨头都摊散了，不起来甩甩关节磨磨白，开学后，恐怕要被那些小鬼头当病马骑了。一二，一二，一……噢！那不是一校的杨温柔老师？一早背个大包包上哪儿？

杨温柔：嗨！李老师。

李爱加：嗨！杨老师。

杨温柔：一二，一二，一二，了不起啊，李老师。

李爱如：杨老师你才了不起。那么一个大包包让我来背，准断了我的腰。

杨温柔：李老师天天这样一二一二一二一的吗？

李爱加：不天天，行吗？

杨温柔：这么有恒心，难怪李老师驻颜有术。

李爱加：我和你没有什么利害的关系，少来这一套。不趁假期加加油，练就一身铜皮铁骨，病弱病弱的，小鬼头就要骑到头上来了。对呀，你上哪儿去？

杨温柔：我带小鬼们郊游去，你也来吧。

李爱加：我的天！在学校里还缠不够？真的那么喜欢小孩，结婚就是了。是母亲，当然更了解小孩的心理，首先便利惠了学生；老师兼母亲，功德圆满。

杨温柔：李老师六根清净天地不管的天天一二一二一的为孩子练一身铜皮铁骨，当真



功德无量才是。

李爱加：我才没有那么伟大。十二生肖轮转一回，我足足大你一个圈，我受够了，还打算静坐修练，再调皮的捣蛋鬼，也无动于衷。

杨温柔：李老师太谦虚了，谁不晓得你是全心全意的。

李爱加：全心全意？太抬举我了。姻缘可是天注定呀，我也想抱娃娃的。再说，母亲认为自己的孩子是可爱的，别人的孩子当然也可爱，要马虎敷衍，要抽鞭子，总会扞扞心口。

杨温柔：那咱们这些打单身的，岂不是铁石心肠？

李爱加：杨老师有名叫温柔，假期里还带了学生去郊游，一颗心比特丽莎修女还要软才是。

杨温柔：那李老师的心该是一团棉花了；用爱加成的，这姓李的老师。

李爱加：就坏在像一团棉花。

杨温柔：怎么说？

李爱加：唉！你我真是同病相怜，打单身的；纵有母亲的心，母亲的爱，也好像还是隔了一层，终究难以触到小鬼们的心底。现在的孩子有多刁呀，加上学校功课紧，家庭压力大，出问题的，简直令人伤透了脑筋。

杨温柔：李老师说的是呀！眼看着低年级的小绵羊，到了高年级便变成野马，真教人痛心。学堂里的什么教育心理学，什么儿童教育理论，都好像不管用了，害得我三天两头的给它翻上一阵。

李爱加：杨老师，我们当真是同病相怜，我已经到了麻木不仁的年纪，同样为小猢猻啃那些要命的东西。

杨温柔：有良心！李老师，咱们有良心！

李爱加：这良心何来？

杨温柔：承你我单身的福气所赐。不必担家，有的是大把时间，要阅读，要进修，就听自己的。

李爱加：杨老师说的是，就凭无家累的利便，你我简直没有工夫去兰闺寂寂。

杨温柔：对呀！这个时代是妇女权益及社会地位的转型期，社会的新族群，女强人在先，女单身贵族在后。李老师，咱们的身分和以前不同了，是贵族！

李爱加：岂止是贵族？一切掌握在自己手里，简直做了自己的皇帝了。

杨温柔：举个例子证明证明。

李爱加：你一次清早便背了包包乐逍遥，谁管你来着？

杨温柔：哟！自顾在这儿互抬身价，我的学生一定等急了。

李爱加：哟！如此一回你吹我捧尽误时，我案上的书本一定等急了。

杨温柔：那么，鞠躬下台吧。

李爱加：下台鞠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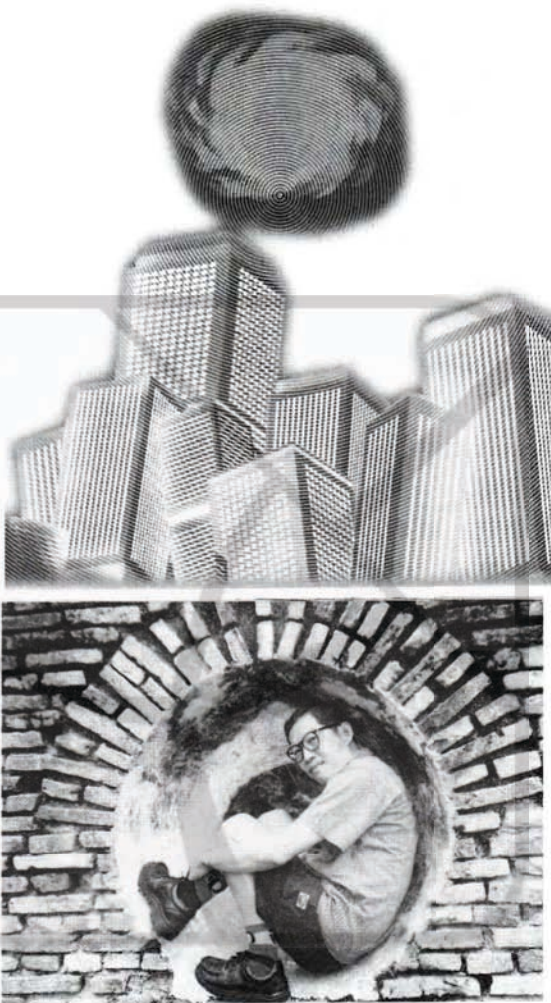
《无望的都市》序

1.

丁云先生的中篇小说《无望的都市》还未出版之前，书稿的各个篇章曾分别以单篇方式在报章或杂志上发表（《烟火》文学季刊也刊登三几篇）。就我阅读时的感觉来说，它的每一章都是独立的个体，可视为是短篇小说，因为从文体的形态、人物的刻画、故事的叙述、情节的安排等等，都是完整且各具独立性的。

按照通常的分类法，中篇小说是以一个或两个主要人物为线索，依据他的思想行为的发展变化，筑构全篇的主要情节，并据此适当安排一些次要人物、情节围绕着主人公的活动而进行描画和叙述。还有，情节主线要突出；主要人物要着力描画，力求典型化，不论是先进抑或是落后人物；叙述方式要求连续性与目的性。

然而，丁云先生这部中篇小说的技法，却与上述迥然不同。他以场景为线索，即鸦城巴生的某个英语、英文补习班课室作为各章人物登场、交往、聚合、离散等活动的平台；每章自成一个独立的个体，相互之间，既没有主从关系，也没有横向的关连，但却在作者的艺术构思组接为一个



《无望的都市》作者丁云。

集合体；穿梭于各章只有一个神秘、艳丽、令男性神魂颠倒的藏族女子，但她又非是主角，而她的出现，仿佛使各章之间维持一种似续似断的灰线（结篇时，作者才揭露她是一个大骗子）。

每个章节的书写，都从特定的场景延伸开去，展现各种画面和镜头，刻画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职业、不同处境的人物，如流氓、放高利贷者、失学青年、执政党党员、反对党议员、传销公司行销者、华文报社记者、华文中学老师、运输业者、舞厅大班、外来移民、女骗子等等，

打滚于“学英语学英文”的浪潮中的形形色色的神态与心态。作者用幽默、揶揄、讽刺的笔调，荒诞离奇的氛围，传递出他对弱势族群的同情、理解、无奈及人道关怀，藉此折照出时代的吊诡、社会的畸形以及非主流社会的人群的坎坷。

2.

丁云先生在代序《甲虫与蛙皮》中披露他创作《无望的都市》的主旨和态度时，强调要为弱势者、边缘者、被损害者、在污泥中打滚的草根者等等“讲话”。于是，透过丁云先生的笔墨，我们看到一幅一幅的怪异象：“……人们为何跌跌撞撞、踉踉跄跄地勤学英语，如遭瘟疫侵袭般或移民、或逃避、或寻找更美好的‘一碗饭’而他去呢？家乡的河被污染了，街巷‘按摩中心’林立，外劳、各国妓女、骗子、流氓、阿隆充斥，人心变得冷漠而疏离……”



也许丁云先生担心他所书写无望的都市的阴暗面，且艺术手法又与传统的中篇小说的技法截然不同，可能有人“看不出来”。于是他反问道：“这应该是‘现实主义精神’传承与展现吧？”是的，用心阅读的读者或评论家，是不会视若无睹的。

任何一种文体，开初的时候，都是文有定法的。但它不是铁板一块，一成不变，而是不停地行进。如果有奋进的作家锐意创新，那么它的进程速度就会加快，出现“文无定法”的势头了。以小说文体而论，上个世纪末期就出现种类繁多的小说，如散文体小说、诗体小说、笔记体小说、结构体小说等等。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西亚·马尔克斯，以新闻采访式来书写他的中篇小说《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不就是一项勇于创新、获得成功的范例么？

有作为的现实主义作家，总是注重自己作品的内容和艺术质量的。丁云先生就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的作家之一，他有绝对的权利选择自己认为最好的艺术形式来运用。必须指出，他的创新，是为了更好地把自己的丰富生活经验向读者传达，把自己的作品写得更好，不像某些形式主义至

上的作家那样地搞“颠覆传统”，以求哗众取宠之效。

去年11月28日，我在新加坡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主办丁云小说集《迷途的黑鲸》座谈会上，介绍了丁云小说创作经验；而这些见解，可以移来作为我读《无望的都市》的观感：

“……丁云先生的吸收借鉴外国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些表现手法，如电影的蒙太奇、意识流、荒诞、黑色幽默等。所以，他在小说的布局谋篇方面，有很多的变化，如以意识流动来表现人物内心世界的图像，或以时间和空间交叉错位，按照心理时间来展开矛盾冲突，如此等等。丁云先生吸收借鉴外国现代主义的有益经验，是采用‘拿来主义’，他挑选，有的占有，有的存放，有的使用——化为己用，并不是全搬过来的。

“丁云先生的学习和实践，给我们一个有益的启示：现实主义作家只要善于学习、勇于实践和创新，善于发展自己的优势，是可以焕发出现实主义文学的力量和魅力，把自己的创作水平提升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2005年2月，稿于万挠 B.C.H.)

[编者按：丁云中篇小说《无望的都市》，荣获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暨雪兰莪福建会馆“文学出版基金”2004年度“小说组”优秀奖，并由该基金资助出版。

本书列为燧火丛书6，现已面市，每本定价马币12。中图（吉隆坡）上海书局（63-C, Jln Sultan, 50000 K.Lumpur.）代售。]

C组第一名·叶伟沦

寻梦



叶伟沦 S2S1

迷迷糊糊，曙光微曦。我眨一眨眼，沈慕羽老先生所书的“循人中学”闪烁着银光，与大钟楼的时间主宰双映齐辉。走到当年熟悉的红砖道上，乌黑篱笆上的锈影却是让我的脚步略为停顿。屈指一算，才猛然想起循中从爬至走，已有五十寒载了。

我让自己的脚步，挪移到大钟楼底下，然后向四周环顾，忆起学园的大门，当年只是两根铁柱子上挂着学校的记印而已。转到背后，过去的旧食堂变作一幢大楼，深红色的“成人成才，自强不息”深深映入我的脑海，那是我当年对我最大的期望。现在眼前的大楼，气派宏伟，哪是当年残垣败瓦的小食堂？只可惜已经嗅不到那种和蔼可亲的味道，留下了一片陌生。那个脸庞清秀，伶牙俐齿的女同学已看不到了，只剩下一种寂寞。

踏上这大楼的阶梯，才发现原来有五层之高，与当年两楼的校园相比，我感觉到手上的茧越来越多，剩下的青春岁月越来越少。斜眼望去，空旷的课室让我想起教师手中的笔，兀自在黑板上写个不停。座下的同学，在面积不算小的课本掩护下，口中在细尝着零食的香味，手里却拿了本漫画。但是老师总是在吵杂声中移步到犯规学生的背后嗑了几声，有人开门出去后，教室剩下一种沉默，老师继续挥动粉笔。当然，此情已成追忆。

不知不觉间，东阳笼罩大地，湿雾无存。这时，我方想起明天的工作，不得不向久违的校园天地辞别。中午的阳光，缓缓蒸发了青春的回忆。

唉！钟楼时钟的指针转了一圈又一圈，从校园里出现的梁柱又岂是随便就能算完的？学校的装修越见华丽、压在学生背上的压力愈见沉重。教师要讲的课永远说不完，学生手上的功课永远做不完。时代的变迁，庞大的大楼镇压着大地，留下一重一重的压力。

阳光越来越猛，人们已从梦中醒来。梦境与现实接轨，究竟哪一方是真实？社会的现实，人间的冷酷已不是我所能想象的。活在当下的学生呀，你们不能松懈下来，虽然离校园很远了，但“成人成才，自强不息”还发着光，我知道你们必定会成功。而我，一辈子只能继续寻梦，再续未了缘。

无私的奉献

有些人，就算那份工作的薪水不高，他们也心甘情愿做。有些人，就算需要工作直到非喊破喉咙不可，也在所不惜。有些人，一直默默地付出，却从不期望他们的努力可以得到什么回报。那些人到底是谁啊？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是傻瓜吗？他们是白痴吗？他们是疯子吗？

错了，这些答案都不是。他们是人类的“灵魂工程师”，老师是也。老师，像蜡烛一样，为黑暗的夜空带来一道曙光。老师，像火柴一样，愿意燃烧自己的生命来照亮别人。老师，像灯塔一样，让出海的人看到一丝的希望。老师，像夜空里不断闪烁的星星一样，为迷失的人指路。老师，像照亮万物大地的太阳一样，为大地带来朝气蓬勃的生机。老师，像甘露一样，滋润了万物大地。

老师这么辛苦，是为了谁呀？是为了我们这些莘莘学子，学生也。为了学生，老师在晚上与睡魔拼命搏斗，为的是一丝不苟地帮学生改完作业。为了学生，老师愿意苦口婆心的教导和劝导学生，为的是让学生可以学习到更多的知识和做人的道理。为了学生，老师可以牺牲自己星期六和星期日的私人时间，为的是准备更丰富的教学实材。为了学生，老师可以让他们一生中最宝贵的青春时光被无情的时光夺走。为什么时间总是那么地可恶？为什么时间总是那么无情？为什么时间总是那么残忍？为什么时间总是那么现实？奈何，时间却永远是最大的赢家。唉！

老师一生中无怨无悔地付出，就像我们的亲生父母一样。老师，把我们含辛茹苦地养大。是老师，哺育我们成人。是老师，让我们从一颗小小的种子，发芽成一棵大树。

伟大的老师啊，你叫我们该如何报答您呢！



叶千慧 S2A2





杨丽君 S3A1

它孕育了许许多多梦想的孩子。50年来，它不断地改革，不断地协助学子们寻找自己未来的梦。唯一不变的是它那像慈母般的心肠，永远为孩子们着想，为孩子们开出那一朵朵绮丽的梦花。它替孩子们所织的梦，是炫丽而灿烂的，而孩子们也视它为寻梦园——循人中学。

我在六年前，已经进入循中开始我的寻梦旅程。寻找那友谊之梦，寻找那少女之梦，也寻找我未来的梦。我希望我在循中所寻的梦，都是那甜美得让我酣睡的香梦，梦中我有许多好朋友，有许多师长赞赏，完成我毕业的梦，还有许许多多的梦……

在寻梦的过程中，并不如我自己想象中那么甜美。被朋友排斥，被师长责备，被功课困得透不过气，那都是一幕一幕的噩梦。曾经我很想立刻从梦中苏醒过来，离开这会令我发恶梦的寻梦园。但是，幸亏老师们多次开导我才让我在这寻梦园继续寻找我未来的梦。

一次又一次的，寻梦园的梦天使带领我重新认识自己，教导我如何避开噩梦，去寻找那甜美的梦。渐渐地，我终于如愿寻找到理想的梦。原来，我并不是一无所长，我还是有一技之长在寻梦园中抓着我设计天分强的梦。原来，只要我改进自己的缺点，那朋友之梦，我最终是可以寻得着的。

在噩梦与美梦交替的寻梦园，我一直不肯苏醒过来，怕梦中的一切会被破坏……今年，我在寻梦园第六年了，我终于苏醒了，发现原来之前的并不是一场虚构的梦，那美梦已经成为了现实的梦。原来梦是自己一手一脚寻找出来的，永远不会破碎……这是我在寻梦园寻找到最好的梦。

今天，寻梦园已经50岁了，但是我认为它永远不会老，它永远都是莘莘学子的寻梦园——循人中学。

最怀念的一堂课

听着高跟鞋的脚步声，看着蔡老师那甜美的笑容，伤心的感觉涌现心头，泪水欲夺眶而出。这是我们与老师相处的最后一堂课，大家的内心都是酸酸的。

老师面对着我们微笑。她说：“同学们，让我们快乐的上完这一堂课吧！”大家都点点头，嘴角终于扬了起来。接着，老师打开课本，准备讲解课文。我们也翻开课本，专心地听着老师讲解。

看着老师滔滔不绝的把课文念出来，比手画脚地，我们也不时哄堂大笑。这是因为老师的动作太大，差点儿就把桌上的花瓶给打碎了！呵呵，老师总是这个样子，使人不得不喜欢她，爱戴她。

突然，老师大吼一声，吓得我们个个都注视着这位可爱的蔡老师，紧接着班上当然是狂笑一番！原来，老师讲着一些化学溶液，如果我们把它们加在一块儿就会爆炸，真是令人哭笑不得。几名同学还笑得把泪水挤了出来。

老师正说得起劲，忽然，她停了下来，走向秀欣的身旁。大家也自然地目光转移到她身上。只见秀欣低着头，哽咽着。老师用她那温柔的小手替秀欣擦掉眼角的眼泪，并轻轻的抚摸着她的头，安慰道：“我们还是有机会再见的，别伤心。”听了这句话，我才知道，流泪这毛病会传染的。秀欣的泪就像伤心的小天使撒下的雨一样，撒在我们的身上。

天空下着雨，我们沉浸在泪水中，快被泪水淹没了……坐在角落的我，也不禁哭泣，一滴滴的泪水打在化学课本上。老师看了这种情况，强忍已久的泪水，也夺眶而出了。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铃……铃……”下课了。老师抬起头，擦擦泪水，说道：“相信我，我们会再见的。”我们顿时冲向老师，抱住她。过了一阵，我们目送着老师离去，准备下一堂课。

这一堂化学课，只是非常普通的一堂课，但是，在我心中，是最怀念的一堂课。



张奕娴 J2A



B组第一名·傅易



吾爱吾校



傅易 J3B

不知不觉，我已在循中寒窗三年，从对校园的不闻不问，到对校园的百倍关心；从一个懒散被动的我，到一个积极参与的我。为什么？就因为见着了校长，老师们，甚至那守门的伯伯对我们的关心，热心，对我们的爱！

常有人说，校长看起来好老哦，夹杂在黑发中的白发好多！校长，也不过不惑之年左右罢了！这，又为了什么？为了我们循中校园的儿女。每天面对那复杂的事，那些令人头痛的问题，就只为了我们。是的，吾爱吾校！但我的爱，可比不上校长。我只能帮帮他，捡捡垃圾。

又有好多人说这个老师多么地凶，那么地不好，只站在老师的角度看，这多么地“凶”，那多么地“不好”，是为了什么？甬说，为了我们！也许因为过于关心，凶了点儿，但终究是一份关心。既然成了一个教育工作者，老师们就把教好我们当作是他们的理想。他们就像在凿钻石，慢慢使我们亮起来。然而，当他们一不小心凿偏了，我们只抱怨他们；当我们被凿成钻石后，我们就只看见自己的美丽，忘了那些使我们展露美丽的人了。是的，吾爱吾校！但我的爱说出来，只是足球场上的一根草。我只能帮老师，传达几个信息，教几个习题。

还有那被人说成固执的守门伯伯。他，为何固执？他，为何总要家长把引擎关上？因为他怕出意外，因为它怕引擎的废气会对我们有害！他，也是爱我们的，只是用了不同的方式来爱，固执地爱！吾爱吾校，我的爱也不如他，我只能让自己的家长关上引擎。

我这些小小的爱，难道就不算爱吗？那么二千一百余份小小的爱，还小吗？不小了，只要二千一百余人捡捡垃圾，学校会干净好多。

吾爱吾校，也希望你们也爱你们的学校！

我和月亮的秘密

天上圆圆的月亮
就像妹妹圆圆的眼睛
好圆 好亮

画一个圆圆的圆梦
圈住我快乐的童年

聆听嫦娥的故事
幻想自己是只小白兔

吴刚伐木的声音
就像一首愉快的歌曲

我轻轻地跳起舞
越过青青的草坪

咦
怎么都不见了

月亮啊月亮
只有月亮才知道我的秘密
我们一定要遵守约定

(评语)

我在评审全森华小诗歌比赛作品，发现到芙蓉新华小学里有好多小诗人，作品都很有水准，这是可喜的现象。陈靖怡是三年级学生，她的这首诗写得灵活生动，言有不尽，韵味无穷的诗意：只有月亮才知道我的秘密——我们一定要遵守的约定。

——杰伦

结构完美，笔调轻快，比喻新颖。

纯美的童心跳跃诗行间。

——春山



春山对这项比赛作了总评，特别赏析特优作品。

芦骨中华小学 / 郑景泽 3M

八月十五 是好日子

【评语】

构思巧妙，想象奇特。

“天上”“人间”浑然一体，没有距离感。

象征团圆的中秋节，成了“月亮嫁女，嫦娥出嫁”的喜日。

“月亮化妆神情、人们张灯结彩、送嫁月饼礼盒”，是速写，又是特写，活现一片喜气洋洋。

——春山

看

月亮婆婆

把脸涂得白白的在笑

瞧

地上的人们

在街边张灯结彩

五颜六色的月饼

是不是送嫁的礼盒？

八月十五是好日子

月亮忙着嫁女儿

嫦娥忙着办嫁妆



全体得奖者与《南洋商报》森州区分行经理陈云深（左四起）、郑启文州议员、森华堂副主席陈永明、春山、森华校友联主席李国辉、工委会主席许世平及老师合照。



特优奖获奖同学陈靖怡、郑景泽、赖铭辉、陈崴旒、林宇涵领奖后，与《南洋商报》森州区分行经理陈云深（后排左起）、春山、郑启文州议员、森华堂副主席陈永明合摄。

月亮在哭泣

波德申中华小学 / 陈崴旒 4P

〔评语〕

往年的月亮把月光洒在地球上，今年的月亮的月华渗透着泪光。小诗人期盼明年的圆月——透过月亮让灾难远离人间：高高兴兴地度过每一天，开开心心地举办月光会。小学生写的是天灾人祸的大问题，如果在练字练句上多下功夫，此诗的效果一定更好。

——杰伦

从《中秋节》到《月亮在哭泣》，是崴旒一个可喜的飞跃。

不说中秋老故事，描写月婆婆俯看地球疮痍满目而哭泣。

这何尝不是小诗人“悲天悯人”的写照？——多可贵的心灵！

诗句仍须磨练。

——春山

往年的八月十五中秋节，
圆月的月亮高高挂在天边，
向着地球放光明，
把一年里最美丽的月光洒在地球上。

今年的八月十五中秋节，
圆月的月亮依然高挂在天边，
依然向着地球放光明，
可是，月光里竟然渗透着泪光。

唉！月亮婆婆哭了。
原来，在远远的天边，
月亮婆婆看到了：
地球被天灾破坏，被人为伤害。

海啸、地震、洪水和台风，
战争、核武、砍伐树林和烟霾；
把地球弄得千疮百孔，
把地球的气温也提升了。

因此，月亮要化成一个大灯笼，
把每个黑暗的角落都照亮，
让人们警惕天灾，
让人们醒觉对地球的伤害。

往后的八月十五中秋节，
月亮希望大家都远离灾难。
高高兴兴地度过每一天，
开开心心地举办月光会。

芙蓉中华小学 / 林宇涵 6M

雨



雨呀，
您是大自然的音符，
叮叮当当地打在屋檐上；
为苦旱的人们带来了欢欣，
也给了大地播下无限希望。

雨呀，
鸟儿为您的到来而啁啾，
花儿为您的降临而开放。
干涸的小河，
也因为您而婉转歌唱。

雨呀，
请您快点降临，
像千军万马，像饿虎擒羊，
排山倒海地扑向邻国可恶的野火，
使我们逃出烟霾的魔掌！

〔评语〕

自然、清新及流畅是此诗的特色。全诗分三节写成。第一节五句写的是雨给大地带来欢欣；第二节描写花、鸟以及小河为雨的到来而欢唱；第三节为人类的期待，为“逃出烟霾的魔掌”要求雨的迅速降临。

情真意切，富音乐及节奏感，适合朗诵。

——杰伦

感情强烈，格调明快。

每节第三第五句押韵，韵脚和谐，音乐性强。

“像饿虎擒羊”这个比喻不贴切。

——春山

泪



总是觉得流泪是弱者的表现，因此自我懂事以来，我从来都不哭，在我脸上出现的永远就只有笑容。在别人的眼中，我是一个坚强的女孩，因为我总是能够将泪水化作笑容天天挂在脸上。连我自己都觉得我不会流泪，甚至也忘记了如何去流泪！

直到有一天，在我脸上流下了一滴泪，我才猛然发觉，原来我也会流泪，那一滴泪流过我冰冷的脸，掉了下去，它随着我那病逝的外公一起走了，永远的走了。泪水的温度将我刻意武装起来的冷漠给溶化了，那是一颗伤心难过的泪，它让我觉得好难过好难过，原来流泪是这么悲伤的！

在小学毕业那一天，我的泪水伴随着声声的骊歌荡遍了校园每一个角落，那一片我们平日嬉戏的草场、一起上课的课室、一齐表演的礼堂，如今虽然只在眼前，但感觉却好远好远。我的泪也游过了每一个同学的心窗，想看看那一段我们相知相惜的日子，曾经走过的每一个步伐是否都被深深地烙印在你们的心坎里呢？老师们的谆谆善诱，细心指导，都不断催使着我的泪水，或许在此时此刻，也就只有泪水才能代表我的心情吧！母校，我泪水中所蕴含着的不舍与伤痛，你又感觉到了吗？

记得那年是我刚进初中一的时候，母亲为了平抚我心中的恐惧，不惜骑着摩托车亲自将我送到另一个更浩瀚的学海旅程。当时，刺骨的寒风迎面吹来，但我的心却一点也不冷，反而感到很温暖、很窝心，因为我搂着的是母亲的腰；靠着的是母亲的背，那都是最真实的依靠。而我最强烈的感觉都是母亲的爱，那一份全心全意的爱，想着想着……泪珠又从眼眶里涌了出来，但是我却有着不一样的感觉，那一滴泪好温暖、好温暖。

总以为站得越高，心中缺憾就越少，谁知占有得更多，心中越空虚烦恼，在我越攀越高的时候，别人总觉得我所得到的很多，但谁晓得我所失去的那一份喜悦呢？在无奈、彷徨的时候，我流下了泪，真希望我的烦恼可以随着这一滴泪而消失。

现在，我不再觉得流泪是弱者的表现了，原来坚强也可以和泪划上等号，再怎么坚强的人，在适当的时候，也应该好好地去想想怎么流泪啊！

(波中华文主任陈巧芳老师推荐)

写在毕业前夕

3年前，毕业对我来说是多么的遥远。3年啊，整整一千零九十五个日子，就在我眨眼的瞬间从我手中溜走了明天的我，就要毕业了，许多的不舍与泪交织，埋藏在我心头，一幕幕往事像龙卷风般狂热地勾起了我的回忆……

刚来到班上的时候，对周遭的人和事都极其陌生，甚至害怕起这种感觉。可是，当我认识了班上的同学之后，欢乐便尾随而来，大家都是那么的天真，那么的可爱。连我那颗已消失的赤子之心也再度点燃起来。于是发自内心的感激起这一群朋友来。

旅行，牵起了我们的手，把我们彼此联系在一起。还记得半夜时大家的聚会，还记得那一群知己的叠罗汉。还记得帮好友文康争取机会。也还记得与KE那一次次的倾谈。这一切的甜蜜都藏在心中。我们也曾一起登上玫瑰园的最高峰，齐声高唱我们的“遇见”。对啊！在茫茫人海中“遇见”不就因为个“缘”字吗？这毕业的前夕，我竟回忆起了这一段幸福的时光。

离别，总是伤感的。初一那年，Justin走了。初二，Jernifer也悄悄的离开了。而今年，连欣倪也“抛下”了我们。毕业的明天，竟看不到他们的身影，曾经说过我们要手牵手一起毕业的，现在竟少了那么几双柔细小手。这小小的遗憾给毕业增加了不少悲情。这毕业的前夕，竟有遗憾驻留在心头。

“不舍”——在这毕业的前夕，最能形容心情的就是这两个字，虽然明白“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可仍是渴望明天不要那么早的到来。大家可以不分开……三年了，大家一起奋斗，一起努力，一起加油，虽然偶尔会不满，偶尔会争吵，偶尔会冷战，可是感情的天空从未改变。我们初三仁班就像一片蔚蓝的辽阔天空，而我们则是在天空中飞翔的风筝，自由自在，共同奋进，相互扶持。而如今，我们这一群风筝竟要各奔东西了。同一片天空上，不再有我们共同的足迹。在我们之中，有的或许留在天上，有的或许落到地面，有的或许飘到海里。这毕业的前夕，要面

对的竟是“残酷”的别离。

我舍不得班上的同学，这一群相处了三年的同学。就像守候了三年的珍贵宝物般，我怎能轻易把他们丢弃，也舍不得我的一群朋友。多少个日日夜夜，多少个酸甜苦辣日子，是他们陪伴左右，陪我度过所有的风风雨雨；更舍不得我最在乎的知己——KE，在我们最要好的时候，我们常一起出去游玩，去喷泉、去逛街。在假日时，我们也曾通电话直到早上还不愿停息。还记得那次，我们在华盛家，看着同一个月亮。大家的心灵是那么的靠近。虽然现在劳燕分飞，但回忆仍永驻心底……

我仰头向窗外望去，月亮高高地挂在天上，弯弯如镰刀的月亮像在诉说着我此刻的心情。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今夜，我默默地拿起笔，将所有的祝福写在这毕业的前夕：愿我的朋友们都拥有一个锦绣前程吧！

(巴生兴华中学
黄志光老师推荐)



甄供长篇报告文学 《华教春雷林晃晃》面世

《华教春雷林晃晃》一书，是甄供应董总的邀请而撰写的一部长篇报告文学作品，同时，它也是目前马华文学界第一部以林晃晃领导华教运动为题材的文学作品。

作者选择 1987 年华小高职风潮、独立大学的倡议创办及诉讼案、全国独中复兴运动、“三结合”及“两线制”等华教运动的重大事件为题材，运用多种艺术手法，绘声绘影地描画华教领导人林晃晃英勇奋战的形象及其所处的时代图景。那些与林晃晃共赴时艰的战友和伙伴，或是站在他的对立面的人物，作者都作了合乎历史真实的、简洁的勾勒或点染。

结构奇特，情节跌宕变化；写人叙事，角角多变，生动活泼，是本书的特点。读者展读之余，既可认识华教历史，又可获得美的享受。

本书由董总出版，现已面世，每本定价西马 RM25、东马 RM27。有意购买或代理者请径自与下列地址联络：

董总出版局

UNITED CHINESE SCHOOL COMMITTEES' ASSOCIATION OF MALAYSIA (UCSCAM)

LOT 5, SEKSYEN 10, JALAN BUKIT, 43000 KAJANG, SELANGOR D.E. MALAYSIA.

TEL: 603-87362337 FAX: 603-87362779 E-Mail: UCSCAM@djz.edu.my

《黄东平文集》 十大卷已经出版



由雅加达金门会馆文化基金会代出版之十大卷

《黄东平文集》已经全部完成。十卷厚 36 公分，重 8 公升，

文稿占 5622 面，总字数近 500 万字，另附录 212 面，并加图片、序文、简历、后记等等。该集第一至第三卷收入《侨歌》三部曲《七洲洋外》、《赤道线上》、《烈日底下》；第四卷为散文集《短稿一集》；第五卷为杂文集《短稿二集》；第六卷是散文杂文合集《短稿三集》；第七卷为中短篇小说集《远离故国的人们》和《头家——估俚》；第八卷剧本，计电影文学剧本《老华工》，四幕五场话剧《红溪》，八集电视连续剧《华人世界》；第九卷为诗歌《侨风》和《侨风二集》；第十卷为其他文稿《余稿》。附录有厦大的杨怡所写《黄东平创作论》，广州暨大的陈列、花金苓合写的《杰出的华人作家黄东平传略》及百十篇介绍文字的目录等。



鸣谢

本刊近期收到各地作家朋友、热爱文学人士、华教人士、华人社团及商家寄来赞助出版基金，隆情厚谊，谨此致谢。兹将芳名、商号、机构名称录后（以先后收到为序，恕不称呼）：

史英	\$200 (星币)
廖观书	RM200
黄世鸿	RM50
黄守群	RM50
姚金融	RM40
梁志	RM40
杨静来	RM100
邱成	RM100
杨潘照	RM 50
黄金叶	RM100
叶冠奎	RM 30

编辑后记

本期《燭火》有三个特辑：

1. “桂林寻根和学术交流”特辑

2005年11月16日，广西师范大学及桂林孔子学院主办“桂林寻根和学术交流会”，应邀出席的作家、学者、艺术家，有本刊社长伍良之和编委杰伦；新加坡资深作家风沙雁与连奇；世界华文文学家协会会长王一桃，青年书局《新马文学丛书》总编辑忠扬；香港作家徐捷歌、黄统才、钟存理；移居加州温哥华的诗人痲弦；中国作家、艺术家、教授、学者乔忠延、朱方桐、覃盛发教授、黎浩邦、王云高、肖先华、石玉湘、唐寅飞、蔡发祥、沈丰明、沈家庄等等。主办当局安排与会者观光桂林、阳朔等地重要文化及旅游景点，让海外的作家诗人对该地区历史文化有更深的认识。

这个特辑是以出席上述盛会的作家所写成的诗文所组成的。

2. 2005年循人中学华文现场作文赛优胜作品特辑

①

2005年6月，循人中学华文学会主办上述作文赛。评审工作，由该校华文老师担任初审工作，本刊主编甄供应邀担任复选。本期刊出的是部分优胜作品，余者容后续刊。

3. 2005年全森华小诗歌赛优胜作品特辑①

是年，森美兰中华大会堂主办、南洋商报协办全森华小诗歌征文赛。本刊编委杰伦、唐珉、春山受邀担任评审。由于版位有限，本期刊出部分优胜作品，余者容待下期续刊。

- 由本期起，刊名题字是由中国书法家蔡发祥先生挥毫，谨此向他致谢。
- 本刊地址已改，详见第三页或第34页所志。敬请读者、作者及各界人士垂注。

桂林寻根和学术交流会活动

2



▲本刊社长伍良之（左）与编委杰伦在桂林靖江恭惠王陵合照。



▲中国作家肖光华（左）与乔忠延在桂林漓江合照。



▲诗人痃弦在桂林龙胜红瑶寨。



◀马来西亚及新加坡作家在桂林龙胜壮寨。

桂林寻根和学术交流会

日期：2005年11月16日

地点：中国·桂林

主办单位：广西师范大学暨桂林孔子学院



图为主办单位负责人与参与者合影留念。前排左六为世界华文文学家协会会长王一桃，右五为世界华文文学家协会常务理事、新加坡青年书局总编辑忠扬、左五为马来西亚《燄火》文学季刊社长伍良之、编委杰伦（左四），新加坡资深作家连奇（右一）及风沙雁（右三）。